

【元典解读 全注全译】

道德经

直到地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首善书院中西方经典元典全民阅读公益推广传承中心

原著 老子【东周】

译注 宋心宽

首善书院编订



万经之王

老子五千言道德真经

追随先贤 回归大道

正本溯源 点亮元典

修齐治平 匡国利民

传播经典 公益先行



官善书院中西方经典元典全民阅读公益推广传承中心
直到地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 前言 ※

被称为“万经之王”的洋洋洒洒五千言《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学先师太上老君老子李耳也就是李聃西出函谷关之际所留下的不朽著作。

《道德经》流传版本最有名的大概要算王弼通行本和马王堆帛书本；另外还可见到两种四言本，一是号称昆仑派传下来的，一种是现代人改编的。五千字的《老子道德经》可谓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宇宙中的一切，是中国古圣先哲的大智慧，也是全人类集大成的瑰宝，文末附录为根据陶弘景秘传，司马承祯刊正的版本，历代流传于桐柏宫，与流传于世的《道德经》许多版本和注释诸本均不相同。该版本分四篇，分别为道、天、地、人，每篇由若干章节组成，章节内容基本上属于通行本章节的拆分、组合和重新编排，间或有不同于通行本的辞句。

老子（约公元前 571-前 471 年），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世称老聃，东周楚国（公元前 476-前 278 年）苦县（今之河南周家口市鹿邑县）人士，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代最负盛名的道学家、后世也称之为思想家、哲学家，诸子百家之道家学派创始人，有其所谓黄老学派与及老庄学派之传承。究竟老子终其一生，到底是享年 100 岁，还是据传 160 岁，甚至 200 多岁，并且终老结果如何，实在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不知所踪。中国古代私学教育、游学教育创始人、先秦时期最为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后世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孔丘先生也曾经问道于老子。比之于儒家学派孔孟学说，老子的思想体系更为严密、严谨、系统、一致。

史载：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史（又被称之为柱下史），也就是管理国家档案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或者称之为藏书吏（或者说是馆长），早于孔夫子的任职时限。周王朝日渐式微之际，于是就退隐归里，相传在其辞官西游，西出函谷关时，应关令尹喜之请，著书上下篇，洋洋洒洒五千言，论及圣道、道德等情事，或为道体（本体论），道法（方法论），道学（认知论），道行（应用论）四大部分（北大博导辜正坤教授论语）。老子后来被道家学派、道学先生、道教人士等尊为得道大师、道学先师，也被称为太上老君，今之

许多地方老君庙、老君山一般而言即为追祀老子之所在。

1993年，于楚国古都今之湖北荆门沙洋县纪山镇（稷山镇、嵇山镇）郭店楚简《老子》被发掘，郭店楚简总共804枚，其中702枚为长简，27枚为短简（残简），其上文字12072字；1998年5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老子》（郭店楚简本）。老子郭店楚简本，也是老子道德经最为古老的版本，包含儒道两家经典文献，历时两千三百余年，安然无恙予以出土，一时间舆论大哗，比诸于王弼、河上公、严遵、以及马王堆帛书等老子道德经通俗本、通用本而言，老子郭店楚简异文纷呈，更有《太一生水》旁逸而出，使得老子道德经内容愈加丰富。

老子及其道德经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道德经成书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但其早于《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则自不待言，因为所列著述均曾提及或者引述老子和道德经。老子道德经书名源自于书中着重“言道德之意”，通行本全书总共81章，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后世从其人本主义学说立论，也有称之为德道经者，分为德经、道经，反其道而行之也），无论如何，其思想深邃，说理透彻，文字隽永，堪称中华瑰宝，世道大经。

概而言之，老子道德经之道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借鉴，因其实是在讲论到了至少以下四个层次的内容：

1、道之为宇宙时空、天下万物之造物主宰的道体本体论，或为老子道德经之道的本体论。

（1）先存性、独一性、永恒性、创造性、伴生性（父与子本为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道德经25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道德经4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42章。）又，《清静经》：“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淮南子·天文训》：“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和合而万物生。”

（2）奥秘性、神圣性、灵体性、终极性、默示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名无有，自然而然，自有永有，自是永是，自在永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道德经 1 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 25 章）自然而然，并非大自然的自我生成，“然者，是也”，实际上乃是自道而道、自是永是，也就是道的本体与彰显、内涵与外延。由此可见，老子道德经之道乃是先天地生的超越性本体存在者，先于宇宙万物之存在，而又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贯穿宇宙万物之中，独立不改，周行不殆，超越时空，超越物质，乃是无限、恒常、无以名之、无以名状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体。

2、道之为启示媒介门径的道法默示论。

（1）道名无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参见圣经创世纪 1 章；箴言书 8 章；约翰福音 1 章；罗马书 1 章；希伯来书 3 章。）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道德经 2 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音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音有）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道德经 11 章）“正复为奇（jī），善复为妖。”（老子道德经 58 章）“反者，道之动。”（老子道德经 40 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道德经 58 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道德经 23 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道德经 9 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道德经 44 章）“曲则全，枉则直，洼者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道德经 30 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道德经 64 章）

（2）双面性、一贯性、同根性、灵体性：“惟道是从。”（老子道德经 21 章）为物、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甚真：“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道德经 21 章）不见、不闻、不得、夷希微、不皦、不昧、不可名、无状、无象、不见首尾：“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抐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万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惟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道德经 14 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道德经 40 章）“有无相生。”（老子道德经 2 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道德经 42 章）

3、道之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学认识论。

（1）对立统一性、否定之否定性、同根同体之反合性、质量能量之守恒性：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老子道德经 38 章）“将欲歆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德经 36 章）“进道若退。”（老子道德经 41 章）“弱者，道之用。”（老子道德经 40 章）“天下莫弱如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老子道德经 78 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道德经 76 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道德经 42 章）

（2）鉴戒玄览性、舍己忘我性、弃之无用性、道之复归性：“无私无欲。”（老子道德经 3 章）“少私寡欲。”（老子道德经 19 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道德经 44 章）“为道日损。”（老子道德经 48 章）“绝圣弃智。”（老子道德经 19 章）“绝学无忧。”（老子道德经 20 章）“涤除玄览（鉴），能无疵乎？”（老子道德经 10 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道德经 16 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you）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道德经 47 章）

4、道之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之道行方法论。

（1）遵道而行、无为而无不为之反合性：“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道德经 2 章）“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道德经 43 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道德经 64 章）

（2）小国寡民之家庭建造性：“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老子道德经 53 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

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道德经 75 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道德经 57 章）

5、道之不争、节制、知足、止于至善之道用整合论。

（1）虚己降卑性、处下不骄性：“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道德经 7 章）“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道德经 18 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道德经 22 章）“处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道德经 22 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道德经 29 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道德经 38 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道德经 64 章）

（2）无私无欲性、少私寡欲性、知足常乐性：“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tian）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道德经 12 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道德经 19 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道德经 80 章）“知止可以不殆。”（老子道德经 32 章）“知足者富。”（老子道德经 33 章）“知足不辱。”（老子道德经 44 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道德经 46 章）

与老子同时期的中国古代著名人物包括儒家学派的孔夫子、兵家学派孙武，古代印度则有释迦牟尼，古希腊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与此同时还有古代以色列被掳回归时期的众先知、犹太拉比等。在此期间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中国古代大量元典文献异彩纷呈，诸如诗经、易经、论语、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不一而足，再就是儒释道三教由此发源，犹太教于焉形成，古希腊哲学大家纷纷著书立说，世界格局为之也是风云变幻，此前此后中国古代东周列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玛代波斯帝国、马其顿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秦汉帝国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

目 录

上篇 《道经》 三十七章

第 一 章	道名有无 众妙之门	006
第 二 章	美善斯恶 有无相生	012
第 三 章	虚实弱强 无为而治	015
第 四 章	道冲不盈 万物之宗	018
第 五 章	天人合一 不如守中	020
第 六 章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022
第 七 章	天长地久 君子无私	024
第 八 章	上善若水 故几于道	026
第 九 章	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	029
第 十 章	涤除玄鉴 明白四达	031
第 十 一 章	有之为利 无之为用	034
第 十 二 章	为腹为目 去彼存此	036
第 十 三 章	宠辱若惊 大患若身	038
第 十 四 章	执古之道 御今之有	040
第 十 五 章	微妙玄通 深不可识	043
第 十 六 章	万物并作 以观其复	047
第 十 七 章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050
第 十 八 章	大道废之 六亲不和	052

第十九章	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054
第二十章	独异于人 而贵食母	057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 惟道是从	061
第二十二章	圣人抱一 莫能与争	063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道同德失	066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068
第二十五章	独立不改 周行不殆	070
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 静为躁君	073
第二十七章	贵师爱资 袭明要眇	075
第二十八章	朴散为器 大制不割	079
第二十九章	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	082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 不以兵强	084
第三十一章	不祥之器 有道不处	087
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 知止不殆	090
第三十三章	不失其所 死而不亡	093
第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 其可左右	095
第三十五章	道之出言 淡乎无味	097
第三十六章	鱼不脱渊 器不示人	099
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 而无不为	101

下篇 《德经》 四十四章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	103
第三十九章	贵以贱本 高以下基	107
第四十章	反道之动 弱道之用	110
第四十一章	明道若昧 进道若退	111
第四十二章	负阴抱阳 冲气为和	114
第四十三章	不言之教 无为之益	118
第四十四章	甚爱大费 多藏厚亡	120
第四十五章	躁胜其寒 静胜其热	122
第四十六章	祸不知足 咎大欲得	124
第四十七章	其出弥远 其知弥少	126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128
第四十九章	圣无常心 民心为心	130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以其无死	132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 而常自然	135
第五十二章	见小曰明 守弱曰强	139
第五十三章	大道甚夷 而人好径	140
第五十四章	善建不拔 善抱不脱	142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 比于赤子	145
第五十六章	挫锐解纷 和光同尘	147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 以奇治兵	149
第五十八章	政通人和 祸福相倚	152

第五十九章	莫知其极 可以有国	155
第六十章	两不相伤 德交归焉	158
第六十一章	大国下流 天下之交	160
第六十二章	坐进此道 有罪以免	162
第六十三章	大小多少 报怨以德	165
第六十四章	慎终如始 则无败事	168
第六十五章	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171
第六十六章	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	173
第六十七章	天将救之 以慈卫之	175
第六十八章	不争之德 用人之力	178
第六十九章	抗兵相加 哀者胜矣	180
第七十章	知我者希 则我者贵	182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	184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 大威至矣	185
第七十三章	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187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奈何惧之	189
第七十五章	无以生为 贤于贵生	191
第七十六章	生也柔弱 死也刚强	193
第七十七章	孰能有余 以奉天下	195
第七十八章	柔之胜刚 弱之胜强	197
第七十九章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199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 邻国相望	201
第八十一章	利而不害 为而不争	204

附 录 一	: 道德经帛书重校本	206
附 录 二	: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217
参 考 书 目		219
附赠: 道德经诵读本		220

上部 道篇

第 1 章 道名有无 众妙之门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始；

有，名万物母。

故常无，欲观其妙；

常有，欲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注释】

1、此处或断句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上二句或作：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2、道：元道，原道，天道，圣道，引申为王道，道理，道路，事理，规律等。老子道德经道总共出现 69 次之多，老子以之论述有关于宇宙时空的本体论，造化论，方法论，认识论，生成论，实用论，顺应天道，顺道应天，道之名也，乃是“字之曰道”（参见老子道德经 25 章），“强名曰道”，于是就成为了老子道德经的精髓所在。《清静经》：“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韩非子·解老》：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3、可道：使之可以知道、达道、行道、传道。道，使动词，使之知道、达道、行道。吴澄《道德真经注》云：“道，犹路也。可道，可见行也。”又，成克巩《御定道德经注》曰：“可道，行之也。”任法融《老子道德经释义》注云：“有形有象之事物，皆有生有灭，有成有毁，不能永恒长存。这些可生可灭的万事万物，皆属可道的范围。因其有形质，处于变化之中，故谓可道、非常道。”一般以为道可道是指言说、讲述、讲论，或者说是具体而言的描述、形容，大谬不然也。

4、非常道：不是恒常之道，非道也。非，不，不是，如其不然，否则，反之。常道，恒常之道，此指元道、原道、天道、圣道。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道德经甲乙本均作恒道。《说文》：“恒，常也。”又注：常，亦作长，长久、永恒之意也。

5、名：美其名曰，美名，名谓，称名，名称，留名，命名。使动词，使之名也。程俱《老子论》云：“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任法融注云：“此名指道之命名。混元无极大道，无形无象，立道为名，此名实为常名。”道之命名，道名无有。名至实归，名实相符。伊斯兰教认为造物主真主安拉有九十九个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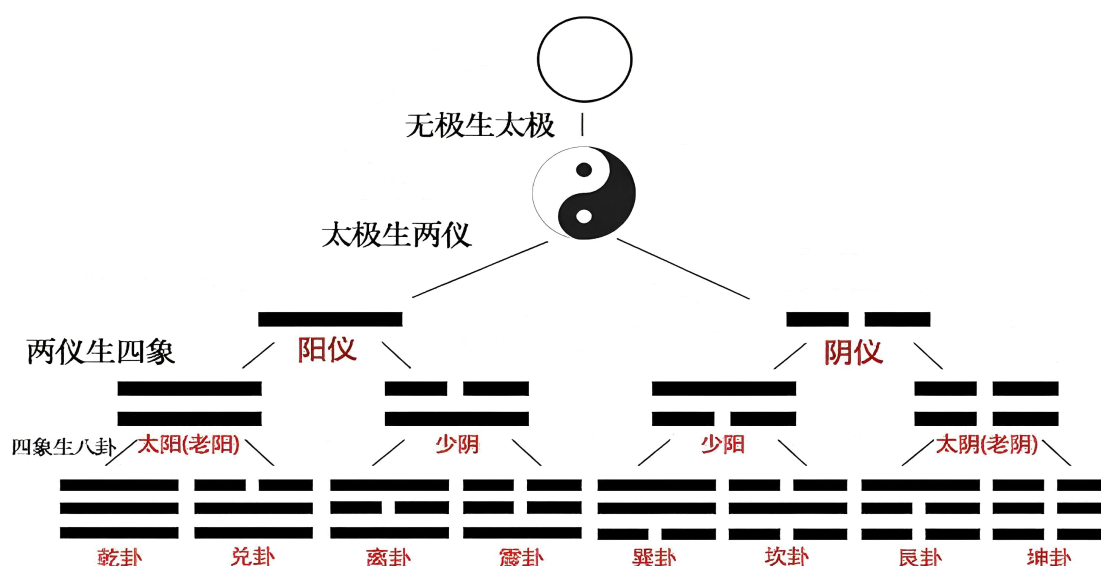
6、可名：可道之名；可生可灭，故而可以命名，或者说是可以美其名曰，如此等等。任法融注云：“有可名代表的万事万物生灭运化、变动不居，故凡可名皆非常名。”

7、非常名：不是恒常之名，非名也。常名，恒常、真常之名，此指道名，也就是恒常之道的恒常、真常之名。

8、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句或者也可以断句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换言之，意思就是：“道可以使之可行，道可以使之不可行，此乃恒常之道；道使之可名，道使之不可名，此乃道之恒常之名。”

9、无：此指元道、原道、天道、圣道，混元大道，道化天地，道化万物，道生万有。无，本指道之无之属性，亦即无形无象，无色无臭，无征兆，无端倪，无始无终，无左无右，无声无味，无热无寒，无前无后，无内无外，无边无际，与此同时，无本无名，老子道德经称之为无，或曰道，正所谓“无”中生有，“无”所不及，“无”往不胜，或为“无极（空心圆，无；）生太极（圆心圆，

有；）、太极生两仪（阴阳隐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云云。任法融注云：“无极即无，太极即有。老子道德经曰：“有生于无，有无相生。这就是说无极生太极，太极归无极。二者是纵向的派生关系。无极是本，太极是末；无极是母，太极是子；无极是源，太极是流；无极是总，太极是分；无极是全，太极是偏；无极是定，太极是变，等等。无极顺而生太极，太极逆而归无极；无极动而生太极，太极静而归无极。一本散为万殊，万殊归于一本。”真正的不可见的“无”，由之生发一般而言不可见的“无”与可见的“无”，以及可见的“有”，真正的“无”之所及，实在是无所不及，也就是无往不胜，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备，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至，不增不减，永恒长存。（参见圣经罗马书 4 章。）



10、无名：无以名之，无以名状，无以言传，不可言说。此指没有可以为道之命名的方式方法，道乃是无形无象的大道、无始无终的创始成终者，道之命名实为强名。

11、天地之始：天地（宇宙时空）的开始、起始、起源、原始、初始、起初。许慎《说文解字》：始，女之初也。《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参见圣经创世纪 1 章；诗篇 19 篇；箴言书 8 章；约翰福音 1 章；歌罗西书 2 章。）

12、有：存有，相对于“无”而言，包括不可见的“有”以及可见的“有”。

13、有名：对于道之使之“有”的命名，美其名曰之“天地”。太初有道。（参

见圣经约翰福音 1 章。）

14、万物之母：道之“无”，“无”中生“有”，“有”之名，美其名曰天地之始，此乃万物之母体、本源所由在也。母，犹言母体、胞体，或曰“子宫”。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注：母，本也。

15、故：是故，因此之故，故此，故而，所以。

16、常无：恒常之无，恒道、常道之无，无中生有之无，此处仍指元道、原道、圣道、天道而言。常无欲，道之恒常使之以道为欲，亦即遵道而行。任法融注云：“常有欲者，是指未被后天情欲凿丧的先天本性，至清至静。”（参见圣经创世纪 1-2 章。）

17、欲以观其妙：意欲以此观其玄妙、奇妙、奥妙。欲以，意欲在此基础上，欲，欲求，意欲；以，以此。观其妙，观看恒常之道、恒常之无、无可名状的奇妙、玄妙、奥妙。妙，妙不可言，妙不可说，妙不可述，奇妙，玄妙，奥妙，精妙，微妙。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云：妙，微之极也。陈鼓应《老子道德经注释及评价》云：常体“无”，以观照道之奥妙；常体“有”，以观照道之边际。任法融注云：“物之始生之机为妙，物之终成之体为微；人心静之为性，动之为情。此两者同出于宇宙的本源无极大道。”（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9 章：“他名称为奇妙”。）

18、常有：恒常之有，恒道、常道之有，此指无中生有之“无”之“有”也。或为使之常有，使之恒常存有。常有欲，道之使之在其堕落之后恒常以有为欲，以物为欲，以其“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为其欲望所在。任法融注云：“常有欲者，是指先天的虚无体性已动，变为后天的情欲。”（参见圣经创世纪 3-10 章；约翰一书 2 章。）

19、欲以观其微：或作欲以观其所微；意欲以此观其道之使之受造物之精微、极致。微，同徼，边界，边缘，边际，引申为终极，极致。

20、此两者：此指道、名之无、有；常无欲与常有欲者，先天本性与后天心性 是也。

21、同：道、名之无、有，此乃异曲同工之玄妙、奥妙、奇妙，妙不可言也。下文“同谓之玄”，虽然实质相同却是仍然无比玄妙。

22、此两者同出：此指二者本为一，换言之，此两者乃是一个本体、本源。出，出自于，发出，发生，出自，出于，显出，现出。

23、同出而异名：同质而不同名，也就是说此两者虽然同样出自于一个本体、

本源，然而却是异乎其名。异，迥异，有区分、有不同。

24、同谓之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的“同”，虽然同为一个本体、本源，但因其精微的差异使其异乎其名，实在是都可以谓之为玄妙。谓之，称之为，谓之为。玄，黑中带红，本义为深邃、幽远，无可测度，不可度量，无征兆、无形象、无端倪、无边际，至为深远之谓也，至微又微，至隐又隐，至远又远，引申为玄妙、超越性、超验性的存有。易经：“天地玄黄。”（《千字文》）许慎《说文解字》：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玄者，深远而不可分别之义。王安石《老子道德经注》云：“此两者，有无之道，而同出于道也。世之学者，常以‘无’为精，以‘有’为粗，不知二者皆出于道，故云‘同谓之玄’。”

25、玄之又玄：玄之上又加上玄，玄上加玄，极其玄妙，此指玄之极至。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 章恩上加恩；诗篇力上加力；哥林多前后书荣上加荣。任法融注云：“无征兆、无端倪、无形象、无边际，至为深远者，谓之玄。至微又微、至远又远、至隐又隐，无法估量者，谓之又玄。”

26、众妙之门：此指道、名、无、有之同出而异名的众多名目，其实质乃是出自于变化统一的一个本源、一个本体，宇宙万有、天地万物皆有之出也。众，众多。门，出入之关键、关口所在也，引申为本源、根源，或曰门道，门径，门户。妙，奥妙，玄妙，精妙。任法融《老子道德经释义》：“物之始生之机为妙，物之终成之体为微；人心静之为性，动之为情。两者同出于宇宙的本源大道。”

【解读】：

道，本体使之可以遵行、遵循，是道之特殊属性；否则，就非恒道、常道，就不是恒常之道，也就不是真正的真理真道。名，本源使之可以命名，否则，就非常名，就不是恒道、常道之名，也就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名。无，怎么予以命名，然而，无中生有，无往不胜，因为就如同道、名一样，“无”虽然无以名之，无以名状，但“无”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及。无名之道，无名之名，乃是天地之始源；有名之道，有名之名，乃是万物之母体。是故，常常“无”以观之，就能够在此基础上意欲观照“无”之精妙；常常“有”以观之，就能够在此基础上意欲观照“有”之精致。道名无有，此两者同出而异名，都是根源于道，出自于道，虽然无有迥异，却是同出于一，本源为一，“本为一”实在是不得不称之为玄妙。道名无有，有无相生，化育万有，实在是玄

之又玄，玄上加玄，这就是所有一切存在者之玄妙、奥妙之奇妙、精妙所由出、所由在的门道、门径了。

本章为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老子使用“道名无有，众妙之门”来提纲挈领、统御全局，就如同《孙子兵法·计篇》作为第一章一样，开门见山，言简意赅，深明全书主旨大义。道名无有，大道之行也，为“天地之始”，为“万物之母”，先天地生，出自恒常，历久弥新，化育万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自古以来就一直统御中华民族悠久传承的天道观、上帝论由此一脉沿袭，直到如今，其影响深远甚至可谓无远弗届。

中国古代圣哲先贤洞若观火见出了“道名无有，众妙之门”，而古印度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观照顿悟四大皆空的空性境界，古代以色列众先知则是一以贯之地对此予以直言不讳、一语道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两千多年以后，黑格尔尝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总是存在的。”存在主义哲学流派于焉形成，毕竟，因其离道反教、背道而驰，时至今日所谓的存在主义还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换言之，老子道德经无形当中竟然暗暗契合圣经所记真理真道，正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上帝不偏待人”。

老子道德经之道却是不可以混同于圣经所记真理真道，充其量老子只是普遍启示的蒙光照者，而圣经所记真理真道则是特殊启示的上帝默示，不仅仅如此，而且因为数百年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 章；罗马书 15 章；哥林多前书 10 章；提摩太后书 3 章；彼得前书 1 章；启示录 1 章；19 章。）

第 2 章 美善斯恶 有无相生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注释】

1、天下：普天下，普天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第一章言及“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之道本，是在天上的层面讲述至高无上的大道；第二章论及天下人尽皆知的美善斯恶等诸内容，可谓顺理成章。（参见圣经传道书 1 章。）

2、皆知：都知道，全知道，人尽皆知。

3、美之为美：美之所以为美、是美及其原因，道之用也。分别善，就知恶；“分别善恶树”为其界限、为其底线也。美，羊之大也，祭之用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1-4 章；约翰福音 1 章。）为，是，成为。

4、斯恶矣：“不美，反以为美”，这就是恶了。斯，这，如此，这样，此乃，这就是。《释词》：斯，犹则也。恶，相对于美而言，美的反面、对立面，不美即恶，丑恶，丑陋，不美。矣，语气助词，相对于“了”。吴澄《老子道德真经注》云：“美恶之名，相因而有。”陈鼓应《老子道德经注译及其评价》：“美以见恶”。（参见圣经创世纪 1-3 章。）

5、善之为善：善之所以为善、是善及其原因，道之用也。善，从羊从言，羊者祥也；引申为良善，美善。

6、**斯不善矣**：不善即恶，这就是不善了。此指善的反面、对立面，不善、不美，亦即恶。

7、**有无相生**：道名无有，有生于无，无中生有。（参见圣经罗马书 4 章；哥林多前书 10 章）《庄子·田子方》：“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郭象注云：“待隐谓之死，待显谓之生。”生，使动词，使之生生不息。

8、**难易相成**：困难与容易相辅相成，有时候难易之间也会相互转化。“学之，难者亦易矣；不学，易之亦难矣。”成，使动词，使之形成，成就，确定。

9、**长短相形**：尺短寸长，相较之下就可以具体化、形象化予以显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形，王弼注本原作“较”，傅奕本、河上公本均作“形”，使动词，有形，使之形象化，予以显露，显现，显出。

10、**高下相倾**：或作高下之相盈；盈，假借为呈或逞，呈现。倾，使动词，使之倾斜，斜侧，此指区别、区分。“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11、**音声相和**：音为声的集合，声为音的元素。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单出曰声，杂比曰音。”又，《风俗通义·声音》：“声者，宫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磬，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祝。诗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书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由是言之，声本音末也。”和，使动词，使之应和，和合，和谐，和美；和音，和声。

12、**前后相随**：无前则无后，无后则无前，有前有后，如影随形，形影不离。

13、**是以**：以是，以此为是，是以如此；因此，所以。

14、**圣人**：知道、得道、行道之人，遵道而行、行在圣道之上的人。

15、**处无为之事**：处于圣道之所谓“无”（道名）的作为当中自然而然地予以行事为人。处，处于，处在，处人，处事。无，此指道而言；道名无有，曰道曰名，曰无曰有。无为，此指道之所是、所作、所行、所为也；无为无不为也。

16、**行不言之教**：推行不言之教化。行，使之行，推行，实行，施行。不言，不著一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参见圣经诗篇 19 篇；罗马书 1 章；希伯来书 3 章。）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教，教化。行教不在于言说，身教甚于言教是也。不言立教，言传身教，高下自明矣。

17、**万物作焉而不辞**：或作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或作万物作而弗始；道之使之万物生成、运作，生生不息啊，然而并非是以其万物为起始、开始。万物，“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均是本于道、出于道，故此天地万物并非自然生成、

更非自我生成、亦非大爆炸或者进化使之然也。作，运作，兴起，此指生长变化。焉，语气助词。而，然而。不为始，不为之始，不是以其为开始、起始。始，王弼注本作“辞”，傅奕本等为“始”。万物存有，道之用也，在所不辞也，美与不美，恶与善，善与不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世界有别，物各有性，相比较而言也。

18、生而不有：或作生而弗有；道之使之万物生生不息，虽然如此，然而道之超越却是在其天地万物之上，贯乎天地万物之中，使之各从其类，各行其道，而不是据为己有、占为己有。生，生养，生生不息，化育万千。不有，不占有，不拘泥于据为己有、占为私有。

19、为而不恃：或作为而弗恃；道之使之万物大有作为，然而却是并非靠赖万物以自恃亦或恃强凌弱。为，作为，使之作为，发生发展。不恃，不自恃，河上公注曰：“不恃望其报也。”《经法·亡论》：“守国而恃其地险者削，用国而恃其强者弱。”恃，自恃，依恃，仗恃，依靠，依赖。

20、功成而不居：或作成功而弗居；道之使之功成一切，然而却不以此居名、借此显名。功成，成功。弗居，弗之居，不以之居名，不依此立名。弗，否定词，不，没有。

21、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或作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就是道之此一“功成而弗居”的“不居”，因此而使之显出无处不在、永恒不朽。夫，发语词。唯，唯独，唯独只有，唯一，独一。不居，义同弗居，弗之居。不去，不远离，不离开，此指无处不在，不离不弃。去，离开，远离，渐去渐远。

【解读】

普天下人尽皆知道美之所以为美、是美，于是就显出了与美相对立的恶丑一面；普天下人尽皆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是善，于是就显出了其反面的不善。故此，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这一切道名使之所由出的万物就具体化、形象化了，所谓相生、相成、相形、相倾、相和、相随，乃是相比较而言其存在，相依存而言其永恒。因之，遵道而行的圣人从事道之无为之事，施行不言立教。道之使之万物涌现，生生不息，流变万千，遍满天下，但天地万物其本身自体并不足为其起初始源；而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所由出的道则超越一切、护卫一切、管治一切。道之化育生养了一切却不把持万有这一切；道之造化运作一切却不依恃这一切；道之功成一切却不靠之得名、立名。这就是因为道之超越万名之上的名，所以使之无所不在的独一属性得以充足见证。

第3章 虚实弱强 无为而治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注释】

1、**不尚贤**：或作不上贤；非道不崇尚贤良、不树立道之偶像。尚，崇尚，看重，高举。河上公注云：不尚者，不贵之以禄，不尊之以官。贤，本义货财，引申为贤才，贤良，贤士，贤能之辈，贤名大才。许慎《说文解字》：贤，多才也。《史记》：“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颜氏家训》：“凡与人言，……自叔父以下，则加贤字。”尚贤用贤，举贤任能，世上之小学也。孟子：“尊贤使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墨子·尚贤·中》：“虽在农桑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庄子》：“在朝廷者，论爵位之高低；在宗庙祭祀时，依尊卑次序而排之；在乡邻行处者，必以年龄大小而定其称；在承办事业中，则只推崇贤能者。这是自然之序，非有意作为也。”（哥林多前书 1-2 章。）

2、**使民不争**：使民之不争，使得百姓不至于为此相争。使，使令，使得，以至于。争，争竞、竞争，竞相角逐。

3、**不贵难得之货**：不贵金玉、宝贝、奇珍等诸贵重难得的货财。不贵，使之不贵，不看重，不贵重，不以之为宝贵、尊贵。难得之货，此指稀有珍品、稀世奇珍，囤积居奇。《书·旅獒》：“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

4、**使民不为盗**：使民之不为盗，使得百姓不至于以此欺世盗名。《春秋谷梁传·定公八年》：“非其所取而取之谓之盗。”《左传·文公十八年》：“窃贿为盗。”《庄子·庚桑楚》：“举贤则民相诈，任知则民相盗。”王先谦《庄子集解》引宣颖云：“盗，诈也。”

5、**不见可欲**：使之不能够显明、使之引致可见的欲念。不见，不显露，不见出。见，现。欲，欲念，欲望，意欲，贪欲，私欲。任法融《老子道德经释义》：“浓妆艳抹，卖弄姿色，显其华丽，必惑人之本性，乱人之常心，触人之邪念，诱人之妄行。”（参见圣经以弗所书 5 章；歌罗西书 3 章；提摩太前书 2 章；彼得前书 3 章。）

6、**使民心不乱**：使得百姓安心立命、不为所乱。心，谋虑。《尔雅·释言》：“谋，心也。”不乱，不受其乱，不致惑乱。

7、**圣人之治**：得道之圣人遵道而行，返璞归真，从而治理天下。

8、**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道之使其虚心虚己，使其实腹饱足，使其心志单弱，使其筋骨强健。虚、实、弱、强，均为使动词。虚，虚空，虚无。（参见圣经传道书。）志，心志，谋虑所得，此指欲念。《鬼谷子·本经阴符》：“志，欲之使也。”（参见圣经约翰三书。）

9、**常使民无知无欲**：道之恒常使其百姓“除他以外，无知无欲”；“除他以外，别无所求”；“除他以外，别无主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王弼注云：守其真也。陈鼓应云：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念。（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 章。）

10、**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使其智慧者也不敢于背道而驰、胡作非为、任意妄为、为所欲为。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注云：“智巧之人，不敢妄为也。”夫，发语词，指代词，那些。知，智也。敢，冒犯、干犯。《广雅·疏证》：“敢，犯也。”

11、**为无为，则无不治**：为道之为，则无不为，则天下万物得以治理，则天下万物无不治，道名无有，道之用也使之然也。《淮南子·原道训》：“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知而不知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也，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解读】

不尚贤重人，使民不至于欺世盗名、偶像崇拜。不贵物重事，使民不至于争名

逐利、金钱崇拜。不炫耀足以导致贪欲的人、事、物等，使民心不至于被除道以外的任何事物所惑乱搅扰。因此，圣人遵道而行治天下，原则是：使之虚其本心、免其成见，使之肚腹饱足、随遇而安，使之志气积弱、无世无争，使之强骨健身、拙于智巧。常使民无知他物、无欲他求，使之智者不至于任意妄为、为所欲为。遵道而行，遵行无为而治，则天下、万物、人事，无不治也。《庄子·大宗师》云：“一生死而泯是非”；“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此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第4章 道冲不盈 万物之宗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渊兮，似万物之宗。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注释】

1、道冲，而用之：大道无形，道之用也，或为以道冲之，以水洗之；用水借着道，使之无瑕无疵、无皱纹无斑点，使之圣洁无玷污。（参见圣经以弗所书4章；提多书3章；启示录20-21章。）道，道名无有之道，大道，圣道，天道。冲，和，冲和，使之过水洗礼，使之和谐，合一，纯一，引申为冲淡邃远，无形无相，无际无涯，无穷无尽。《说文·玉篇·水部》：冲，冲虚也。傅奕本作“盅”，即“冲”之古字。训虚，虚空，虚无。《说文·皿部》：“盅，器虚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凡用冲虚子者，皆盅之假借。”朱光潜《老子校释》：“盖器中之虚曰盅，盅则容物，故《庄子·应帝王篇》曰：‘太贵莫胜。’”

2、而用之，或不盈：而道之用。用之，被使用，用，使用，功用，运行，运动。《方言》：“用，行也。”此指道之造化、化育、运行、运作之用所由是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3、或不盈：或有不盈之处。或，或者，又或，或又。不盈，不满溢，不逸出。引申为无限，无量，无际无涯。盈，满，达到极致、极限。《说文·皿部》：盈，满器也。

4、渊兮，似万物之宗：道之深不可测、莫测高深啊，应是万物所由生之根源，是生生不息之创造者，而非受造、复造、新造者。渊兮，深渊啊，深不可测，莫测高深。“深渊与深渊响应。”（参见圣经创世纪1章。）似，为，是，应

是。万物之宗，此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意义相同，也就是万物的宗源、起源、总源。宗，宗主，根本，主宰；使动词，使之归向，归往，归于，归正，归宗。认祖归宗。

5、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之使其挫于锐，使其解于纷，使其和于光，使其同于尘，一体多面，圆融、圆满、圆通是也。此指道之用、道之大用所在是也，充充分分予以说明了道之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可以自挫锋锐、降卑虚己，可以舍身取义、解其纷纭，可以和合其光、内敛若一，可以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死而后已。（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 章；4 章；腓立比书 2 章；提摩太前书 3 章；约翰一书 1 章。）挫其锐，道之使之隐匿自体之荣光锋锐。解其纷，道之使之排解众说纷纭的世事万象。和其光，道之使之和合、中和无限光明以至于中庸不易。同其尘，道之使之道成肉身取了罪身、定了罪案、归于尘土、置之死地而后生。高亨，马叙伦等人认为此为衍文，陈鼓应认为此为 56 章错简重排，不取，因其老子道德经重复论述同一内容者亦难免也。

6、湛兮，似或存：道之深湛幽深、莫名其妙啊，应是天下万物一切之一的存续、存有者、根源者。湛兮，深湛幽远啊。模糊不清，似见非见。湛，深湛，湛蓝，精湛，隐而为现，隐而未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文》：湛，没也。似或存，似存非存，非存又存，应是非同一般的另一个存现者，或为应是一切存在者的先存者、存续者。或存，实存，一切存有。或，或者，或又，或有。存，使动词，使之存有，存现，存续。

7、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我不知道，道之亘古既存，所由出乃是“先天地生”，究竟是谁之子呢？象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亦或在其之先？（参见圣经诗篇 2 篇；约翰福音 1 章；9-10 章。）先，“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甲骨文上为止，下为人，本义为前进、走在前面，演变为先前、先驱、居先、居前等意。先在，先存。祖先，先祖。

【解读】

道是虚无虚空的灵体存在者，但道之用，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可谓无际无涯、无穷无尽。犹如深渊渊面幽深莫测，应是道之生生不息之万有一切存在的本源与依归。道之使之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土。道之无形无迹啊，似存非存，非存实存，像是很不确定的存在，又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不知道，在其之上，是否另有本源为其父者？我不知道，道之所由出，谁为之父？象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亦或在其之先？

第5章 天人合一 不如守中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橐籥

【注释】

1、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均是源出于“道之用”，如其不能够遵道而行，就是不知其主，也就是不行仁义、仁爱了，以至于天地万物都会成为牺牲品、祭祀品。天，人之大者所服事也，正所谓头顶三尺有神明者是也，日光之下被称为天下，日光之上被称为天上，天上有至高无上之上帝居焉，号为天帝，或为上帝。孔夫子：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墨子：“天志”，“天意”，“陟罚臧否”，“兼爱”。孟子：“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顶天立地者，人也。不仁，不遵道而行，不二人而已。仁，二人也，人类元祖男女二人是也，就是伊甸天园所居之亚当、夏娃（或为盘古、女娲）。（参见圣经创世纪 1-5 章；路加福音 3 章；罗马书 8 章。）《说文》：“仁，亲也。”《韩诗外传》：“爱由情出，谓之仁。”《论语·里仁》：“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阴符经》：“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上 1-4 章。）《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3 章；罗马书 5 章；8 章；约翰一书 3-4 章。）刍狗，使之以为牺牲品、祭祀品；草狗也，中国古代以草扎成的狗，用以作为祭祀品、牺牲品，祭祀过后则弃之无用；类似于圣经所记献祭所用的牛羊鸽子、十架铜蛇等献祭祭品，最后却是衍生为偶像崇拜的对象。（参见圣经创世纪 4 章。）

2、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闻道、得道之人如其不能够遵道而行，就是背约违命，堕落犯罪，以至于天下百姓就会沦为牺牲品、祭祀品。（参见圣经创世

纪 1-8 章；罗马书 5 章。）圣人不仁，此指人类之初元祖二人不能够遵道而行，以至于背约违命，堕落犯罪，夫妻二人本为一体，却是因此之故彼此埋怨、互相指责，于是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参见圣经创世纪 1-3 章；罗马书 3 章；5-7 章。）百姓，百家姓也，普天下人本出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之一脉传承。（参见圣经创世纪 1-3 章；使徒行传 17 章。）

3、天地之间，其犹橐籥(tuó yuè)：天地之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就如同一个鼓风机、大风箱一样，时来运转，周行不殆。（参见圣经传道书；约翰福音 3 章；启示录 6 章。）天命难违，否则，天理难容。其，疑问代词，难道，难莫，难么，岂不正是。犹，犹如，恰如，好象。橐籥：中国古代冶炼之际为炉火鼓风所用的助燃器具，包括袋囊和送风管，类似于今之鼓风机，或为大风箱。橐，本义为袋囊、气囊。籥，本义为管状乐器，用之妙音无限，不用则无声无息归于休止。《庄子》：“天籁，地籁，人籁。橐籥和籁因中空，其中有自然之妙用，动则声生，静则音止。”吴澄曰：“橐籥，冶铸所以吹风炽火之器也。为函以周罩其外者，橐也。为辖以鼓扇于内者，籥也。天地之间犹橐籥者，橐象太虚，包含周遍之体；籥象元气，氤氲流行之用。”

4、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看似虚无虚空、降卑虚己却是无穷无尽、不屈不挠，看似一动不动、似动未动却是不动而动、永动愈动。虚，虚无虚空、虚怀若谷。屈，濯也；穷尽，枯竭。

5、多言数穷：多言必失，命数已穷。多言，与不言相对。数穷，命数已尽。数，命数，命定，数理，命理，术数。“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大张口的，是愚昧人。”（参见圣经箴言；传道书 5 章。）

6、不如守中：不如持守中道、合乎中庸之道、合乎中道。守中，亦作守冲，持守中道，合乎中道。（参见圣经使徒行传 20 章；罗马书 12 章；提摩太前书 4 章；提摩太后书 1 章；犹太书。）

【解读】

天地如其背道而驰，或为不仁，就会把万物都当作“刍狗”来看待；圣人如其背道而驰，或为不仁，也会把百姓也当作“刍狗”来看待。道之用于天地之间，不正像是对着一个鼓风机、大风箱吗？虽是太空虚幻，但却周行不殆，运行不止，盖因道之用也，生生不息矣。多言必失，命数已尽。不如守道，中庸不易。

第6章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注释】

1、**谷**：道之别名，虚谷，虚怀若谷是也；或为五谷也，百谷也，生养也，生命之供养所必需也。河上公等注作“浴”；亦有人作“穀”之借字，引申为“养”。参见老子道德经 41 章：“上德若谷。”

2、**神**：妙之本也，道之别名，大道也，圣道也，天道也，化生天地、万物万有之所由本也。“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老子道德经 39 章。）司马光曰：“中虚故为谷，不测故为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穷，故曰：‘不死。’”

3、**不死**：使动词，使之不至灭亡，不至死亡。谷，使之不死者，神也，道也，天地万物所由本也；所言非谷也，一岁一枯荣也。此之谓百谷所在，生养万民，所以生生不息者，道之用也，神之力也。不死，神之属性、道之属性、亦即风、气、灵之属性也；佛家以之为灵魂轮回，道家以之为肉身长生，皆非也，隔靴搔痒、盲人摸象而已矣。（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3 章；5 章；9-12 章；约翰一书。）

4、**是谓玄、牝**：这就是众生之母、生命之门、所谓玄、牝是也，或为玄母、道门者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1-3 章；约翰福音 9-10 章。）苏辙《老子解》云：

“谓之谷、神，言其德也。谓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万物，而谓之玄焉，言见其生而不见其所以生也。”牟钟鉴《老子新说》曰：“女性的子宫是中空的，所以能以生养胎儿，而且能够连续地生养。每个人原本是不存在的，都是从其母体中生发出来的，因此都是无中生有，最后是有复归于无。”任法融老子道德经释义注曰：“玄，是指虚无自然之无极，牝，是指无极之中内蕴阴阳二气的太极，也是天地万物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

5、**玄、牝之门**：道之玄、牝之门，玄母、道门是也。门，中国古代一扇为户，

两扇为门，室内为户，对外为门，引申为出入口，泛指类似于门者。门派为门下学徒、门徒学派，门闾为家门，门中我家中，门功、门荫为祖德，门风为家风，门第为家族地位，门店为门脸店铺，城门为城市出入口所在。此道家所谓“道之无极也，道之用者太极也，此两者和合，化生多极、万极也，所谓玄、牝之门者也。”

6、**是谓天地根**：这就是天地万物、宇宙万有之根源所由出也。《淮南子·原道训》：“万物有所生而独守其根。”

7、**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绵绵不绝，似有若无，道之用生生不息，原造、复造、新造，动之不见，周行不殆。苏辙云：“绵绵，微而不绝。若存，存而不可见也。”高亨注云：“用，犹行也。”勤，见也，勤覲；尽也，穷尽。“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参见圣经约翰福音5章。）

【解读】：

五谷、百谷生生不死、生生不息、一直为了利他而生养存在，是出于供应生命的道之用；神也者，道之用，恒常永远存在，使之不至灭亡，使之不至死亡，这就是众生之母、玄牝之门、生命之门也，可以称之为玄母、道门。这个无比幽深邃远的生命门径，就是这个天地万物、宇宙万有的根本源头。其绵延不绝，生生复生生，而又似有似无、若有若无，道之用也，实在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第7章 天长地久 君子无私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注释】

- 1、**天长地久**：道之使之天地长久，时日绵亘不绝也。长，甲骨文犹人之长发，本义为长距，与短相对，引申为时间、距离值遥远、高远。久，本为灸，炙烤，炙灼。《说文》：“久，以后灸之，犹人两胫有距也。”引申为支撑点，演化为时间之等待、间隔长远，与暂相对。
- 2、**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天长地久的根本所在，因其本为受造物，道之用也，故能使其长且久也。
- 3、**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万物因其并非能以自我生成者，道之用也，故能使其长久存生。以其，因其。因，由于，因为。其，天地万物，道之用所由生也。其不自生，不为自己而存在、存有、存续，乃是为了遵道而行。不自生，不是自己生自己，乃是受造物、被造物而已。成玄英《老子道德经注疏》：“不自营己之生也。”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以其不自私其生。”长生，长久，长久存在，长有不灭失，道之使之长生，在其遵道而行的前提下能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存有性。长生不老，永生不死。（参见圣经四福音门徒的代价。）
- 4、**圣人后其身而身先**：所谓圣人因其遵道而行，知其本源，因而能以把一切置诸身后，后其身而能身先士卒。后其身而身先，道之使之自觉置后其身，不顾己身，所以能够身先士卒。后，使动词，置诸其后，使之……置后。身先，身先士卒。身在前的必要在后，身在后的必要在前。河上公注云：“先人而后己者也，天下敬之以为长。”身，字体犹人之形，本义为身躯总称，也指物件主体部分，引申为自己、本人，诸如身外之物，身家性命；相对于心，身又专指身体、肉体，诸如身心疲惫，身在曹营心在汉；有时候特质生命、灵魂，舍身取

义，奋不顾身。《论语·微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参见圣经腓立比书 2 章。）

5、**外其身而身存**：外其身而身存者，将其自身置之度外也，反倒使之得以保全、存续，舍其身而能身死犹存。外其身，舍其身。外，置之度外。（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5 章。）

6、**非以其无私邪？**莫非是因其大公无私吗？非以其：中国古代汉语句首语助词，本义为反诘。无私，无我，忘我，道之使之无私，不自私，大公无私，舍己忘我。舍我其谁，无私者也。私，小我，个我，本我，旧我，私心，私衷，私欲。**故能成其私**：故此能以成全其本心之私衷。成其私，成就、成全其私衷、真我、新我、大我。王弼注云：“无私者无为于身也。身先身成故曰能成其私也。”朱熹《答丘子服·之一》：“其言外其身后其身者，其实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爱身夜至矣。”牟钟鉴《老子新说》：“无私之私，是小我；成其私之私，是大我。”（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9-20 章。）

【解读】

道之使之天地长久，换言之，天长地久，道之用也。天地之所以能够得以长久，是因其遵道而行，故此能以长久。因此，圣人如其遵道而行，降卑虚己，爱人如己，直至舍己，自然而然就会反而升高成为百姓的元首；舍弃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真正的生命。不正是因其对自己生命置之度外吗？这样遵道而行，大公无私，反倒足致成全、保守自己的私衷了。

第8章 上善若水 故几于道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注释】

1、上善若水：上善八端，宝训八福。上帝的良善乃是本善、至善，若水也，若道也，自远而近，自高而下，降卑虚己，善利万物。（参见圣经创世纪1章；马太福音5-7章；彼得后书3章。）河上公注云：“上善之人，如水之性。”《管子·水地篇》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淮南子·原道训》：“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后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参见老子道德经66章；78章。）

2、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善于有利于天地万物，而不与之争。《淮南子·原道训》：“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而生，百事不得而成，大包群生而无所私泽及虫支虫尧而不求报，富瞻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
处众人之所恶：处下，众人之所恶也者。“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处，傅奕本、范应元本作“居”，处于，居于。恶，使动词，使之恶，厌恶，憎恶，讨厌。

3、故几于道：故此，水之属性就几近于道的属性了，水性者，道性、神性也。几于道，及于道，几近于道，接近于道。几，几近，接近，靠近。《尔雅·释诂》：几，近也。又，《易经·系辞上》：“乾坤或几乎息矣。”《礼记·乐记》：“知乐几于礼矣。”

4、居善地：居于善的地步、地位，处下，道之使之居地者，善也。居，居于，

居留，停留。《易经·系辞下》：“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善，使之善，至高无上的上帝属性本为善，道之用也本于善。善于，亲善，喜善，亲于善，喜于善。

5、**心善渊**：心使之善于渊；心善如渊，心善如水；居心之善，心地良善，幽远也，如临深渊。（参见圣经罗马书 1-2 章；提摩太后书 1 章。）《庄子·在宥》：“其居也渊而静。”郭象注云：“静之可使如渊。”《诗经·燕燕》：“其心塞渊。”《毛传》：“渊，深也。”

6、**与善仁**：与使之善于仁；与善于仁，相与、施与为善，与人为善，与人结交，如水为善、利善他人。与，交往，结交。释德清云：“与，犹相与，谓与物相与。”王安石云：“施不求报也。”仁，人也。河上公、傅奕本等作“人”。

7、**言善信**：言使之善于信；言善于信，出言善信、有信、信实无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而立人，信也。”信，信实。

8、**正善治**：正使之善于治；正善于治。正，为正，为政。正者，政也。治，有条不紊，有条有理，治理，统治。

9、**事善能**：事使之善于能；事事如水善能，做事如水善能。事，事事，做事。能，如水之能，滴水穿石，循序渐进，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10、**动善时**：动使之善于时；静如止水，动如脱兔，善于把握时机也。动，运动，行动。时，时机，恰到好处。

11、**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薛蕙之《老子道德经集解》：“行己不争，避高处下，善地也。藏心微妙，深不可测，善渊也。其施兼爱而无私，善仁也。其言有征而不爽，善信也。治国则清静自正，善治也。”

12、**夫唯不争，故无尤**：只因为道之用如水一样与世无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此，无怨无尤。夫唯，只因为如此，正因为如此。唯，唯独只有如此，因此之故。不争，不与之争，与世无争。无尤，相对于怨天尤人而言，没有怨尤。《周易·贲》：“终无尤也。”尤，罪尤，愆尤，过错，过失。《说文·玉篇》：“尤，过也。”马叙伦训“尤”为“訖”。《说文》：“訖，罪也。”

【解读】

上善若水。水，犹道也，善利万物而不与之争，降卑虚己而处于众人所不愿处的低下卑微之处，所以，水的属性接近于道的属性。效法上善，遵道而行

之人，其性若水。水，善于居下，与世无争；（行道之人）存心良善，如同善渊，幽深而明澈；相与共处，如水一样平易近人，仁爱相亲；言行举止，如水一样，信实无欺，表里如一；治家治国，如水一样，有条有理，有条不紊；行事为人，如水一样，滴水涌泉，踏实能干；行动办事，如水一样，善于因势利导，见机而行。正因为遵道而行之人如水一样总是利他无争水，所以，自然而然也就不会患得患失，以至于时时处处见义勇为，圣人君子者流，无欲则刚也。《荀子·宥坐》：“子贡问夫子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者，何也？’子曰：‘夫水，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洶洶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而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第9章 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注释】

1、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而使之盈，或为保持丰盈、满盈，不如使其已；把持器物如其使之满盈的话，还不如使其恰到好处、适可而止。持，把持，执持，保持，储集，储积，拥有。《诗经·大雅·鳧鷖序》：“能持盈守成。”孔颖达注疏：“执而不释谓之持。”王弼注云：“持为不失德也。”盈之，使之盈，使之满盈、满溢。《左传·哀公十一年》：“盈必毁，天之道也。”《管子·白心》：“持而满之，乃其殆也；名满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其已，使之终止、结束。已，停止，终止。《史记·乐书》：“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满招损，谦受益。

2、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揣而使之锐，不可以使其长保其锐；怀揣器物而使之锋锐毕出，咄咄逼人，就不能够使其长被保守。图穷匕首见。锐，或作“木兑”，与钝相对，锋锐，尖锐，锋芒毕露。王弼注云：“既揣末令尖，又锐之令利。”长保，使之长久被保持、保守。

3、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黄金美玉，盈满一室，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谁之能够予以长久持守呢？金玉，黄金美玉，宝贝也。满堂，使之盈满家室，甚至无处可容。堂，厅堂，堂厅、堂屋、堂室。登堂入室。莫之能守，中国古代汉语否定句动宾倒置，莫能守之，没有人能够予以持守、保守。

4、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富家贵身，如其骄纵，必然自食其果，自讨其罪，自遗其咎，自取其咎，以至于祸及其身。富贵，富家子弟，贵族子弟，易生纨绔

子弟也。骄，骄傲，骄纵，得意洋洋，傲慢自满。《左传·隐公三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杜预注云：“骄，恃己凌物。”遗，遗留，留下，赠予。咎，灾祸，祸患，罪咎。

5、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或作功述身退，天之道也；亦即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功成身退，过犹不及，不以自居，遵道而行，天之道使之然也。功，或作攻。长恨此身非己有，何时忘却蝇营狗苟？王弼注云：“四时更运，功成则移。”王真《老子道德经论述》：“身退者，非谓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

【解读】

执持器物，如其盈满，还不如使其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一碗水端平；故此，盲目的完美主义，凡事追求完美、完满，需要就此打住。怀揣器物，如其傲才恃物、恃才傲物，锋芒毕露，或者总是意欲脱颖而出，就不能够使其得保长久。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金玉满堂，家财万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谁能守藏使其长久？富不过三代而已。富贵滋骄横，实在是自埋祸殃根苗、引咎其身罢了。功成身退，急流勇退，见好就收，谓之知机，唯此才是遵道而行，天之道也，如是而已。

第 10 章 涤除玄鉴 明白四达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涤除玄鉴，能如疵乎？

爱国治民，能无为乎？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注释】

1、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载道抱一，抱一无离。或为道之使之身体与灵魂合而为一，凡事兴盛，（参见圣经约翰三书。）还能够谈什么无弃无离、不弃不离吗？换言之，谁使得身体与灵魂的抱一、合一能以分离呢？载营魄抱一，追求身体与灵魂合一，灵肉一体，不至于相咬相吞、互相争战。载，车之用也，引申为承载，装载，文以载道。或为中国古代汉语句首发语词，无意义。陆希声《老子道德真经传》云：“载，犹夫也。发语之端也。”载歌载舞，载笑载言。营魄，身体与灵魂。河上公注云：“营魄，魂魄也。”营，所在也，行营；或为营求、谋求、维护。魄，形气，魂魄，此指灵魂。抱一，抱合为一，合一。抱，怀抱，胸怀，引申为肉体。一，合一，统一，一体。无离，无一分离，无离无分，不弃不离。

2、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专心一气，集中一气，合为一灵，达致柔和谦卑，能够使之如同婴儿归回安息一样吗？专一，专心一意，集中为一，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专，或为抟。《管子·内业篇》：“抟气如神，万物备存。”尹知章注云：“抟谓结聚也。”（参见圣经申命记 6 章。）婴儿，赤子也；志虑纯一，达致柔顺。天国子民皆赤子也。你们若不回转如婴

儿，断不能够进入天国。（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18 章。）

3、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或为涤除玄览，能无疵乎？道之用，使之涤除玷污、罪污、污秽，洗净良心、罪污，还能够有什么瑕疵吗？涤除，道之使之洗涤、清楚、扫除、洁除、排除。除，从阜，有高低上下之比较，引申为去除。玄览，洞若观火之洞观也，或为玄鉴，至深且幽远的镜鉴，引申为良心鉴戒，道之用也，至为奥秘之镜鉴也。玄，奥秘、深邃。览，鉴也；鉴，览也；通同如一，镜鉴之用也。鉴，览，中国古代用来盛水的青铜大盆，或为铜海大盆；也指青铜镜，用以借鉴，鉴以观览也。无疵，无瑕无疵，没有斑点、皱纹等类的毛病。（参见圣经以弗所书 2 章；4 章。）

4、爱国治民，能无为乎？爱国家、治百姓，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大我还是小我，遵道而行，就可达致所谓无知无为而治吗？无为，以无而为，遵道而行；或为无知，不取。陈鼓应，刘师培，朱谦之，黄炳辉，吴澄等无为应为无知，盖因知、智相通也。《庄子·天下》：“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道》：“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5、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天门打开与关闭，还能够甘为女性柔雌吗？“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如此看来，岂不是父子之功吗？因为“父与子本为一”。天门久为初人闭，如今端赖神子通；圣父关阖圣子开，灵魂身体两相宜。（参见圣经创世纪 1-3 章；约翰福音 10 章“羊的门”。）天门，通天之门，通神之门，通灵之门，得道之门，生命之门；或作天门穴，百会也，新生儿初生之际天门开阖，以利于进出产道者也，道之用也使之然也。王弼注云：“天门谓之天下之所由从也。”开阖，打开与关闭，引申为运动、动静、变化。《易经·系辞上》：“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道。”为雌，使之雌，引申为柔雌，柔弱，退让，守雌，亦即知雄守雌。《淮南子·原道训》：“是故圣人守清静而抱雌节。”高诱注：“雌，柔弱也。”

6、明白四达，能无知乎？明白道之用，四方皆通达；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之万代而皆同，还能够以之为无知、无为吗？居高临下，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乘驾地的高处，以道观天下，实在是“发光在天上，普照在地上”。（参见圣经创世纪 1 章；10 章；申命记 28 章；约翰福音 1 章。）无知，以无为知、为智，遵道而行，道之用也。

7、生之畜之：使之生之养之，使之生养。生之，使之生；畜之，使之养之。

8、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使之生而不有，使之为而不恃，使之长而不宰；道之使之生，赐予生命，而不以之为凭依、为凭借，使之为，生生不息，而不以之恃重，使之长久得以维持、护理，而不予以任意宰割、宰杀，甚或草菅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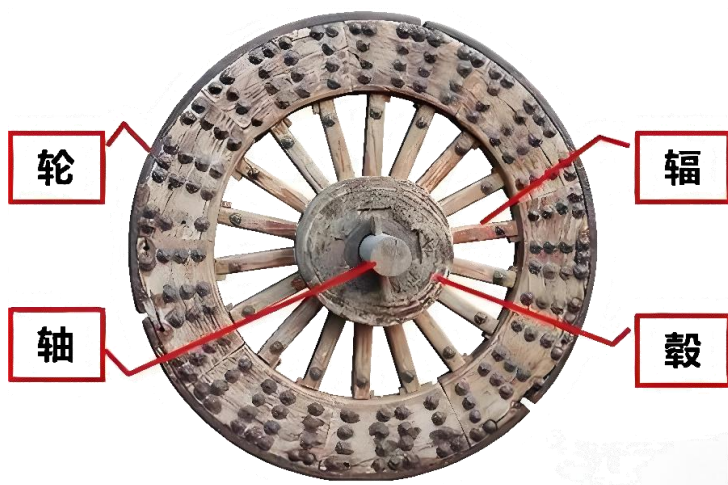
9、是谓玄德：这就是深奥、玄秘的玄德、大德、至德、上德，所以能以德高望重、众望所归者也。地极的人都当仰望至高无上的上帝。任法融《老子道德经释义》：“无为而化。生育万物，不以为自有；顺其自然施化，不以为己之功；虽为万物之长，而不自以为主。此谓深不可识、高不可稽、广不可量、远不可观者之上德。”

【解读】

抱一无离。专气致柔。玄览无疵。明白四大。无知无为。保持身体与灵魂的遵道而行，岂不就能够凡事兴盛、中和合一，还谈什么不离不弃、无弃无离吗？换言之，谁能使之分离呢？专心一气达致柔顺谦和，还能不像婴儿一样安息母怀吗？玄览自鉴，身体力行，还能有任何瑕疵玷污自己吗？爱国治民，爱民治国，还能不遵道而行、以至于无知无为而治吗？天门久闭，一朝开阖，还能以为非父子所为吗？明道发白，四达天下，还能如此不知道之用吗？生之，养之，生了并不拘系自有，养了什么并不以之为有，虽长久之却不肆行宰制，这就叫道之用也，或为遵道而行之玄德大德是也。

第 11 章 有之为利 无之为用

三十辐，共一毂，
当其无，有車之用。
埴埴以为器，
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注释】

1、三十辐共一毂(gǔ)，当其无，有车之用：中国古代造车以三十根辐条拱卫于一毂，使之当中中空、虚空，有车之使用也。《周礼·考工记》：“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辐，辐条。共，总共，或为拱卫，集中。毂，轮毂，轮轴，亦即车轮当中的中空，以便于安插车轴。《说文》：“毂，辐所凑也。”《周礼·考工记》：“毂也者，以为利转也。”当其无，使之当中有中空之处，或为使之当中虚空、虚无，亦即有其中空者也。无，虚空，虚无，空无，空洞。《尔雅·释诂下》：“无，间也。”郝懿行注疏：“无者，有之间也。”有车之用，有造车之实际上的作用。

2、埴埴(shān zhī)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和合黏土用以制作陶器，使之富有中空，有器皿之实用也。埴埴，和合黏土。河上公注云：“埴，和也；埴，土也。和土以为饮食之器。”埴，糅土，和土。埴，黏土。《释名·释地》：“土黄而细密曰埴。”有器之用，使之有器皿的作用。

3、凿户牖(yǒu)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因其门窗、四壁徒空、中空、虚无，以至于有登堂入室之妙用也。凿户牖，开凿门窗。以

为室，使之以为房屋厅室。有室之用，使之有其登堂入室之实在用处。

4、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故而，真正的有之便利存在，实在是与其无中生有的无大有关系，此所谓有无相生，无之以为用，亦即无用之大用也，一如中国画之落幅留白、中国围棋落子留白之妙用也，或如音乐之休止符是也。王弼注云：“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之为用也”。河上公注云：“利，物也。利于形用。”

【解读】

道之体，无形无相，形同于无也；道之用，有形有相，形象互生也。道名无有，玄之又玄，莫名其妙，无有之间，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三十根辐条轮集于车毂而使之造车成就，有了其中轮毂的虚空之处，才足能发挥造车的具体使用；和合陶土使之制作器皿，有了其中器皿的中空，才足以发挥器皿的功用；开凿门窗使之为了建造房屋，有了门窗作为房屋的虚实相应，才足致发挥建造房屋的目的作用。所以，“有”使之更加便利以至于达成“用”的目的，“无”中生有的“无”使之营造成全至终的真正大用。此时无声胜有声，正所谓：“道之于器也，道之于术也。谋道务虚，大用也；器术务实，小用也。避实就虚，道之用也；避虚就实，舍本逐末也。”

第 12 章 为腹为目 去彼存此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
故去彼取此。

【注释】

- 1、五色，令人目盲：“青赤黄、及黑白，此五色、目所识”（参见《三字经》）；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声色犬马，使人迷失正道。五色，中国古代以青赤黄及白黑为五种基本色素，此指绚烂光华、色彩夺目者也。《庄子·天地篇》：“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令人目盲，使人眼瞎。（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9 章；彼得前书 1 章。）
- 2、五音，令人耳聋：“宫商角，及徵羽，此五音，耳所闻”（参见《三字经》）；五音嘈杂，使人振聋发聩、震耳欲聋。《淮南子·精神训》：“五声哗耳，使耳不听。”《孙子兵法·势篇》：“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
- 3、五味，令人口爽：“甜酸苦，及辣咸，此五味，口所尝”（参见《三字经》）；五味杂陈，使之胃口大伤。《淮南子·精神训》：“五味乱口，使口爽伤。”《孙子兵法·势篇》：“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 4、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策马打猎，使人野性心狂。《淮南子·原道训》：“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参见圣经创世纪“雅各和以扫”。）
- 5、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难得宝贝之货财，玩物丧志，使人去善为恶、人伦失

丧。妨，妨碍，妨害；或为通放，意为放纵，放任自流。《说文》：“妨，害也。”

6、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所以，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只是务本，并非逐末，只是为了维持生计，甘愿无知无为，无知无欲，填饱肚腹就可以了；而不是为了肚腹以及眼目的情欲，纵情声色，玩物丧志，以至于背道而驰。为腹不为目，为了维生使其肚腹饱足，而不是为了眼目的情欲，反其道而行之，恣意放纵，为所欲为。王弼注云：“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为也。”范应元注：“为腹者，守道也；为目者，逐物也……圣人为内不为外也。”

7、故去彼存此：故而，去彼“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存此“安贫乐道，乐天知命，遵道而行”。（参见圣经创世纪 1-3 章；约翰一书 2 章。）

【解读】

五色、五音、五味，道之用也，非道之体也；大道则无色无嗅、无音无声，反之者，枝末也矣。五光十色，绚烂夺目，使人眼花缭乱；五音不全，八音难分，虽是振聋发聩，但其撒但音乐终至使人盲目失聪；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使人无以爽口、味觉受伤；纵情田猎使人心性狂野；难得的宝贝使人玩物丧志。因此，圣人仅以饮食为足、维生而已，往往不耽于感官享乐刺激，故而去彼存此、遵道而行者，道之用也。

第 13 章 宠辱若惊 大患若身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

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
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注释】

- 1、**宠辱若惊**：或作人，宠辱皆惊；与宠辱不惊相对，亦即宠爱、荣耀集于一身，苦难、羞辱冶于一炉，均以之为惊惧、惊慌失措。宠，使之受宠，宠爱，引申为偏爱、溺爱、褒扬、赞扬，受宠若惊。辱，使之受辱，羞辱，引申为督责、责罚、斥责、责备，受辱若惊。若惊，使之若惊，以为惊惧。河上公注云：“身宠亦惊，身辱亦惊。”王弼注云：“宠必有辱，荣必有患，宠辱等，荣患同也。”
- 2、**贵大患若身**：贵于、贵在以之为大患临头、大祸临头，而不是患得患失，甚或邀宠受辱，适得其反。贵，以之为贵，贵重，重视。大患若身，大祸临头，大患临头。大患，错误宠辱观、得失观是也。若身，使之若身，及于己身。“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参见老子道德经 56 章。）《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 3、**宠为下**：受宠者实为处下也。苏辙云：“所谓宠辱非两物也。辱，生于宠，

而世不悟，以宠为上，而以辱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宠，则宠故为下矣。”

4、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一个人之所以有患得患失，因其在乎自身生死之故也，及至自己不再看重自身生死、置诸生死以度外，这个人又有什么患得患失呢！为吾有身，因其有此身，为了身体活着。司马光《老子道德真经论》：“有身则有患也。然则，既有此身，则当贵之，爱之，循自然之理，以应事物，不纵情欲，俾之无患可也。”及吾无身，及至自己无其身，不为身体活着，遵道而行，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及，及至，或为若，假若，如果。有何患，何患之有，有什么可以患得患失呢。

5、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故此，使之贵以身为天下，或为以其身为天下贵之；贵在以其自身为了天下，如此则可使之受托与天下。以身为天下，以其自身生死为了天下生死者也，推己及人，爱人舍己，舍己爱人也。为，使之，为，作用于，为了。天下，普天下，此指国家、民族，爱国治民是也。若可寄天下，如其可以，以天下寄托、交托者也。若可，如其可以、能够。若，设若，如此。寄天下，以天下寄之，以天下交托。寄，交寄，寄托，托付，交托，信托。

6、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爱以其身为了天下，或为以其身为天下爱之，设若如此，则可托付天下。推己及人，爱人如己，如己爱人者也。托，本为“乇（zhé）”，萌芽也，一之为地，崭露头角也，引申为枝叶有根，有所依托；演化为交托，托付，寄托，委托。

【解读】

得宠与受辱都一样，遵道而行，宠辱不惊。宠辱若惊，是对身心的惊扰，势必大患临头，大祸临头。何以见得得宠与受辱一样使人惊惧呢？因其对人的惊扰程度而言，得宠为下：得宠使之惊喜难安，失宠也会为之惊慌恐惧，所以说得宠与受辱一样。何以见得大患呢？因之所以会看重大患者，为我有身家，如果我连这身家也置之度外，那么，还有什么大患呢？所以，看重爱人舍己、舍己爱人的人，可以交托使之以爱天下；爱人如己，如己爱人的人，可以托付使之爱天下。

第 14 章 执古之道 御今之有

视之不见，名曰夷；

听之不闻，名曰希；

抟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

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是谓无状之状，

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注释】

1、视之不见，名曰夷：或作视之而弗见，命之曰夷；视觉而言，看也不可见，此指道之属性不可见也，称之为“夷”。夷，此指无色也，本为会意字，从一，从人，从弓，猎户也，即为天下之人以弓立之者也。中国古代以之为东方之人。《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故称之为九夷，或为百夷，少数民族旧称，今之作“彝”。（参见圣经创世纪 10-11 章。）河上公注云：“夷，无色曰夷。”《说文》：“夷，平也。”

2、听之不闻，名曰希：或作听之而弗闻，命之曰希；听觉而言，听也听不见，

此指道之属性不可闻也，称之为“希”。希，此指无声无音者也，本为会意字，从巾，从爻(yáo)，即为丝织品、针线交错之刺绣也，引申为希罕、稀有、罕见。（参见圣经诗篇 19 篇。）大音希声。（参见老子道德经 41 章。）河上公注云：“无声曰希。”

3、**抁之不得，名曰微**：或作抁之而不得，命之曰微；触觉而言，抁摩也不能得，或为揣摩而不得，此指道之属性不可知也，称之为“微”。抁，触及，触摸，摩挲。中国古代极其细小的度量单位，一寸的百分之一，或为一两五十克的百万分之一。《察微算经》：“忽，十微。微，十纤。”河上公注云：“无形曰微。”

4、**此三者（夷希微）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夷希微此三者均为道之属性，不可见，不可听，不可及，与此同时不可致诘，不可思议，因为盘问、推究也无从区分、无从深入；故此，因其浑然一体也，是也混而为一。此指道之属性“一而三，三而一”，即如基督教耶和華上帝之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之位格有别、本质为一也。又，父与子本为一。致诘，盘问，追究，推究，究问。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致诘，犹言思议。”

5、**其上不皦（jiǎo），其下不昧**：其上不皦洁，其下不暗昧，此指道之属性光明与黑暗混同为一也；他造光明，也造黑暗，黑暗与光明，在他都是一样。其上，日光之上。其下，日光之下。（参见圣经创世纪 1 章；传道书 1 章；约翰福音 1 章。）皦，同皎，皎洁，明亮。昧，暗昧不明，昏暗不清。

6、**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道之本体无际无涯、不可命名，浩浩渺渺、无限无量，同归于无，形同无有。《列子·天瑞》：“形，必终者也……道终乎本无始，进乎本不久。有生则复于不生，有形则复于无形。”绳绳，渺渺茫茫，绵延不绝。梁武帝《老子道德经注》：“绳绳，无际涯之貌也。”

7、**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这就是道之属性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就是惚恍，或为恍惚，恍惚惚恍，若有若无，隐隐约约，微妙莫测。

8、**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迎面看之不见其首，尾随看之不见其后，正所谓“神者，犹龙卷风之见首不见尾也”。龙卷风，风行水上，道之用也。

9、**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回归古道，执之古道，正所谓知古鉴今，以史为鉴，遵道而行，从而可以驾驭、超越当今之一切所有。执古之道，执之古道也，此指回归古道，把握古道，遵行古道。执，拿捏，把握，凭借。御今之有，御之今有，此指驾驭当今之一切所有也。御，驾驭、掌控、支配。有，从无所生，

受造物也。

10、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能够知道太古、太初、初始，这就是道之纲纪了。古始，太古之始，太初之时。（参见圣经创世纪 1 章；箴言 8 章；约翰福音 1 章；约翰一书 1 章。）道纪，道之纲纪，道之奥秘所在也。马王堆《帛书》：“逆道、顺道而异理，审知逆顺，是谓道纪。”纪，头绪，纲纪。《方言》：“纪，绪也。”王筠《说文句读》：“纪者，端绪之谓也。”

【解读】

详视也看不见，叫夷；细闻也听不见，叫希；揣摩也拿捏不得，叫微。夷希微，此三者实在是不可加以详细追究、探究，所以是道名无有的元始、太初之象也。居于其上的光之本源，或曰日光之上的诸事，恍恍惚惚不清楚，但居于其下的现实世界，或曰日光之下的芸芸众生，也是并非暗昧不明，亦即是清晰具体的。道之本身实在是渺渺茫茫，无以名状，不同于现实的具体存在。这就叫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不具象，不确定，就如同盲人摸象，团团转，永远也是一无所获，不明就里，除非道之启示自显。回归古道，执之古道，遵行古道，驾御现实、超越现实也就自然而然、得心应手了。能归回古道，返本复初，知道太古、太初、起初如何，这就是道之本源。

第 15 章 微妙玄通 深不可识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豫兮，若冬涉川；

犹兮，若畏四邻；

俨兮，其若客；

涣兮，若冰之将释；

敦兮，其若朴；

旷兮，其若谷；

混兮；其若浊。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孰能浊以澄？静之徐清；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

【注释】

1、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或作长古之善为士者，必隐弱玄达，深不可知（亦作“志”）；自古以来，那些善于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士大夫，均是道之使之洞悉微妙玄通之理、莫测高深、深不可测的得道、行道之人。士，傅奕本等或为“道”，得道之人，守道之人，行道之人。贾谊《新书·道术》：

“守道者，谓之士。”微妙玄通，使之通玄亦即微妙是也，洞悉微妙，通达玄远，或为洞观微妙、通玄得道。范应元注云：“惟其善能体道，故其心微妙而与物冥通，渊深而不可测也。”冥通，通冥也，亦即通灵。深不可识，其深邃令人难得见识。识，认识，理解，见识，经历。

2、故强为之容：或作故强之为荣，或作是以为之颂；于是就勉强称之为得道、得荣，从而归给遵道而行的行道者以无以匹配的荣耀。荣，荣耀，荣光，此指道之本体乃是真正的荣耀、荣光所在也，道之用也，则可归与、分享的虚荣或为面子而已。或为“容”，形容，不取。

3、豫兮，若冬涉川：道之使之慎独自守啊，于己于人，均若冬日一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豫兮，从予，从象，象之大者；引申为迟疑、审慎，犹如一个人就近大象面前，盲人摸象一样啊，演化为慎独自守，谨慎自守，谨守遵行等形貌。《说文》：“豫，象之大者。”范应元注云：“豫，象属，先事而疑。”豫，或为通“娱”。《尔雅》：“豫，乐也。”若冬涉川，就如同冬日涉水渡川。若冬，比若冬日。涉川，涉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涉，会意字，甲骨文字形犹如双足处于水中，本义为涉水、渡水，跋山涉水。《诗经·小雅·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4、犹兮，若畏四邻：道之使之犹疑不定、忧惧莫名啊，均若如临大敌、草木皆兵。犹兮，犹疑不定、忧惧莫名等形貌。犹，形声字，类若猿，形如麕，性警觉，犹猢也，引申为警觉、戒备、踌躇、疑惧、小心翼翼等。《尔雅》：“犹，如麕，善登木。”范应元注云：犹，后事而疑。若畏四邻，害怕四邻挑衅，以邻为壑，好像是就连四邻也使之引致畏惧，如临大敌，草木皆兵。

5、俨兮，其若客：或作俨兮其若容；道之使之俨然若客啊，无论身处何处，均若有其主人在侧。“处虚室，如有人。处市野，如有神。”俨兮，俨然，恭敬端庄、庄严肃穆的形貌。吴澄注云：“俨，矜庄貌。”其若客，使其若客，或为若容，一本正经，不苟言笑，道之使之就如同客旅寄居的客人一样随时需要面对主人。

6、涣兮，若冰之将释：道之使之涣散消化，即将焕然一新啊，就如同雪冰初融、既融未融，其下却是万物复苏、盎然生机。涣兮，涣散，消化，引申为活波洒脱，潇洒自如。冰之将释，雪冰初融，引申为一元之复始，万象之更新也。释，此指融化，消融，冰释前嫌，引申为和蔼可亲。

7、敦兮，其若朴：道之使之敦素如常啊，就如同返璞归真、若朴若是。敦兮，

敦素如常，敦实忠厚。其若朴，使其若朴，道之使之就如同璞玉一样返璞归真，或为返朴归真。

8、旷兮，其若谷：空旷如野啊，就如同虚怀若谷，包罗万象，极其宽容。旷兮，空旷如野，空空如也。其若谷，使其若谷，道之使之胸中有丘壑，虚怀若谷。

9、混兮，其若浊：混混沌沌啊，就如同混水、搅水一样使之不清不楚的污浊、浑浊，此所谓大智若愚、大智如愚是也。混兮，混混沌沌的形貌。其若浊，使其若浊，道之使之大智如愚、看起来糊糊涂涂、不明就里。此所谓平易近人、和光同尘是也。混兮其若浊，其后辜正坤本尚有“澹兮其若海；飏兮若无止”紧随其间。

10、孰能以浊以澄？静之徐清：或作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究竟有哪一个、是谁能够使之混浊、使之澄清？使之静之，归回安息，重新得力，徐徐得以澄清。此所谓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者也。（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30 章；53 章。）

11、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究竟有哪一个、是谁能够使之安之若素、得以长久？使之动之，徐徐得以焕发生机、更新变化、焕然一新。此所谓以动制动、以变制变者也。（参见圣经以西结书 36-37 章；约翰福音 9 章；罗马书 5-8 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

12、保此道者，不欲盈：保守此道者，遵行此道者，使之不想着自满、自盈。保此道者，保守此道者，遵守此道者，遵行此道者，行道传道者。不欲盈，使之不欲盈，不予自满，不自夸，不自是。满招损谦受益是也。（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3 章。）

13、故弊而新成：或为故能弊复成、故能弊不新成；因此之故，使其蔽之而新成，能以使之蔽之而复新成。弊通蔽，本为敝，犹终也，是敝与终同义（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中》）；引申为陈旧、保守，敝帚自珍。故能弊不新成，既然能够使之被保守，岂不能够再使之有其新成、大成呢。新成，复成，使之重获新生、大有所成。

【解读】

自古以来，善于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士大夫，向来可谓通微达玄，微妙幽深，深不可测，老谋深算，大智若愚，通达权变。正因为此，所以要强之而归荣：有时，慎独自守，谨慎自守，谨守遵行，就如同冬日涉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有时，灵战无形，就像是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有时，谦卑柔和，恭敬庄重，则像是客旅寄居、宾至如归一样，随时需要面对主人；有时，共融

圆融，又好像冰雪初融，松散自溢，涣散之下透露万千生机；有时，淳朴厚道，就如同璞玉未经雕琢；有时，虚怀若谷，豁达大度，就像空无一物；有时，大智若愚，混混沌沌，糊糊涂涂，故露破绽，实在是一体多面，使得得道、行道之人更加难以捉摸、无从看透。谁能出淤泥而不染？莲子守静，渐趋澄明；谁能随遇而安、安之若素、稳步当车？权变动静、不为所动，渐得长安。持守此道，长不自满，无以自盈。正因如此，得道、行道之人能以历久常新、弥久愈新、复有新成、能集大成也。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第 16 章 万物并作 以观其复

致虚极，守静笃，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是曰复命。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没身不殆。

【注释】

1、致虚极，守静笃：或作致虚，恒也；守中，笃也；达致虚己、舍己、无己的极致，从而可以固守真道、回归安息、笃定不已，不抱偏见，不存私心，或曰深藏不露。致虚，恒也；守中，笃也。致，同至，达致，达到。虚，虚己、舍己、无己、无我、忘我。《韩非子·解老》：“所以贵无为无私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庄子·庚桑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魏源《老子本义》：“虚者无欲也。”极，极致，登峰造极。外无所见，内无所思，是谓守静。守静，使之安静，静心，沉静，宁静致远，“沉静学道”，或为“回归安息、重新得力”。守中，守其中庸之道是也。守，原作兽，疑为献祭之牺牲者也；后世训作守，保守，持守，固守是也。（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30 章；腓立比书 2 章；提摩太前书 2 章。）笃，笃实，笃诚，诚笃，笃定，笃定不已。《尔雅·释诂上》：“笃，固也。”

2、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或作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达致使之宇宙万有、天

地万物、万事互相效力，以至于使得一个人可以观看、观察其循环往复的创造规律、自然规律、良心规律。并作，互相作用，互相效力，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吾以观复，以观其复，能以观其循环往复、变幻无穷、万变不离其宗。复，反复，复归，往复，周而复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孙子兵法·虚实篇》：“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司马法》：“无复先术。”

3、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纷繁复杂、芸芸众生各归其本、各复其位、各守其根，叶落归根是也。芸芸，芸芸众生，本义为芸草，芸香草，芸香树。《淮南子·王说》：“芸草，可以死复生。”归根，回归本源，回归古道，悔改归正。（参见圣经罗马书 8 章。）

4、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回归古道、悔改归正、真正的回归本源，就叫做所谓守静笃，或曰守静，也就能够回归安息、重新得力了，也就是所谓的复归天命、复归本命、知天命了。复命，复归本性，顺天应道，回复天命，知天命。天命不可违。《庄子·则阳》：“复命摇作，而以天为师，人则从而命之也。”注疏：“反乎真根，复于本命，虽复摇作，顺物而作，动静无心，合于天地，故师于二仪也。”

5、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复归天命、知天命就是知常、守常，也就是知道、行道、守道、明道。（参见圣经提摩太后书 1 章；4 章。）常，常道，永不改变的恒常之道。明，明道，高明睿智，洞察秋毫，洞察几微、体察入微。《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易经·系辞上》：“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贾谊《新书·道术》：“知道者谓之明。”

6、不知常，妄作，凶：不知道、不守常，就会妄自作为，肆意胡为，就会凶险无比。凶，凶险，灾害，祸害。

7、知常，容：知道、守常，就会兼容天下、胸怀天下。容，包容，兼容，无不包容，兼容并蓄，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8、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知道、守常，能容，以至于达致大公无私，以至于达致胸怀天下，以至于达致知天循道，以至于能够永生不灭、永生不死。（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3 章；约翰一书 5 章。）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坦荡公正，无私无偏。天，顺天，顺乎天道，顺乎自然。道，天道，大道，圣道，引申为知道，明道，行道，循道，传道，卫道，守道。王弼注云：“无所不包，通则乃至于荡然公平，荡然公平，则乃至于无所不周普，无所不周普，则乃至于同乎天，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于极虚无穷、极虚无得

道之常，则乃至于是于不穷极也。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用之于心，则虎犀无所投其齿角，兵刃无所容其锋刃，何危殆之有？”

9、没身不殆：即使是身歿不再了，也不会有什么危殆临及。他虽杀我，我仍要信他；我信在我肉身之外，必得朝见神。（参见圣经约伯记；哥林多前书 15 章。）

【解读】

道之使之达致虚无空明、虚若无有，或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从而能保平常心。万事万物风起云涌，演变无穷，因此就可以观其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万事效力的循环反复。芸芸众生、纷纭繁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各归其本，叶落归根。归根结底就显出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清心静笃，这就叫回归天命、回归古道、悔改归正。回归天命、回归古道、悔改归正就叫知命、知天、或曰恒常，达到恒常就叫明道。不明道、不知恒常而轻举妄动、恣意妄作、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就会步步履险、凶险无比、处处险阻、时时危机。知命、知天、知常、知道、明道、达道、行道，知悉了这一切就会有容乃大、雍容大方、兼容一切。能容就能大公无私，大公无私就能如同君王执掌王权、统摄全局，执掌王权、统摄全局就能以胸怀天下，胸怀天下就能顺乎自然、顺道而行、效法大道、听天由命，效法大道、听天由命的话就能够进而进入永生，进入永生就会出死入生、超越死亡、毫无危殆了。

第 17 章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之、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

百姓皆谓：我自然。

【注释】

1、太上，不知有之：至高无上的上帝，不知道其有所存。太上，或曰最佳、最好，或作远古、太古，不取。太，古作“大”，后作“太”，指事字，本义为过于；或作极大，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者也，亦作“泰”。比如：犹大、犹大人，今作犹太、犹太人。范应元注云：“太上在上之君，无为无欲，道化流行，不见其迹，下民各得其所，但知有君而已。”《墨子·亲士》：“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诚。”不知有之，或作下知有之，或曰不知道有其存在，或者下民或知有之，不确定，无以确知，盖因普遍启示、普通启示、自然启示之故也。（参见圣经罗马书 1 章；希伯来书 3 章。）

2、其次，亲之，誉之：退而求其次，退一步而言，则亲近、亲爱他，以至于归荣耀与他。王弼注云：“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

3、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再其次，恐怖异象，莫名其妙，敬而远之，惊惧有加；再再其次，轻慢、轻侮、辱没、羞辱之，以之为无有，反而自取屈辱，自辱其身。王弼注云：“不复能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范应元注云：“大

朴既散，人伪日生，又其次之。君道之以权，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虽畏之而侮之也。”

4、**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之所以信心、信靠不足，乃是因其有所不信之故也。信，信心，信靠，信仰。

5、**悠兮，其贵言**：悠然自得啊，悠然自如啊，因其贵其圣言。贵言，贵其言也，默然无语，沉默寡言；不以言教，无言立教，大自然无字书，虽然默默无言，却是言而有信，言必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参见圣经诗篇 19 篇；约翰福音 1 章；5-6 章；罗马书 1 章；希伯来书 3 章。）

6、**功成事遂**：功成则名就，事成则身退，急流勇退，谓之知机。遂，成就。（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6 章；使徒行传 1 章。）《易鸟冠子·夜行》：“成功遂事，莫知其状，图弗能载，名弗能举。”

7、**百姓皆谓：“我自然”**：百姓都说，众所周知：我就是那我是，我就是我而已，我就是自然而然的然、道法自然的然，道之用也。（参见圣经出埃及记 3 章；约翰福音 8 章；10 章；15 章。）自然，自然而然，自来如此，原本如此，自是永是，自有永有，自在永在。《论衡·寒温》：“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庄子·应帝王》：“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解读】

至高无上的上帝，作为宇宙万有、天地万物的最好的统治者，人们许多时候根本觉察不到他的存在。其次，有些人亲近他、赞美他、称誉他、归荣耀与他。再其次，有些人畏惧他、害怕他；再再其次，有些人轻慢他、轻侮他、以之为无有、不存在。之所以信心有所缺损、信靠不足，实在是有所不信之故也，也就是没有从道而来、从天而来、从神而来的真正信心、信靠，结果就会导致整个所谓信仰体系的垮塌，而且倒塌的很厉害、很严重。悠然自得、悠闲自如，从何而得？贵在相信上帝无言之书以及文以载道之书，圣道圣言，借以立人、立德，贵在立言、凭信而立是也。道之使之一切功成名就、功成身退，一切特殊启示的事情亦即救恩福音都成了以后，选民百姓们自然而然就会说：“我就是那我是，我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我，因为我遵道而行。”道之用也。《帝王本纪·击壤歌》：“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五老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第 18 章 大道废之 六亲不和

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注释】

1、大道废，有仁义：大道、天道、圣道废弃了，对于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事奉中断了，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仁义学说、道德君子；老子之后，孔子所极力倡导者是也。废，废弃，摒弃，背弃。《说文》：“仁，亲也。”《释义·释言语》：“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得体合宜。

2、慧智出，有大伪：大道既然已经废弃，所谓的智慧而言，无非是大大充满诡诈、虚伪而已。伪，虚伪，诡诈，不守信义，不守节操。王弼注云：“行术用明，以察奸伪，趣睹形见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则大伪生焉。”

3、六亲不和，有孝慈：大道既然已经废弃，以至于有了六亲不和、六亲不认，于是就开始广为推行所谓的以孝治天下、以慈爱天下。六亲，父、子、兄、弟、夫、妇，或为父母、兄弟、妻子，或曰父母、兄弟、姊妹、甥舅、婚媾、姻娅，又或者父母、兄弟、从父兄弟、从祖兄弟、从曾祖兄弟、同族兄弟，无论如何，此处乃是泛指家族关系。不和，不亲睦，无亲情，不和睦。家和万事兴。和，亲和，和睦，和美。孝慈，孝敬慈爱。孝，传承父辈、先辈志向，引申为孝敬父母。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王弼注云：“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名。若六亲自和，则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以沫、相濡以德生也。”范应元注云：“六亲和，则谁非孝慈？国家治，则谁非负臣？大道不废，则安取仁义？故六亲不和然后有孝慈之名，国家昏乱有负臣之号，亦犹大道废而后有仁义也。”

4、国家昏乱，有忠臣：国族混混噩噩、家族混乱不堪，于是就有了忠臣、贞节等等之称谓了。国家，此指国族，邦国；家族，家庭；中国古代国家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大异其趣、迥异有别，虽然夏商周早已经有了国名、国体、国土领域范围，却是封建国、分封国，当时中国乃是中央帝国，四围有许许多多诸侯邦国，类似于现如今的联邦国家或者联合国中央总部。

【解读】

因为大道被废弃，才开始有了所谓“仁义”也就是假仁假义之倡导；于是就有了所谓大伪弱智的“智慧”大行其道，于是就有了欺世盗名、争名夺利、投机取巧的心机、狡诈和虚伪等等风行天下。三纲五常风行水上，于是就导致六亲不和、六亲不认，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弟兄不和，以至于反目成仇，如此以来，才需要大力推行所谓的以孝治天下的道德学说。国破家何在。国族、家族都已经昏乱、混乱，于是就有了家族当中的贞节牌坊处处树立、国族当中的忠臣烈士层出不穷。

第 19 章 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注释】

1、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或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或为圣绝而智弃，利民之百倍；或曰达致圣道、圣人、圣贤之遵道而行的境界，以至于就会弃之不顾所谓背道而驰、背信弃义的弱智、小聪明了；选民百姓由此得利百倍；正所谓圣经四福音所记“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是也。绝圣弃智，达到真正达致使之遵道而行的圣道、圣人之境界，就会弃掉所谓的人的一切智慧。绝圣，通玄，达道，道之用也。绝，极也，至也，极致也，达到，达致，绝了，绝技，绝活，绝学，绝地，绝顶，绝地重生，绝顶聪明，会当凌绝顶。或曰杜绝，弃绝，考虑上下文、前后文，不取。圣，圣道，分别为圣，圣别，达致使之遵道而行，是为圣人也。《说文》：“圣，通也。”弃，摒弃，废弃，弃绝，背弃，背信弃义。智，弱智，小聪明，上章是为“大道废”之后所由出之“智慧”，正所谓“大伪”也。民，圣道之选民，选民百姓。利，有利于，得益处，获利，得利。《孙子兵法·军争篇》：“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子兵法·九地篇》：“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2、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或作绝伪弃虑，民复季子（亦作“稚子”）；或为仁绝而义弃，复民之孝慈；达致所谓哪怕是真正的仁爱、亲仁，以至于就会弃掉真正的义的话，还是背道而驰、背信弃义，选民百姓就会回归上章六亲不和有孝慈的孝慈观了。绝仁，绝人也，达致仁爱顶峰、达到人的极致。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仁之路。弃义，背信弃义，背道而驰。民复孝慈，百姓就会复归于

六亲不和有孝慈的所谓孝慈了，但其不是真正的孝慈，乃是大道废以后的假孝慈。《庄子·马蹄篇》：“夫残朴以为器者，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者，圣人之过也。”

3、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巧绝而利弃，贼盗之无有；达到得心应手的心灵手巧的境界，以至于就会弃掉图利营私的目的，如此以来，所谓的盗贼也就没有了隐身之所在。此正所谓“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是也。（参见老子道德经 3 章。）“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参见老子道德经 12 章。）巧，奇巧，巧妙，心灵手巧，能工巧匠。利，此指使之获利，货财。贼，杀人越货者也。盗，盗取货财是也。《六韬·文韬·盈虚》：“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

4、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此三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以之为文尚属不足，还是治标不治本，正如同釜底抽薪之于扬扬止沸是也；是以需要使之令有所属。以为文不足，以之为文不足，文教不足也，亦即以文教化之不足也，文不尽意，文不尽言是也。文过饰非。文，象形字，甲骨文作纹理交错、花纹纵横，本义为花纹、纹理，引申为文理、文章。《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为文，推行文教以治天下，文告，教条，所制定的条例、规条。不足，不够，无济于事。令有所属，使之令有所属，故此需要对此三者再行行文，从而使之令有所属，令之所指，令之所至，各归本位。令有所属，道之使之令有所出，令有所行，令有归属。令，命令，律令，言令之必行是也。属，归属，从属，隶属，隶属于，使之遵循。王弼注云：“圣智，才之善也；仁义，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绝，文甚不足；不令之有属，无以见其指。”

5、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或作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道之使之见出朴素、返朴归真，换言之，乃是返璞归真，以至于“载营魄抱一”是也（参见老子道德经 10 章），于是就能以少私寡欲、无私无欲，也就能够达致有了绝学而无忧虑了，此正所谓“没身不殆”、“我自然”是也。（参见老子道德经 16 章；17 章。）见素抱朴，外表单纯，内里朴素，保持本色，活出本我，载营魄抱一是也。素，会意字，小篆字形，从垂，从系（mi），若垂丝也。本义为尚未染色的丝绸或生丝，引申为单纯无邪，纯洁晶莹，使其丝织物光润以利于下垂，飘丝也。朴，形声字，从木，从卜，本义为未经雕琢的原木。《说文》：“朴，木皮也。”素，朴，中国古代二字意义不同，今之素朴、朴素同义也。

范应元注云：“故善者有所连属，不离素朴，则民见素抱朴，自然私少寡欲矣。属者，接属之意，谓接续上古之素朴，绝弃后世圣智、仁义、巧利之事也。”

【解读】

达致真正的遵道而行的圣贤境界，如其摒弃世界的智慧、权威及其成见，选民百姓就会由此得到百倍的益处、好处；哪怕是达致世人的至仁至爱，如其背信弃义、背道而驰，还是“大道废，仁义出”，“六亲不和，有孝慈”的复归而已，选民百姓还是至终达不到道之使之恢复的孝慈本性；达致心灵手巧的技巧，同时如其弃掉借以牟利、图利以营其私的目的，不贵难得之货，就不会产生盗贼，盗贼也就将自动消失于无形、以至于无有了。所谓的圣智、仁义、巧利，此三者仅仅只是文过饰非而已，或曰巧饰罢了，不足以知天下、治天下。换言之，此三者只能够作为治标之举，还不足以治本，也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为了达致治标也治本，标本兼治，就应把其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使其令有所出，令有所属，使其有所归属、从属。其总体原则则是：见素抱朴，返朴归真，少私寡欲，无私无欲，以至于获致达致使之绝地重生、绝活得生、也就是绝学无忧的境界。

第 20 章 独异于人 而贵食母

绝学，无忧。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美之与恶，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傚傚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

颺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注释】

1、绝学无忧：或作前章末句；达致道学、学道遵行，就可以以至于无忧无虑了。

学，道学，学道，效法，遵行。范应元注云：“绝外学之伪，循自然之真，则无忧患。”《墨子·贵义》：“贫家之学富家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

2、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唯唯诺诺答应之与阿谀奉承遭致呵斥、斥责，相去有多少距离呢？唯，恭敬顺从，唯诺，唯唯诺诺，本义为恭敬地答应，原指晚辈对于长辈回话的声音，一诺千金。《助字辨略》：“唯者，应之速而无疑也。”阿，形声字，本义为巍峨的山陵，大的土山，托体同山阿。引申为曲从、迎合，阿谀奉承。此指晚辈怠慢地答应长辈的声音，阿阿连声。唯，阿，同为中国古代汉语应对词语，唯的声音低，阿的声音高，也是区别尊卑、长幼的用语。之与，相比较而言也。几何，此指相去多少、距离多远。人生几何。

3、美之与恶，相去若何：美，以及恶，此两者相比较而言，相差多少？若何，或为何若，差不多，设若几何。范应元注云：“体道之士，自然谨善，无慢与恶。盖明本心，无善也。但循天理而发，则全乎善；纵人欲而发，则流于恶。故老氏举唯阿善恶相去何若，教人省察之方；表明乎道者，当观唯阿善恶未发之时，方寸湛然，纯乎天理，无有不善，此乃本心也。若不求之于内，而徒学之于外，皆伪也。”严复注曰：“唯阿同而有差数，故曰几何；善恶异而有对待，故曰何若。”

4、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之所以敬而远之、畏惧退避者，不可以不予以敬而远之、退避三舍。畏，敬畏，敬而远之，畏惧退避。

5、荒兮，其未央哉：荒原、荒漠、荒野啊，其无边无际、无际无涯，没完没了，无尽无踪。荒，辽阔广远，渺茫无边，荒原，荒野，荒漠，大荒，北大荒，荒无人烟。未央，未尽、未完，未达中心，不中鹄的，不中目标。未央宫。夜未央。王逸注曰：央，尽也。或为中央，中心。《管子》：“方六里，命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央，或通殃，表示灾殃、病殃殃；《严诉碑》：“经设三命，君获其殃。”引申为央求，恳求。《楚辞·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6、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众人、世人都是熙熙攘攘，如同中国古代吃大餐得享分享祭祀至高无上的上帝之际的牺牲品，如同如坐春风、登高望远。熙熙，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正所谓礼尚往来是也。河上公注云：“熙熙，姪放多情欲也。”王弼注云：“众人迷于美进，惑于荣利，欲进心竞。”太牢，中国古代皇家帝王祭祀时，牛羊猪豕三牲齐备称之为太牢，如果是缺了牛，则为少牢；一般皇家帝王使用太牢祭祀，而诸侯君王则用少牢祭祀，祭祀所用的

牲畜称之为牺牲，纯色不杂为牺，体全无疵为牲。

7、**我独泊兮，其未兆**：独我淡泊、恬淡、淡定啊，无动于衷，泰然处之。泊，停泊，淡泊，淡定。其未兆，其之未兆，没有征兆、迹象，引申为无动于衷，处之泰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8、**如婴儿之未孩**：如同婴儿一样尚未长大成为活蹦乱跳的孩童。《说文》：“孩，小儿笑靥显露也。”

9、**累累兮，若无所归**：慵慵懒懒、懒懒散散，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就如同无所事事一样。累累，慵懒闲散、自然而然的样貌。累累硕果，硕果累累。若无所归，就好像没有什么去处、归处。

10、**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众人都是洋洋自得、丰富有余，而我却是独独一个、旁逸斜出，就好像被丢在了一旁一样。有余，丰丰富富，多而有余。若遗，若有所失，怅然若失，若有遗漏，被人遗忘，此指弃置一旁，特立独行。

11、**我愚人之心也哉**：独我愚钝之人，似在非在，似有非有。愚人，大智若愚，大智如愚，大巧若拙之人是也。吃亏人常在，吃亏是福，此正所谓愚人之心也。

12、**沌沌兮**：混混沌沌啊，稀里糊涂啊。

13、**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世俗之人都是昭明睿智、生龙活虎，独我昏昏沉沉、了无生气。昭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昏昏，昏聩无知，懵懂无知，昏昏敦敦。

14、**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世俗之人都是洞察一切、洞若观火，独我闷闷不乐、一筹莫展。察察，明察秋毫，洞若观火。闷闷，懵懵懂懂，闷闷不乐。

15、**澹(dàn)兮，其若海**：淡泊、淡定啊，其心胸宽容、大如海也。澹兮，辽阔浩荡，胸怀坦荡。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步出东门，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崧峙。”

16、**沌沌兮，若无止**：或作颶(liáo)兮，若无止；混混沌沌啊，高风亮节啊，就好像无休无止，永无止境。颶兮，疾风劲草，高风亮节。若无止，若无止境。

17、**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众人皆有有所凭以、凭借，独我愚顽无能、鄙俗低下。独顽似鄙，独独一个，又是顽劣、顽皮，又是鄙俗、鄙陋。犹返老还童，老顽童是也。

18、**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独我有异于人，而贵在守道养性、以道为食、靠道而生、遵道而行也。王力《老子道德经研究》注曰：“食母，生之本也；谓我独贵生民之本，众皆贵末饰之华也。”（参见圣经申命记 6 章；约翰福音 4 章。）

【解读】

获致绝学、弃绝世智，就会无忧无虑、无私无欲，道之用也，道学也。那些唯唯诺诺者与那些阿谀奉承者、甚或盛气凌人、恃强凌弱的呵斥者，究竟相去能够距离多远、相差能有多大差距、差别？那些所谓美的与那些所谓恶的，又相差、相去多少？他人所敬而远之、畏避三舍的，实在是不得不为之敬而远之、畏避三舍！洪荒啊，古已有之，四处蔓延，无际无涯，没完没了！人们真是熙熙攘攘，春光满面，就像得享盛宴美食，就像如坐春风春游高台、登高望远。独我淡泊无欲，无动于衷，找不出任何随大流的征兆迹象，就像婴儿安息母怀，尚未长大成为孩童，还不懂得四处喧闹找乐子。静悄悄的，懒洋洋的，因不随大流而心无所归，就好像总是如梦慵慵懒静睡不够。人们都是充足有余，而我却是软弱不足、被人遗忘。我真是一个愚钝人的心肠啊，不明所以！混混沌沌！人们都是昭明而睿智，独我却是稀里糊涂、糊里糊涂。人们都是洞若观火、洞明一切，独我却是无可无不可、闷闷不乐。淡泊啊，宁静啊，就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无拘无束，与世无争。人们都有所凭以，独我却是独独一个顽劣、鄙俗，就像抱残守缺不成器的愚顽鄙朴一样。之所以独我一个独异于人、特立独行，因其独独回归古道、遵道而行，靠道供应、靠道供养，盖因崇尚得之于道是也。

第 21 章 孔德之容 惟道是从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情；

其情甚真，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注释】

1、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大德、至德的表现，就在于遵道而行、惟道是从，而不是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之，道之用也。孔，本义为孔洞，孔道，象形字，婴儿食乳也，引申为甚、过、大、很，表程度。《诗经·豳风·东山》：“其新孔嘉。”德，本义为登高、攀登，《说文》：“德，升也。”引申为品德，道德，道之表也。《周礼·地官》：“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容，容貌，外表，外象，表象。惟道是从，与道同行，与神同行，唯独只有遵道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惟，或作唯，唯独只有，惟有如此。从，跟从，随从，遵行，遵循。

2、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之作为具体物象而言，乃是恍恍惚惚，因其乃是灵体之故也。惟恍惟惚，唯独只有、惟有如此，恍恍惚惚，混混沌沌，模糊不清，莫测高深。恍，模糊不清。惚，变幻莫测。王弼注云：“以无形始物，不系成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

3、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莫测高深、模糊不清啊，其中有无形之象，大象无形是也。盲人摸象。《易经·系辞上》：“见乃谓之象。”韩康伯注云：“兆见

曰象。”

4、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模糊不清、莫测高深啊，其中有无象或曰具象之物。

5、窈兮冥兮，其中有情：或为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微不可见、深不可测啊，深远幽冥，无可名状，其中有真情愔。严灵峰《老子道德经章句新编》：“窈，微不可见；冥，深不可测。”情，情愔；或为精，精华，灵气，灵体含蕴在其中是也。

6、其情甚真，其中有信：或为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真，具体，真实，自然。郭象注曰：“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信，信实，信之源也。

7、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古以来，自古而今，道名无有，其名不去，永不消亡，永远存在。不去，不能废去，挥之不去，不召即来，良心之所本也。蒋锡昌《老子道德经校诂》注曰：“言道虽无形，然古今一切，莫不由之而成，故道之一明，可谓常在不去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1-11 章；罗马书 1 章；希伯来书 3 章。）

8、以阅众甫：从而能以观察宇宙万物、天地万物的由来。阅，观察、察验、认识、阅历。阅人无数。众甫，万物本原也。王弼注云：“众甫，物之始也。”众，凡指多也，众多，万物是也。甫，通父，父本，本原，开端。河上公注云：“甫，父也，始也。”

9、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一切呢？遵道而行、惟道是从就是凭借了。以此，凭道而已，“此”指道也。

【解读】

得道、行道的大德之所由出也，乃是遵道而行、惟道是从。道化万物、道生万物，具体谁也说不清楚，若有若无、恍恍惚惚。在恍恍惚惚之中，有了大象无形的无形形象；在恍恍惚惚之中，又有了无物之物的具体物象。在窈窈冥冥之中，其中若有情愔，其情也殷切，其表现为本真，蕴含着源之于道的信实信息。从古到今，行不更名，从未改变，追今溯源，直到起初，阅尽人生无数，遍知王朝变迁。我是何以知之古往今来这一切的历史兴衰呢？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第 22 章 圣人抱一 莫能与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

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不自见，故明；

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长。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诚全而归之。

【注释】

1、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者惑：正所谓曲者所以求其全，枉者所以求其直，洼者所以求其盈，敝者所以求其新，少者所以求其得，多者所以求其惑是也；曲则全，能以委曲而求全。《庄子·天下篇》：“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严复注云：“曲，一部分也。”全，完全，整全，成全，保全。枉则直，枉，形声字，本义为弯曲、不正、不直，引申为使之受冤屈、或作违背、绕道、凌弱、徒然等意。屈枉正直，矫枉过正。《说文》：“枉，邪曲也。”《论语·颜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洼，低洼，处卑下。福杯满溢。敝则新，陈旧而知更新变化。推陈出新，除旧立新。敝帚自珍。惑，迷失，迷惑。河上公注云：“财多者惑与所守，学多者惑于所闻。”

2、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自始至终抱持纯一之道而为天下榜样见证。抱一，守道纯一，从一而终也；固守真道，持之以恒。王弼注云：

“一，少之极也。”《列子·天瑞》：“一者，形变之始也。”严灵峰注曰：“一者，道之数，犹不二也，言其绝于对待也。抱者，犹守也。”《文子·微明》：“执一而应万。”河上公注云：“抱，守也；式，法也。圣人守一，乃知万事，故能为天下法式。”式，或作栻、轼，栻，是古代测天文以定时日的工具，也是一种祭祀占卜工具。（见本章下图）《史记·日者列传》中“旋式正棊（qí）”，就是说占卜必须顺天时、观天象，转动栻盘以卜吉凶。引申为把式、车把式，范式，模式，执掌方向、制定规范、确定纲领。

3、不自见故明：不以自我表现、自我炫耀为是，故此能够明道、明德、彰明于世。吴澄注云：“自见，犹云自炫。”见，通现。明，明道，明德。

4、不自是故彰：不以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为是，故此能够显明、显露、出人头地。是，以之为是，得当，正确。彰，彰明，显明。欲盖弥彰。

5、不自伐故有功：不以自我标榜、自我夸耀、自我攻伐为是，故此能够功成身退、功成名就。自伐，自我标榜，自我夸耀。

6、不自矜故长：不自矜夸故能以长久。不自矜，不自夸，不自大，不骄傲。矜，读作（qín）：义指矛柄。《方言》：“矛，其柄谓之矜。”读作（guān）：同鰥，泛指无妻、丧妻之人，鰥寡孤独。《说苑·修文》：“善者，必先乎矜（鰥）寡孤独。”读作（jīn）：义指矜夸、矜持，自夸，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是。

7、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因为其与世无争，以此之故，所以天下无与相争者也。（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6 章；腓立比书 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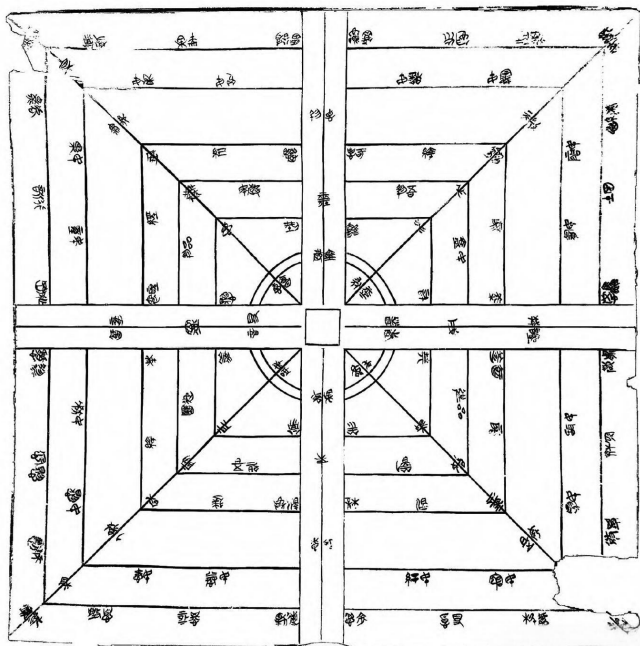
8、岂虚言哉：这一切岂是虚言无凭吗？虚言，虚浮无凭的言语，婆婆妈妈的絮叨话语。（参见圣经提摩太书信、提多书。）

9、诚全而归之：诚然，善于保全成全自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者非此莫属，道之用也。（参见圣经提摩太后书 1 章；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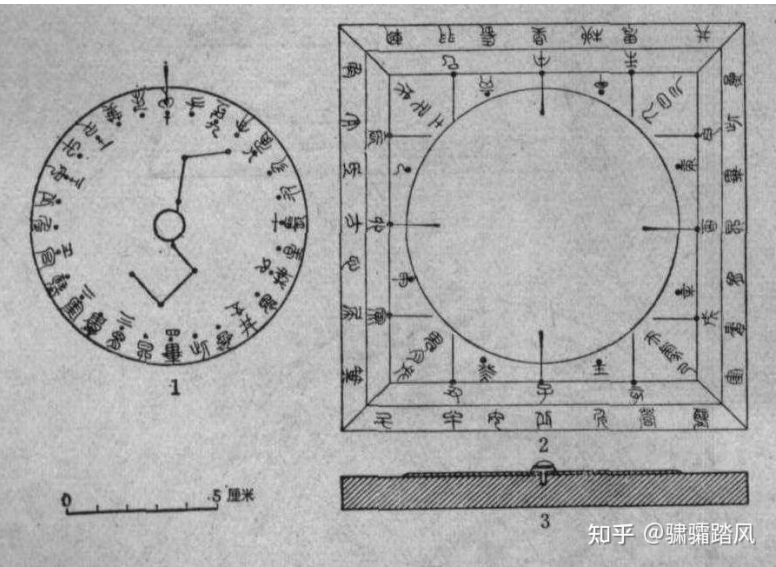
【解读】

倘若能以委曲就能够得以保全、成全，委曲求全、以退为进、退而求其次是也；能以屈枉绕行则能迅捷直达，曲线救国、立交巡回、韬光养晦是也；能以自我降卑虚己、甘处低洼成“盅”则能福杯满溢、无限充盈，虚怀若谷是也；能以敝帚自珍则能更新变化，破旧立新是也；少取则真得，以少胜多是也；贪多则反而消化不良、消化不了，贪心不足“蛇吞象”是也。因此，得道、行道的圣人贤达与道同行、与神同行、共融一体而为天下先锋模范、榜样力量、如

云见证。不自我表现，不贪图名利，所以明道、行道；不自以为是、自以爲义，所以能彰明是非、明辨是非；不自我攻伐、自恃自足，所以能事半功倍、事半功百；不自我矜夸、自高自大，所以能持之以恒、存续长远。因其不争，所以天下人无能与争。古之所谓委曲求全等道理怎么会是一句空话呢？正所谓圣经所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诚然，一言以蔽之，这实在是一个很全面、集大成、包罗万象的概括。



湖北省荆门市楚墓左冢漆式盘



安徽阜陽雙古堆式盤

第 23 章 希言自然 道同德失

希言，自然。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孰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

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

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

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注释】

1、希言，自然：道之使之行不言之教也，遵道而行；唯独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自然而然、回归自然。《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自然，自是永是，自在永在，自有永有。自，象形字，本义为鼻子，《说文》：“如自，鼻也。”引申为开头、起源、自己。然，是也，于是，在其基础上。

2、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或作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飘风，大风，狂风。终朝，一个早晨，自黎明至早餐时间，或为早朝时间是也，满朝文武。骤雨，急雨，暴雨。骤，本义为聚马奔驰，也指群马快跑，打马狂奔，引申为迅疾、迅速、迅捷、猛快。吴澄注云：“骤，急暴也。”终日，一整天，一白天，自日出至日落之间也。

3、孰为此者？天地：谁能够作为如此、使之然也？道之作用于天地之故也。（参

见圣经创世纪 2-3 章；6-9 章。）

4、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天地无非受造物而已，尚且如此不能够使得狂风骤雨得以长久，其实，就连天地自身也是如此，更何况同为受造物而生于天地间的人呢？更是如此而已。而况，更何况，更况且。《孙子兵法·计篇》：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夫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

5、从事于道：遵道而行、与道同行、与神同行，事奉于道者也；此指得道、行道、传道、卫道之人。

6、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追求得道、行道之人就能够与道同行、与神同行，换言之，也就是行在道中，行在神的心意当中，遵行他的旨意行，跟随他的脚踪行。同理，追求道之表也亦即道德之人，也会如此德行超绝、出类拔萃；反之，反其道而行之者，就会一无所得，因其失于道、失于德，亦即无道无德之流俗众人则是求失得失、一无所获，一败涂地，实乃竹篮打水一场空是也。

7、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追求与道同行、与神同行的得道、行道之人，道也是喜闻乐见、非常悦纳，以为宝贝。

8、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追求道德高尚之人，道德也很乐于得着其人以为宝贝。

9、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追求失道失德、无道无德之人，失道失德、无道无德也会得着其人以为宝贝。

【解读】

按照道之“夷希微”而发言司令，就可以达致自然而然的功效。狂风刮不到一个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谁使之如此而已？道之作用于天地而使之然也。天地之间狂风骤雨尚且不能长久，更何况人之为人呢？所以，得道、行道、事奉于道的人，以道为本就可以与道同行、与神同行，以德为本就可以德甲天下，失道失德之人自然而然就会导致失道失德的罪恶结果。正如同主耶稣所说：“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同于道的人就可以得到道的悦纳，同于德的人可以得到德的滋养，失道失德则终将以无道无德而告终。信心、信靠如其不足，不仅仅是不能取信于人，与此同时也就不能与道同行、与神同行，盖因有其不信之故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第 24 章 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自见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

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企】篆书 篆刻字典 中国篆刻大字典

【注释】

1、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踮脚站立、翘首以待者必不久矣，跨步而行、大步跃进者必不远矣。企，从人，从止，止者，脚印也，脚踪也，本义为踮起脚后跟、翘首以待、站立企望。《说文》：“企，举踵也。”跨，本义为跨越、迈步，大步前进，跨步而行；或作胯，胯下之辱。《说文》：“跨，渡也。”段玉裁注云：“谓大其两股间，以有所越也。”范应元注曰：“立而企，欲高于人也，然岂可久立耶？行而跨，欲越于人也，然岂可久行耶？企也，跨也，以譬人之好高争先，所立所行正，不可以常久也。”

2、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自我表现者不能够明于道，自以为是者不能够出人头地，自我炫显者就无功成名就而言，自我夸耀者就会好景不长、不能以持之以恒。

3、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这等人行在道上，于道而言，无非是打包剩饭、余赘而行。余食，余剩食物，剩余食物，残羹剩饭，零碎零食，或曰打包剩饭。赘行，赘疣，累赘，行，或作形，形貌。累赘出行。严复《老子道德经评点》：“余食者，食而病者也；赘行者，

行而累者也。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皆害其全功，犹画蛇添足，不惟无功，且以失真也。”

4、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天地万物或有恶之者，即使是物件也会厌恶、嫌恶、憎嫌其不是之处；有道之人、得道之人、行道之人更是不愿与之相处，势必敬而远之、退避三舍、不耻为伍是也。处，居处，共处，处事。

【解读】

不在磐石根基上，即使是翘首企盼、企求，哪怕是踮着脚尖引颈翘盼、拭目以待，还是必然站立不住、站立不稳，企者，人之止也，或曰止于人者是也；至于脚踏两只船、跨船而立、或曰意图跨行而立者，自然而然自始至终难以成行，其落水必也，欲速则不达是也。执着于求取攀高向上爬、一味自我表现欲望十足，很显然乃是不明于道是也；至于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反倒不善辨析真理是非，固步自封是也；至于自我标榜、自我夸耀的，更是少有建树、难有成果；至于一贯自我矜持、自高自大的，势必难以长久、无以出人头地。这一切比之于遵道而行而言，实在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打包剩饭而郁郁独行，或曰吃饱了撑胀而拖拖踏踏、踢踢刺刺的行为。凡此种种，即使是物尚且或有恶之者，故而，一般而言，得道、行道之人所不齿于行者也。

第 25 章 独立不改 周行不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注释】

1、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宇宙万物、天地万物浑然天成，乃是先天地生的道之使之然也。有物，此指存有万物，也指宇宙万有、天地万物、等等一切受造物。混成，混混沌沌地生成出现，此指宇宙万有、天地万物之初的混沌状态、质朴样式。王弼注云：“浑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而成，故曰混成也。”先天地生，先天地而化生万物，道之属性也。王弼注云：“不知其谁之子，故曰先天地生。”熊十力《十力语要》：“道本无生，以其恒存，假说为生耳。”（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 章；歌罗西书 1 章。）

2、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寂寞啊无声无息，寥廓啊无形无体，道之独立存在、先存先在、生生不息、永不改变，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周行不殆、永不停息，可以以之为天地万物、天下地上之本源所由出也。河上公注云：“寂者，无声音；寥者，无形体。”王弼注云：“无物之匹，故曰独立也；返化终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独立而不改，郭店楚简本作夺穆、独立、不亥；或作奔穆、蜀立、不害。周行不殆，循环往复运行，一点也不懈怠、停滞。范应元注云：“周行而不殆者，言其虚通而无所碍也。”

周，甲骨文本为象形字，郭沫若认为周字乃是田字里面加四点，“周象田中有种植之形。”引申为稠密，周遍，周密之意。小篆为会意字，从用，从口，“善于用口而周密”，周密，周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夏商周，周为武王灭商所建王朝，建都镐京（今之西安市南），历史上平王东迁，被称之为东周与西周，东周列国分为春秋于战国，公元前 156 年，秦灭东周，共 34 代王，800 余年。殆，殆尽；通怠，懈怠，停滞，停息，疲敝。可以为天下母，或作可以为天地母，道之使之然也，为天地立心，为天地、天下母本、源头是也。

3、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我不知道其名如何命名，就称之为道，勉强称之为大，大道也。字之曰道，命名、取名，曰大，曰道。严复：“其物本不可思议，人谓之道，非自名也，由字得名。”强之名曰大，勉强命名称之为大，大哉，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无所不容，无际无涯，无边无垠是也。

4、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所谓大就是渐行渐远、周流无隙、运行不止；所谓逝就是不断远去、不住离散、消弭于无形；所谓远就是无际无涯、无边无垠、无法测度，换言之，乃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周行不殆。逝，逝去、远行、运行、变化。反，反复；或作同返，回返，归返。《孙子兵法·势篇》：“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5、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此，道之大，天之大，地之大，人之大，道之使之自身为大，道之同样使之天为大，地为大，人也为大。（参见圣经创世纪 1-5 章。）

6、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也：宇宙万有领域当中有此四大，而人占居其中之一也。（参见圣经诗篇 8 篇；希伯来书 1-2 章。）域中，宇宙万有诸各领域之中、当中。人居其一，人也可以位居其一、占居其一。

7、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或作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以地为其法则，地以天为其法则，天以道为其法则，道以自然而然的然、也就是自是永是的是为其法则。（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5-6 章。）范应元注云：“人法地之静重，地法天之不言，天法道之无为，道法自然而然也……清静无为，循乎自然，此天地人之正也。”

【解读】

有一存在者混混沌沌、恍恍惚惚、物象浑融、圆融一体，先于天地化生而先存先在。无音无形，自在永在，孑然独立，毫无更改；循环反复，周行不殆，永不朽坏。可以称之为宇宙万有、天下万物共同的母本依归。我不知之确切名

号，标号曰道，勉强描述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大的存在。大自在天，绵延不绝，运行之中，变化展开，而后又循环反复。所以，道是大存在，天是大存在，地是大存在，人也是大存在。宇宙中有四大存在，而人是其中之一。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则以自然而然、自在永在。

第 26 章 重为轻根 静为躁君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奈何万乘之主，

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注释】

1、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沉稳持重是为压制轻慢轻狂的磐石根基，沉静安静是为屈服狂躁浮躁的君王主宰。或为：沉重是轻体的根本参照，沉静是浮躁的控制中枢。重，重量，沉重，负重，持重，严重。轻，与重相对，引申为轻浮，轻狂，轻佻，轻贱，也引申为自以为是，故作姿态。避重就轻，不知轻重，轻重缓急。《司马法·严位》：“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根，根基，根本，基础。静，与动相对，从青，从争，本义为色彩分布匀称、适当，引申为安静、寂静、沉静、寂静、沉着、不轻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同“净”，表示干净、纯净。通“诤”，直言不讳、直言敢劝、止人之失。《礼记·儒行》：“陈言而伏，静而正之。”通“情”，表示真情、情愫。《管子·势篇》：“中静不留，裕德无求。”躁，躁动，狂躁，急躁，冒动，冒进，轻举妄动，背道而驰。君，君上，君王，主宰，主宰者。

2、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终日行事、终日行走，不弃不离者，一本正经，辎重是也。不离辎重，不离供应、供养之根本所在是也。王弼注云：“以重为本，故曰不离。”辎重，此指辎车载重以供军需也，或作承载、供应之根本也。辎车，此指中国古代有帷幔的车子，帷幔可以遮风挡雨，辎车多用于载物，以防物质损坏是也，人也可以在里面就寝躺卧，后世也用以专指军用车辆。《三国志·魏志·荀攸传》：“太祖（曹操）拔白马还，遣辎重循河而西。”《史记·孙子列传》：“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

辎车中，坐为计谋。”孙臆受刑，是以“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坐以指挥，出谋划策，便于休息，便于隐蔽是也。《孙子兵法·军争篇》：“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3、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虽有荣耀的观感，却是不为所动，不会沉迷其中，仍然处之晏然、处之超然、处之泰然。荣观，荣耀、荣光的观感、景象；或作荣美的宫观、华堂，引申为优越、豪华、丰裕的生活环境。燕处，安居乐业，安贫乐道，尽情享受。林希逸注云：“燕，安也；处，居也。”《礼记·经解》：“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超然，超越，超然其上，淡然处之，泰然处之，不沉迷其中，不为其所累。奚侗《老子道德经集解》：“虽有荣华之观，至于退朝燕处之时，遂觉超然自得，是静可以制躁也。”此所谓“燕雀之处安知鸿鹄之志者也。”

4、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为什么万乘之君仍然能够以其一己自身而轻于天下者，知其轻重缓急是也。奈何，为什么，无可奈何。万乘之君，此指拥有战车万辆的大国君王、强国君主。千乘之君。乘（sheng），中国古代商周之际战车计量数词，此指战车数量，军事力量强弱比较、较量是也。以身轻天下，以其自身与天下比较轻重缓急，将自己的身体、身家存在看得较之天下而言则为轻。以，将，把。苏辙《老子道德经解》：“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轻其身，则不足以任天下矣。”

5、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过于轻者则失其根本，舍本逐末是也；过于躁狂则失其主君；喧宾夺主是也。范应元注云：“人主轻忽慢易，则失根本之重。躁动多欲，则失为君之德。故人君不可须臾而离于重静也。”

【解读】

重视根本，轻视枝叶；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是轻的根本、基础、参照，静是动的主宰、根基、内敛。因此之故，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虽然日理万机、无论何时何处何事都稳重无比、屹立磐石一样、自始至终不会脱离其道藏承载、道之供应、供养者也；由此观之，虽有美味胜景、荣华显贵、地位权柄、执事能力等一切，却能不改其心，仍然可以君子坦荡荡、坦荡从容，处之泰然，超然处之，能以负重是也，正所谓“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托付”之谓也。为什么大国君主要以其自身强逞己能而轻而易举得天下、知天下、治天下？知其轻重缓急是也！能以如此，就不会避重就轻，以至于失去自身存在的根本，就不会轻狂躁予以施政，以至于失去主控全局利弊得失的权能。

第 27 章 贵师爱资 袭明要眇

善行，无辙迹；
善言，无瑕谪；
善计，不用筹策；
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
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是谓袭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
虽智，大迷。
是谓要妙（眇 miǎo）。

纵式

横式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例如：

1949

1974

—

||||

≡

|||

—

|||

└

|||

算筹的计数法

【注释】

1、善行，无辙迹：善于行道、传道之人，乃是遵道而行、顺乎自然，所以无迹可寻，也不能够重蹈其覆辙，更不可以之为偶像崇拜。善行，善于行道者，或作好行为。《孙子兵法·谋攻篇》：“是故百战百胜，非善者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者之善也。”无辙迹，无轨迹，无迹可寻，无以重蹈覆辙。书同文，车同轨。窄轨铁路。

2、**善言，无瑕疵(zhé)：**善于以道立言、传道证言之人，乃是顺乎天理、天道、天命，所以无可指摘，无懈可击，无瑕无疵，无与伦比的传道人。

3、**善计，不用：**或作善数，不用筹策；善于用计，无需使用筹策、筹码、筹算、算盘等等”小九九“之类的器物。筹策，筹算，策算，筹算之器物、器具。策，中国古代用以计算、筹谋的木片、竹片，小棍子，小竹片，长短不一，犹如八卦乾坤是也。《史记·高祖本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孙子兵法·虚实篇》：“策之以知得失之计。”

4、**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于关闭、封闭、退闭，闭守也，无需使用什么关键器物，而无以能开、无能以开、不可以开是也。关键，关键，中国古代居家门户的栓销，门栓，门闩。《字书》：“横曰关，竖曰键。”键，范应元注云：“键，拒门木也，或从金傍，非也”；同“键”，范应元不取也。

5、**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善于结束、结绳、结果，死结也，无需使用什么绳索约束，而无以能解、无能以解、不可以解是也。结，打结，死结，结绳记事。绳约，绳索约束是也。吴澄《老子道德真经注》注云：“绳约，索也。合之成体曰绳，用之而束物曰约。”解从角，从刀，从牛，本义为使用牛刀、牛角分解牛之意也，引申为解释、解开、解除、解体、解题、见解。庖丁解牛。《庄子·养生主》：“解牛之时，所解数千，豁然而解。”或作文体之一。韩愈《进学解》。或作尸解，中国古代认为灵魂出窍、灵魂脱离身体、身体灵魂分离之意也。范应元注曰：“善数物者以一，故无筹策；善闭情欲者以道，故无关键；善解人心者以德，故无绳约。”

6、**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常善于救人助人、救助、挽救人，使其人尽其能，所以，就无所谓被遗弃之人。救人，使人得以挽救、拯救、被救，此指人尽其才、有教无类。弃人，被弃之人，罪人是也，被废弃、遗弃、弃绝的人，弃民，参见《遗弃论》。《管子·问》：“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尹知章注云：“弃人谓有过不齿，投之四夷也。”（参见圣经罗马书9章；11章；提摩太后书3章。）

7、**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常常善于救济、救助百物、万物，使其物尽其用，所以，就无所谓被废弃之物。救物，此指善于废物利用、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物尽其用是也。弃物，废弃物，此指被遗弃、废弃之废物、垃圾之类。

8、**是谓袭明：**这就是所谓的因袭、传承、道之用也，明道是也；或为内蕴明道之机也。袭，隐含、含蕴、掩藏、包藏，本义为死者所穿着的衣服，袭衣，也

就是尸体外罩的罩衣、尸衣。引申为衣着数量词，衣服一套谓之一袭。《汉书·昭帝纪》：“赐衣被一袭。”也表示一重、一层。袭玩，衣服器用。也引申为因袭、继承、传承、重复、调和、穿衣、袭击、侵袭、袭人。明，明道，或作聪明、开明、贤明。释德清注曰：“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故曰袭明。”

9、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故此，善于行道之人是不善于行道之人的榜样、师范。善人，善于行道之人，被称为义的人；善于为师者，以天下万物为师，以败者为师，以反其道而行之者为师，此所谓善师为师也。孔子云：“三人行，必有吾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华夷之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善人，恶人，罪人，被定罪的人。（参见圣经诗篇 1 篇；约翰福音 3 章；8-9 章。）

10、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善于行道之人，是善于行道之人之所以能够行道的良好凭资、凭借、借鉴、鉴戒、机会。资，以之为资，取资，借鉴。王弼注云：“资，取也。善人以善齐不善，以善弃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

11、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如其不贵重、尊重其为师的机会，或曰不尊其师，不爱其能以借以行道的机会，或曰不重其资，虽然自以为是大智大慧，如其仍然执迷不悟、乃是深受其迷惑是也。王弼注云：“虽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于其道必失，故曰虽知，大迷。”知，头脑、知识方面知道，却没有运用知识的能力，虽然有知却是无知，无智慧者也。大迷，大受迷惑。

12、是谓要眇：这就是精要、重要而玄妙、玄奥的要理玄机。河上公注云：“能通此意是谓知微妙要道也。”屈原《楚辞·远游》：“质销铄以灼灼，神要眇以淫放。”王逸注云：“眇与妙同。要眇，精微貌。”

【解读】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善者，非人也”，道之用也。善于行道、传道、卫道之人，他的行事为人不留痕迹、无迹可寻，也无以有迹可循、重蹈覆辙是也；善于传道立言，他的言谈举止也是无懈可击、无可指摘、无瑕无疵，以道为本、以神为本是也；善于以道为计、以道为谋，他的计谋筹划不必借用筹策予以计算、演算，神机妙算是也；善于关闭休止停滞，如其不用关键钥匙就不可以予以打开，在地如同在天是也；善于结束束缚捆绑辖制，如其不用绳索约束就不可以予以松解，遵道而行、与神同行是也。因此，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通常善于救人，所以在他而言就没有什么被遗弃的人；通常善于救治、救助百物，所以在他而言就没有什么被废弃的物件。这就是所谓道之使之因袭

传承含、明道是也。所以，善于行道之人乃是善人，可以作为不善于行道之人也就是不善人的榜样、师范；不善人，又可以作为善人的凭资、机会。不懂得善人之于不善人的标榜师范、引导带领，不懂得善待其凭资、机会，虽然自以为对于善与不善有很深的认识与把握，行为举措仍将是太受迷惑、糊涂之至。懂得这一点，就是善于行道之人非常精要的玄机妙算、玄妙庙算了。

第 28 章 朴散为器 大制不割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

为天下谿，常德不离，

复归于婴儿。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为天下式，常德不忒，

复归于无极。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为天下谷，常德乃足，

复归于朴。

朴散则为器，

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故大制不割。

【注释】

1、知其雄，守其雌：知雄守雌，知道、认识其英雄、雄健，而持守、保守其弱势、卑微。知，了解，认识，知道，经历。雄，雄健，雄壮，雄起，雄杰，英雄，雄强有力。守，坚守，持守，保守，安于。雌，处弱，柔弱，无为。王弼注云：“雄先之属，雌后之属也。知为天下之先也，必后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也。”成克巩《御定老子道德经注》：“知，有运用之意；守，有主宰之意。”

2、为天下谿：为天下溪谷、溪涧是也，象征虚怀若谷、处下兼容。范应元注云：

“为天下溪者，以谦自处，如溪之善下也。”谿，同“溪”，溪流，溪涧，溪谷。

3、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永德，上帝之德性是也，得道、行道之人不弃不离；道之使之回转一如赤子婴儿信靠、仰望其供应、供养者也。常德，永德，上德也。复归于婴儿，回转归回道赤子婴儿的天性。王弼注曰：“婴儿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4、知其白，守其黑：知白守黑，知道其清白、光明所在，而持守、保守其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做罪人的朋友。白，清白，光明。黑，黑暗，昏黑，暗昧。范应元注云：“白，昭明也；黑，玄冥也。守柔持谦，其德昭明，又常韬晦，故知其昭明而守其玄冥也。”

5、为天下式：为天下范式、模范、规范、法则、纲领、榜样。式，范式，模式，式微。王弼注云：“式，模则也。”范应元注云：“为天下式者，不自炫耀，人皆法之。式，法也。”

6、常德不忒：忒，形声字，本义为差池、差误、差错、过失，亦作太、过于、改变、更新变化。王弼注云：“忒，差也。”《说文》：“忒，更也。”《诗经·曹风·鸛鸣》：“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7、复归于无极：回归古道，悔改归正，遵道而行，道之用也。无极，道之元始也，谓道大无外，道行无止；或曰无极限，中国古代称之为太极。王弼注云：“不可穷也。”地有南北两极，世界屋脊也被称作为地球第三极，或为东西南北四极，直到地极。范应元注云：“人皆法之，则常德不差，是以返归于无穷矣。”（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28 章；马可福音 16 章；路加福音 24 章；使徒行传 1 章。）

8、知其荣，守其辱：知道、认识其荣耀、光荣所在，并不自得、自持，而持守、保守自甘其辱的处下卑微，以退为进、降卑虚己是也。辱，羞辱，耻辱，羞耻。范应元注云：“韬光晦迹，人皆法之。其德尊荣，不敢矜伐，故知其尊荣而守其卑弱也。”

9、为天下谷：道之使之得道、行道为天下谷者，水到渠成、众望所归是也。谷，川谷，河谷，溪谷，引申为虚怀若谷，胸中有丘壑。（参见圣经传道书 1 章。）

10、常德乃足：常德、永德乃至满足、盈余。足，充足，满足，完善，盈余。

11、复归于朴：回归古道，复归于道。朴，朴素，素朴，质朴，朴素者，犹质也；以木为质，未经雕饰，如瓦器之坯然；此指道之属性。《说文》：“朴，

木素也。”徐大椿《老子道德经注》注云：“朴者，不雕不琢，无一物之形，而居万物之质。”

12、朴散，则为器：道之化生万物则为神器、造物是也。河上公注云：“器，物也。”范应元注云：“纯朴不散，则非器也。”

13、用之，则为官长：道之用也则为选民百姓的先知、祭司、君王，替天行道是也。官长，百官之长，百官首长。王弼注云：“真敝，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参见圣经申命记 28 章。）

14、大制不割：大道的体制、体系、大制、制度，不会割裂、分割、分裂，换言之，不至于支离破碎、分崩离析。释德清注云：“不割者，不分彼此界限之意。”蒋锡昌《老子道德经校诂》：“大制，犹云大治，无割，犹云无治。盖无治，可以是朴散以后之天下复归于朴，正乃圣人之大治也。”（参见圣经以弗所书 4 章。）

【解读】

虽是深知其刚劲雄强之处，却安守于处雌守弱、谦卑柔和而处事，甘作天下沟谿，顺道而行，水到渠成。甘作天下沟谿，常德、永德之属性就不至于离失，就可以复归于婴儿般的赤子性态。虽是深知其清白坦荡，却安守于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的行事为人态势，甘作天下直到地极的传道人、卫道者、榜样见证。甘作天下传道人、卫道者、榜样见证，常德、永德之属性就不至于有偏差，就可以复归于绝对真理，中国古代谓之无极之太极，也就是永恒无所分化的性态。虽是深知其荣耀所在所本，却安守于守素安常的平常心态，甘作天下虚怀若谷的无产贫弱者。甘作天下虚怀若谷的无产贫弱者，常德、永德之属性就可以渐趋于圆融完满，以至于福杯满溢，复归于混元如一的道名无有之太初太始的性态。道之使之混元无初始的纯一质朴化为宇宙万有、天地万物各种具体而微的不同器具，得道、行道之圣人贤士知道、传道，发挥其潜能就能成为替天行道的先知、祭司、君王。这就是所谓大道体制浑然一体，换言之，也就是所谓的道之体系（神家教会），无可分割，永不割裂，永恒存在，阴间死亡也不能够胜过。（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16 章；提摩太前书 3 章。）

第 29 章 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释】

1、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意欲取得天下、治理天下而为所欲为者，我见其要么是不得已，要么就是处于不得已的背道而驰。将，或无此字也。取，获取，获得，赢得。河上公注云：“取，治也。”“静作得时，天下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十六经·姓争》）为之，非无为也，背道而驰，强力而为之，自力而为之是也，此指妄自作为，任意妄为。范应元注云：“谓天地人，物固有常矣。君天下者，当辅万物以自由，不可妄为。”

2、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宇宙万有、天地万物，天下也，道之用也，神之器也，不可以不以道而为之也。神器，神妙之器，神之器物是也，引申为君权神授之政权延续。“李闯出，神器焚。”（《三字经》）王弼注云：“神，无形无方也；器，合成也。无形以合，故谓之神器也。”河上公注云：“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静，不可以有为治。”

3、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好事而为之，欲速取则不可达，欲自取竟得之则全失之矣；有违初衷，得不偿失是也。败之，使之败坏、败落。执，牵也，本义为拘捕、捉拿，引申为把持，把握，执掌，掌握，抓住，凭据，凭单，执教，至交。《说文》：“执，捕罪人也。”执子之手，执手相牵。失之，使之失落、失败、失去。王弼注云：“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也。”

4、故（或作“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故此，天下万物各从其类，有的主动在前，有的尾随在后；有的和煦、嘘暖，有的料峭、吹寒；有的强壮、强势，有的羸弱、孱弱，有的获益、增益，有的亏损、隳弃。物，从牛，从勿，“勿”本义为杂色旗帜，也特指杂色牛、杂色旗，引申为物件、事物、景物，万物是也。《说文》：“如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苏轼《赤壁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或行或随，或，或者，有的。行、随，前行，后随。（参见圣经提摩太前书5章。）或嘘或吹，嘘、吹，嘘暖，吹寒。嘘寒问暖。高亨《老子道德经正诂》：“缓吐气以温物谓之嘘，急吐气以寒物谓之吹。”或强或羸，强、羸，强健、强壮，孔武有力，羸弱、孱弱，软弱无力。或载或隳，或作或挫或隳，载、隳，得益，安好，毁坏，隳弃。挫，挫折。高诱注云：“隳，坏也。”

5、去甚，去奢，去泰：去掉、远离过分、偏狭，守其中道是也；去掉、远离奢侈淫逸，安贫乐道是也；去掉、远离泰然自若、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居安思危是也。去，去掉、远离、弃绝。甚，过分。《左传·僖公五年》：“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奢，奢侈，放纵淫逸。泰，泰然自若，安之若素，稳如泰山，否极泰来。去泰者，居安思危是也。

【解读】

意欲把持天下而为所欲为者，我看其总是求之不得而已，换言之，他永远也不会达成这一所谓的目的，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天下，是上帝神圣的器皿存在也，不可对之为所欲为。为所欲为就会败坏之，把持不住就会失去之。所以，道之使之各类存在器物或者在前独行，或者在后随从；或者春和轻嘘，或者冬寒疾吹；或者任其强盛，或者任其羸弱；或者文以载道，或者自毁前程。因此，得道、行道之圣人贤士禁戒不可过分，禁戒奢侈淫逸，禁戒误入极端，乃要合乎中道，安贫乐道，处变不惊，居安思危。

第 30 章 以道佐人 不以兵强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注释】

1、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佐，帮助、佐助、协助是也，本为左，中国古代以右为尊，左为卑；左下也，下对上、弱对强，辅佐、辅助、辅弼是也。右上也，上对下、强对弱，则为佑助。《广雅》：“佐，助也。”《周礼·天官》：“太宰之职，常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左传》：“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人主，主人，或作人君，君上，君主，泛指在上有权柄者，有时也特指当权者、统治者。（参见圣经创世纪 2 章；罗马书 12 章；彼得前书 3 章。）以兵强天下，凭借兵士力量使之逞强、称雄、雄霸于天下。兵，本义为兵器，引申为执兵器者，兵士，战士，精兵强将。（参见圣经提摩太后书 2 章。）《孟子》：“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人海战术，其天可悯。

2、其事好还：其事好大喜功、好景不长，必然顷刻间为之还报、报复、偿还、报应。其事，此指战事。好，好景不长，好大喜功，或作容易。还，还报，报应。范应元注云：“谓为人臣者当以常道辅佐人主，使国泰民安。不可无事生

事，而专以兵强天下，盖其伤杀之事，好还报也，但有迟速耳。”《孙臆兵法·见威王》：“然夫乐兵者亡，而力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

3、师之所在，荆棘生焉：兴师动众所到之处、或作大军驻扎，往往导致荆棘丛生、荒败不堪。师者，从垲（duì），从币（zài），垲，本义为小土山，币，本义为包围，引申为众多，兴师动众是也。《周礼·地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中国古代军队编制 2500 人为师，后世泛指军队，也作行政区划单位，或作姓氏。

4、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大军征战之后，必然导致凶灾年成，换言之，因其战争连连，就会使得战士伤亡惨重、白骨累累；百姓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军，本义为屯，屯兵是也，后世泛指军队、军屯。

5、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战果，取胜也。《尔雅·释法》：“果，胜也。”王弼注云：“果，犹济也。言善用师者，趣以济难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强于天下也。”取强，此指获取战果以之逞强、称强，雄霸天下，为所欲为，任意妄为。《孙臆兵法·客主人分》：“甲坚兵利，不得以为强。”

6、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无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矜，自贤曰矜，自高自大，忘乎所以，骄矜自负是也。《尚书·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谋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伐，攻伐，自矜曰伐，自称其能曰伐。（参见《玉篇》；《左传·襄公十三年》：“小人伐其技一冯君子”。）不得已，不得已，不得已而为之。

7、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盛极而衰，适得其反，这就是不道、无道、不合于道、背道而驰，沦于不道、无道则必自取灭亡、速速而已。《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师直为壮，曲为老。”《国语·晋语四》：“战斗，直为壮，曲为老。”不道，不合于道，背道而驰，无道也。早已，早早灭亡，速速灭亡，自取灭亡。范应元注云：“凡物之壮者必老，惟道则无壮无老。苟不体道，而久恃兵为壮，得无老乎？知壮极则老，能早止兵，则庶几于道矣。”

【解读】

以道之用的原则辅佐人君、国君、以至于事奉上帝的，素来不敢促其以一己兵力、武力、财力、物力、人力、灵力等诸因素富甲天下而争强好胜于天下者。（参见圣经启示录 2-3 章。）以非道之力妄自作为乃是以人为本而非以道为本，实乃背道而驰，其事必然好景不长，得不偿失，并且很快就会得到反其

道而行之的报复并吐出所得、偿还所得。兴师动众的结果，无论是驻军地方，还是战场较量，总是导致一片荒败，荆棘丛生；穷兵黩武之大军过后，总是饥荒连绵，百姓流离，败落不堪。善于争战、能征善战的有道之人所成就的一切战果看起来往往并不辉煌，一旦有其战果，而是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向来不敢执取战果而盛气凌人、逞强霸道。即使是有其战果也不把所谓的战果作为凭恃、矜夸，也不借助于战果而因其自伐、张扬炫耀，不恃战果而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而只是把其战果作为无可奈何、情非得已、不得不为之的下下之策而已，并不因此而傲视天下、笑傲江湖。之所以如此而已，乃是深知其物极必反，强弩之末，由盛而衰的大道之行是也，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败，因为无论是人事物一旦如日中天、强势发展就会难免中道衰落、趋于没落，这一切实在是不合于道的，不合于道总是自取速速的灭亡。（参见圣经彼得后书 2 章；犹太书。）

第 31 章 不祥之器 有道不处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
战胜，以丧礼处之。

【注释】

1、夫唯兵者，不祥之器：或作夫兵者，不祥之器；夫唯兵者，诡道也，不祥之器是也；若夫，唯独只有如此兵器、兵士、战事、战果等诸均为不祥之兆，若为治理之本，则凶险无比。《文子·下德》：“夫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不祥，不是祥瑞之兆。《周书·武顺》：“无道曰祥。”《周礼·春官》：“以观妖祥，辨吉凶。”《尚书·咸有一德》：

“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妖祥，善恶之征。祥，吉祥，祥瑞，祥和，或作丧葬祭祀之名称，分为大祥、小祥，周年谓之小祥，两周年谓之大祥。

2、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宇宙万有、天下万物都会厌恶、厌弃战事，故此，有道之人不处其间是也。物或恶之，一般而言，一概人物通常都会厌恶、惮嫌兵战之事。有道者，与无道者相对应，此指得道、行道之人。不处，不与相处，不予相处，不予与之同流合污是也。

3、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善居辅佐地位贵在以成人之美者也，用兵则反其道而行之，贵在杀伐、攻伐之道，圣人君子不齿也。居，安居，居安思危，安居乐业。中国古代以左为阳，以右为阴，并且认为阳生而阴杀，故而贵左而贱阴；春秋战国以后则有变化，反其道而行之，则是常常尚右而轻左，反倒以右为尊；尚左、尚右，居左、居右，均为中国古代礼仪是也。《周书·武顺篇》：“吉礼左还，顺天以立本；武礼右还，顺地以利兵。”范应元注云：“左阳也，主生；右阴也，主杀。是以居常则贵左，用兵则贵右。盖杀伐之事，非以为常也。”《史记·淮阴侯列传》：“兵法，前左水泽，右倍山岭。”《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参见圣经列王纪上1章。）

4、君子之器：此指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之所用器物、器皿是也。

5、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实在是万不得已而用之，恬淡处之为上上策。不得已，万不得已，不得已。恬淡，恬静、淡然，淡漠、冷漠，无所关心，无动于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淡定是也。吴澄注云：“恬者不欢愉，淡者不浓厚。谓非其心之所喜好也。”

6、胜而不美：即使是打打杀杀、得胜有余也是胜之不美、胜之不武。不美，与美相对而言，不善，不妥当，不好，恶也。美，或作自以为美，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洋洋自得，沾沾自喜，得意洋洋。

7、美之者，是乐杀人：以之为美者，是乐于杀人也；以战争、战士为美的人，实在是乐于杀人是也。是，这就是，也就是，实在是。

8、不可得志于天下：道之使之不可以真正的得志于天下。得志于天下，以获取天下为其得志者也。得志，此指使之得偿所愿。小人得志，甚嚣尘上。《左传·襄公十四年》：“卫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

9、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主吉祥之事，册封、寿庆、及冠、及笄、婚娶、祭祀者，崇尚居左辅佐为上；主凶险之事者，崇尚居右。事，事奉，主事，服事，

或曰通“史”，甲骨文与“吏”同，本义为官职、事奉者、祭祀主事者（祭司、司祭）；引申为职守，职事，执事，知事，政事，整事，干事，正事，事务，事业，事情，事故，情形，办事，办理，奉行，使用，治理。《韩非子·五蠹》：“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政者庸力行务”；“在君为政，在臣为事。”毛泽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0、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偏将军冲锋陷阵、冲杀在前，居左也；上将军坐镇指挥、坐镇在后，居右也。偏将军，偏裨将佐。上将军，贤能主将、上将，上军主将，先锋军大将，大将，主将，统军元帅是也。《孙子兵法·军争篇》：“五十里而争利，则厥上将军。”《吕氏春秋·简选》：“令能将将之。”高诱注云：“能将，上将。”

11、言以丧礼处之：这就是说战事、战果等等应当以丧礼来处置、对待。言，这就是说，换言之，也就是说。以丧礼处之，道之使之以丧葬之礼予以对待、处置，反战也。

12、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事、战果云云杀人者众，因其杀人之众，所以当以丧葬之礼悲哀莅临予以处置、处理。莅，或作：“泣”、“立”，通“莅”，或作“莅”之省也，莅临，临在，参与，临场，到场。

【解读】

精兵战果云云，是不祥之器，人们通常都是和平主义者，而非好战分子，所以，有道之人不出其间、不处其间也。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居处在下、辅佐帮助，故而“左为贵”，用兵打战则是冲锋陷阵、杀人者众，故而“右为贵”，不合于道，背道而驰也。兵强甲壮，穷兵黩武，不祥之器也，不是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所用也。万不得已而用之，恬淡、冷漠处之为上佳。即使是百战百胜，也不要自以为美，自以为美者自鸣得意其以杀人为乐者也；以杀人为乐者道之使之不足以得志于天下者也。主吉事者事奉吉事“以左为上”，主凶事者服事凶事“以右为上”；正如同偏将冲锋陷阵、勇往直前、杀人之众者“居于左”，上将坐镇指挥、坐镇在后、兵不血刃者“居于右”；换言之，一言以蔽之，这一切因其充分说明军列秩序等同于凶丧之事也。所以，即使是能征善战的人，因其杀人者众，更要悲愤参战应战；即使是战胜了，也要按照丧葬之礼莅临处置、处理为要。（参见圣经撒母耳上下。）

第 32 章 道常无名 知止不殆

道常无名。

朴，虽小，天下莫能臣；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人（或作“民”）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注释】

1、道常无名：道是恒常、永恒的，故其无名；道名无有，常无名也。

2、朴，虽小，天下莫能臣：或作仆为妻，天下莫能臣；道之为朴也，虽然小到极致，然则朴散为器，此指道之本体混沌如一、纯一不杂，普天下而言无以使之臣服是也。朴虽小，道之素朴、质朴，至精至微，小到极致，纯一不杂。《论衡·量知篇》：“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臣，与君相对，甲骨文象形字，象竖目也，本义为低头、臣服、屈服，引申为使之臣服、屈从。臣仆，仆从也；臣妾，男女奴仆、奴隶也；臣宰，臣下宰执也。《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3、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诸侯君王如果是能够持守真道、圣道、天道者，天下万物必将自然而然各从其类、有序排列、欣喜来朝、来归顺、臣服、事奉于道、遵行于道。宾，甲骨文象形字，上面从“宀”（mian），象房屋之屋檐，下面从人，从止，金文或作从贝，本义为地位尊贵的宾客莅临舍下，宾至如归，宾客如云，或云宾尊而客卑，宾大而客小，后世则宾客互称也。又，宾天，犹

客旅归天（归回天家），宾天也，泛指帝王、尊者亡故、入宾是也。《周礼·司仪》：“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相为宾也。诸公之臣相为国客，是宾客通称，对称则宾尊而客卑，宾大而客小。”《尔雅·释诂一》：“宾，服也。宾，列也。”《说文》：“宾，所敬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6-9 章。）

4、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地各安其分、各尽其职，相合相安，则会风调雨顺，以降甘露、甘霖是也。《荀子·礼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参见圣经创世纪 2 章；6-9 章。）甘露，甘霖，及时雨也。《管子·小匡》：“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

5、人莫之令，而自均：普天下人莫能与之以令、使令者也，而能以自行均匀、平衡普降，无分好人坏人等等之类的其他因素，道之用也。自均，道以御民，其民自化是也。（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5-7 章。）

6、始制有名，名亦既有：道之使之初始建制有其名谓、有其名分，此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也，而命名也是在道之使之的基础上予以命名。《论语·子路·》：“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荀子·正名》：“名定而实辨。”（参见圣经创世纪 1-3 章。）

7、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命名之事，也需要知其适可而止的分寸、量度，不可以过度、过分，知道了适可而止，有所约束，就可以师出有名、百战不殆、毫无任何危殆了。

8、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这就好比道之在天下，就好比是川谷之于江海是也；道行天下，道冲也，水到渠成，道之使之川谷在天下也，百川归于江海也。王弼注云：“川谷之求于江与海，非江海招之。不招不求自归者，比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6 章；路加福音 11 章。）

【解读】

道常名之于无名，永恒谓之属性是也，就像不是器具又可以成为各种器具的“朴”，虽幽隐渺小、小到极致，即如原子、元子、质子一样，道之使之然也，天下人莫能支配使之臣服者也。诸侯君王若能守于道而治天下，那么，天下万物将各从其类、自然归服。因天地谐和一体而普降甘露，即如阴阳调和、浑然一体，天下人无以指使也会自然而然、平衡均匀。推行建制就会趋于一定的结构秩序、确定的名状形式。趋于确定的名状形式即使是一种现实，也要适可而止。懂得适可而止就不至于危机四伏、危殆临头。这就好像道之君临天下，

道行天下，水到渠成，使之百川归于江海，使得天下溪水河流都流归江海一样，实在是自然而然、浑然如一也。道行天下，浩浩荡荡，无人可以拦阻，君不见百川归于江海，奔流至海不止息，道之用也，道之使之然也。

第 33 章 不失其所 死而不亡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寿。

【注释】

1、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以认识、知道他人属于智慧，能以认识、知道自己则是高明，人贵在自知之明是也。知，认知，认识，了解，知道。明，明道，高明，英明。王弼注云：“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李嘉谟：“知在外为智，在内为明。”严复：“智如烛，明如鉴。”

2、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以得胜、优胜与他人属于孔武有力的大力士，能以得胜、战胜、胜过自己的人则是真正的刚强有力、实际意义上的强者。胜，优胜，得胜，战胜，胜出，胜任，超过，禁得住，禁得起。名胜古迹。前朝胜期。强，坚强，顽强，刚强，强力，强势。王弼注云：“胜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胜者无物以损其力。用其智于人，未若用其智于己也。用其力于人，未若用其力于己也。明用于己，则物无避焉。力用于己，则物无改焉。”

3、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知道知足的人是真正的富足、富有，安贫乐道、乐天派是也，强力予以推行、身体力行自己所主张的人则是有志者，有志者事竟成是也。富，或通“福”，富贵也；与“贫”、“穷”相对，形声字，从“宀”（mián），与房屋宫室有关；从“畐”（fú），大腹便便之貌；本义为富家居室丰衣足食之意，引申为富裕、富足、富贵、充足。《周礼·太宰》：“以富得民。”

4、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不失其之所以如此的人能以长久，不失其道之用也者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不失其所者，谓不失道也；其所，此指道也者。王弼注云：“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获长久矣。”死而不亡

者寿，虽死犹生是也。王弼注云：“虽死，而以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寿。”范应元注曰：“其形虽死，其神不亡，如此者，方为寿也。”（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3 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

【解读】

能以认识、了解别人者则属大智的智慧，能以有其自知之明者则属明道之大明、高明也，之所以如此，均为道之用也。能以战胜别人者则属孔武有力的大力士也，能以战胜自己者则属真正的强者，刚强之辈是也。能够真正的达致知足就是真正的富有，知足常乐是也；能以持之以恒、身体力行者就是真正的有志者，有志者事竟成是也；不离不弃、遵道而行，不失其道者则可以长久，即使是身死而不至灭亡者，必得以长生不老、得享永生之上好福分。

第 34 章 大道泛兮 其可左右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
万物归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注释】

1、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大道之行也，就如水到渠成，犹如众水泛滥，周流四方，或左或右，可左可右，无所不至，无所不及，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可谓左右逢源，任意西东。《庄子·秋水》：“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王弼注云：“言道泛滥无所不适，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则无所不至也。”

2、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天下万物依恃大道得以维系生存、生养，反而不言不语、无声无息，不加干预，不予干涉，大功告成，并不从其得名。恃之以生，凭靠、依靠大道而因之得生。不辞，不言不语，无声无息，不著一辞。《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功成不名有，大功告成而不以之得其名。范应元注云：“万物依赖于道以生，而道未尝为辞。生物之功既成，未尝名为己有。”

3、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或作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道之使之天下万物得以依靠、生养，而不任意宰制，因其恒常无欲无求，放任自由，可以美其名曰“小”。常无欲，恒常无欲无求；顾欢本等以为衍文。《说文》：“小，物之微也。”《御定老子道德经注》：“湛然常虚，则似乎小；无物不容，则似乎大。”

4、万物归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或作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道之

使之天下万物各从其类、各得其所，遵道而行，以道而生，而不知其君临天下，因之可以美其名曰“大”。归，本义为女子出嫁，出嫁又被称之为出归，回娘家则是归省、归安、归宁，在其夫家安葬则为归宗，认祖归宗，引申为归属，归还，归回，归顺，归正，归道，皈依，基督教等视之死后则为“归家”（归回天家），佛教则曰“归西”。《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大，博大精深。

5、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或作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以其自始至终“不自大”，故而能以“成其大”。以，由于，因为。终，与始相对；甲骨文象形字，象一束丝，两头扎紧貌，本义为把丝缠紧，引申为终了，终结，终末，结束，一篇文章结束曰“终篇”，立秋之后最后一伏的末伏曰“终伏”，终年四季，入春最后一场霜曰“终霜”，服丧三年最后满期曰“终服”，祭祀三献最后一次曰“终献”。范应元注云：“是以圣人体道无欲，终不自为大也。故以其终不为大，万物自然归之，故能成其大矣。一有纤毫之私欲，则勿不归之，安能成其大也。”

【解读】

大道水到渠成，犹如江河泛滥、广泛流通，周流四方，可谓可左可右，或左或右，左右逢源，无所不至，无所不及。万物依靠大道才得以维系生存，而其并不推卸应有之责任、供应、供养之使命，于是就大功告成，成就了天下万物，使之各得其所、各从其类，并不因之得其名；虽然护理、化生、养护天下万物，而不任意宰制、肆行管制，通常无欲无求于天下万物，而又放任自由，可以因之而美其名曰“小”；天下万物都归附在其名下，却感受不到造物主的拘管限制，而又君临天下，可以因之而美其名曰“大”。这就是因其自始至终“不自大”，故而能以无微不至“成其大”。

第 35 章 道之出言 淡乎无味

执大象，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太（或作“泰”）。

乐与饵，过客止。

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

视之不足见，

听之不足闻。

用之不可既。

【注释】

1、执大象，天下往：执着于大象无形之大道，把握得道、行道、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就会使得普天下人熙来攘往、心向往之。大象，大道也，正所谓“大象无形”，“无形无象”，道之属性是也。王弼注云：“大象，天地之母也。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河上公注曰：“象，道也。”成玄英注云：“大象，犹大道之法象也。”王安石：“大象者，道之喻。”往，熙来攘往，来来往往，心向往之，向往景从。河上公注云：“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物移心归往之也。”陈鼓应注云：“‘执大象，天下往’始，迄‘乐与饵，过客止’诘曲支离，且句调特殊，不如阙疑，较任添蛇足之为愈也。”

2、往而不害，安、平、太：或作往而无害，安平泰；虽是熙来攘往而彼此之间互相毫无妨害、不相伤害，反倒彼此相爱，以至于普天下人都由此而得享安定、安稳、平稳、平和、国泰民强、舒泰安逸。害，妨害，危害，伤害，不利。王弼注云：“无形无识，不偏不彰，故万物得往而不妨害也。”安平太，此指道使之安定，安稳，平和，平定，稳定，太同泰，国泰民强，舒泰安逸。安，或为安乃，以至于，于是就。《经传·释词》：“安，犹于是也，乃也，则也。”

3、乐与饵，过客止：如果是乐于给与非道之诱饵，则会导致过往客旅、遵道而行者为之止息。乐与饵，乐与使之得到诱饵；或作音乐与美食。饵，美味也，引申为诱饵。过客止，过往客旅因之而驻足不前、止息其行。范应元注云：“此起誓也。张乐设饵，以留过客，过客非不为之止也；然乐饵终，则客去矣，岂同夫执大象者，天下自然归之而不离也哉。”陈鼓应《老子道德经注译及评价》注云：“仁义礼法之治有如‘乐与饵’，不如行守自然无为之大道；虽无形迹，但能使人平居安泰。”

4、道之出言（或作“出口”），淡乎其无味：大道所出之言，往往是淡而无味、淡乎其味，好像是索然无味、平淡无奇，乃是因其无与伦比的质朴是也，反其道而行之，则是花言巧语、信口开河、口若悬河。出言，出口，此指使用言语表达、表述。

5、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道之使之详视之，而不足见也，细审之，而不足闻也；换言之，也就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道之属性也，道之用也。足，甲骨文象形字，从口，从止，本义为膝下腿脚、小腿及于脚趾部分是也，削足适履；引申为充足、满足、富足、足够、值得、足以、不足等等，“高足弟子”，“足下”则是一种敬称。（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 章；2 章；3 章。）

8、用之，不可既：或作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道之用也，夷希微者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或曰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王弼注云：“乐与饵，则能令过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无味，视之不足见，则不足以悦其目；听之不足闻，则不足以娱其耳。若无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穷也。”既，甲骨文象形字，左为食器，右为食罢转身之人形，本义为吃罢、吃过，引申为完毕、完了、成了、结束、已经，也特指日全食、月全食。《仪礼·乡饮酒礼》：“不拜既爵。”（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4 章；5 章；7 章；8 章；启示录 21-22 章。）

【解读】

如其抓住、把握、得到、奉行于大象无形之大道，天下万物就会熙来攘往、由之归附、归顺遵道而行之人。归附、归正于大道，人们虽然熙来攘往却是不会相互残害、陷害，天下由此就会安稳、平定、太和。至于声色、犬马、美食之类的内外诱惑，总是乐于勾引人心，以至于许多人想当然就此不再遵道而行、也就无以悔改归正、回归主道！真正的传道言谈，也许会使人觉得淡然无味，因其实是在觉得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值一顾、不值一听。但其道之用也，妙用则是无际无涯、无穷无尽！

第 36 章 鱼不脱渊 器不示人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

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释】

1、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如其将要使之收束、歛合，必然予以先行扩张、拓展；欲合先张，物极必反，欲盖弥彰是也。歛，《韩非子·喻老》或作“翕”，使之歛合，闭合，收束，收敛，收缩。必，标记、刻划入于心也，本义为区分的标准、尺度、记号，引申为必然、必需、必须。固，通姑，姑且，暂且，稳固，坚固，固然，固始，暂先，预先。（参见圣经罗马书 2 章；提摩太后书 1 章。）

2、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如其将要使之积弱、羸弱，必然予以先行逞强、称强；欲弱先强，强弩之末是也。弱，使之消弱，削弱。强，形声字，本义为米中小虫、蠹虫也；通襁，襁褓也，引申为强大、强势、刚强、顽强、强大有力，强弩之末。《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参见圣经路加福音 2 章。）

3、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如其将要使之废弃、废除，必然予以先行勃兴、兴旺；欲废先兴，正所谓“跌倒之前必有狂心”是也。（参见圣经箴言；雅各书 3-4 章；彼得后书 2 章。）

4、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或作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如其将要使之获取、得到，必然予以先行给与、施与；欲取先予，正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也。（参见圣经使徒行传 20 章。）取，获取，取得，夺取。夺，金文字形上从鸟欲飞貌，

下从手，本义为到手的鸟儿展翅欲飞，引申为丧失、丢失，横刀夺爱。中国古代诸侯国君初封之后废去宗子名分谓之“夺宗”；帝王特许臣僚不奔亲丧谓之“夺情”。（参见圣经四福音之“按才受托、恶仆之喻”。）

5、是谓微明：这就是所谓无微不至、洞察几微、小到极致的明道之大明，明智也。微明，天色微明。微，日月亏缺也；明，日月盈满也。《国语·越语下》：“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韦昭注云：“明为日月盛满时，微谓亏损薄蚀时。”范应元注曰：“几虽幽微，而事已显明也，故曰是谓微明。或以为此数句为权谋之术，非也。圣人见造化消息、盈虚之运如此，乃知常胜之道，是柔弱也。盖物至于壮，则老矣。”

6、柔弱胜刚强：以柔胜刚、以弱胜强，以小胜大、以少胜多，正所谓“把炭火堆在仇敌头上”是也。（参见圣经罗马书 12 章。）

7、鱼不可脱于渊：鱼不可以脱离于渊域深水而得以存活，鱼水情深者也，正所谓相濡以沫不敢相忘于江湖是也。渊，水也，渊面黑暗、风行水上、灵运若水是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1 章；约伯记；四福音。）

8、国（或作“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邦国之神器、利器、秘密武器，不可以随随便便、任意在人前予以炫耀、展示。利器，神器也，传家宝，秘密武器。（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上 1-5 章；列王纪下；历代志下；提摩太后书 3 章。）不可以示人，不可以使之示人。示，本音为其(qí)，从“二”，甲骨文，上也；从“T”，甲骨文，“T”形祭坛、祭台，三“丨”，本义为日月星三光者也，中国古代以之作为祭祀、接近祭坛、得神启示、引领、晓示、晓谕、喻示之意；作为部首字符，则为上帝、神灵之意，诸如：神，礼，祝福，等等，引申为使之看见、显示、展示。薛蕙《老子道德经集解》：“示，观也。犹《春秋传》所云：‘观兵黜武’也。”范应元注云：“治国不以道，而以世俗之所谓圣智仁义巧利示天下，而使之乱者，亦犹利器示人也。……为人主者，不以道德化人，而以利器示人，则是鱼之脱渊也。”

【解读】

欲擒故纵，欲盖弥彰。如其想要使之收束、收拢，必须暂且使其使之扩张、拓展；如其想要使之削弱、式微，必须暂且使之增强、增益；如其想要使之废黜，必须使其暂且得以兴举；如其想要使之执取，必须使其暂且予以给予，欲取先予是也。这就是不引人注目的见微知著之明道境地，是柔弱战胜刚强、也就是以弱胜强的神机要理所在。鱼不可脱离深水而生存，邦国神器、利器、秘密武器，不可以随随便便就示之于人。

第 37 章 道常无为 而无不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注释】

1、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之恒常无以循其作为，似其无所作为，然则却是无所不为，无所察其道行轨迹是也。无为，而无不为，王弼注云：“顺其自然也。”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注云：“虚静恬淡，无为也；天地人物得之，以运行生育者，无不为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1 章；箴言 8 章；约翰福音 1 章；约翰一书 1 章。）

2、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天道无为，人道守之者是也；诸侯君王如果是能以固守真道、遵道而行，天下万物必将回归自然、回归古道、自我发展、自生自灭而不被干预。若能，若是已能，如果能够，既然能够。若，甲骨文，象形字，宛若女子跪立梳妆，本义为顺从、顺服，若时，顺乎天时、顺应天命是也；若木，神木也；若光，神木之发挥出来的万丈光芒。范应元注云：“王侯若能守道而虚静恬淡，则无为也；万物将自化其虚静恬淡，则是无不为也。”（参见圣经彼得后书 3 章。）

3、化而欲作：自化过程当中以至于意欲有所作为。欲作，故态复萌是也。

4、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存天理，顺天道，灭人欲是也。我将镇服这一故态复萌、欲作趋势，使之复归于无名之朴，也就是回归古道、回归真道，以至于无欲无求、遵道而行。镇之，使之镇守、镇压、镇服，镇纸，镇泰。镇，本义为对于物件施加压力，使之镇服，中国古代指边地驻军戍守曰镇边，镇将管理军务，有时也兼理民务，镇军则为镇边将军，镇城专司城防，镇台则为清朝之总兵。宋代以后，县下设镇，小商场也称之为市镇，今之乡镇也，四境边地边

防派出所之类似也。《考工记·玉人》：“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新唐书·兵志》：“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王逸注云：“镇，止也。”《楚辞·九章·抽思》：“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高一涵《老子道德经的政治哲学》：“拿‘无名之朴’以镇人欲，使之万物自化。”河上公注云：“无名之朴，道也。”无名，道之外形也；朴，道之本真、本质也。（参见圣经罗马书 6-8 章。）

5、**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或作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镇服之后使之回归古道、遵道而行，也就自然而然无所谓不道、无道之行了。不欲，无欲，无欲无求也，心如止水、波澜不惊也，道之用也。孟郊《烈女操》：“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参见圣经腓立比书 2-3 章。）

6、**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或作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无欲无求，以至于守静、守中，也就是回归安息、重新得力，天下万物必将自然归正、自我规整、自我安定、归于一体、合一无二，一言以蔽之，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是也。不欲，以静，无欲无求、回归安息，守静、守中也；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欲静而心无以，遵道而行是也。范应元注云：“君天下者，至于欲朴之心亦无，则纯于道也，安有妄动哉？无思无为（无私无畏），不动而化、不言而信，垂衣拱手（垂拱而治），天下不待教令而自平正也。”傅奕本、景龙、景福等 40 诸唐本、马王堆帛书甲乙本“自定”均作“自正”。（参见圣经雅各书 1 章。）

【解读】

道，恒常、通常都是顺乎自然、不背乎自己道的原则予以运行一切、运作一切，无为也，而无不为也，看起来好像是无所作为，实际上乃是无所不为。诸侯君王，如果是能以固守真道、顺道而行，天下万物必将各从其类、自我化育、自我发展、自生自灭，正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各类所谓矛盾纠结就会自然消弭于无形。万物自化过程当中，如果意欲有所作为，我就镇服这一切的苗头，而使之复归于无名之朴，也就是悔改归正、回归古道、回归真道。镇服使之复归于无名之朴，换言之，也就是使之回归古道、回归主道、回归真道，就会使之无欲无求、无为而为、遵道而为。无欲无求，自然而然就会静作而定、笃定不易，天下万物就自然归正，从而使之平息一切动荡摇摆而几欲颠倒倾覆的危殆危机了。（参见圣经罗马书 8 章；彼得后书 3 章。）

下部 德篇

第 38 章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

居其实，不居其华。

故去彼取此。

【注释】

1、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帝的德性属性不以所谓的外在之德显其德、彰其德，因其本为上帝永不改变的道德属性，自在浑然、无可分割，日光之上或为形而上之德，并非日光之下或为形而下之德也，所以以其上德为真正的有德，至德也，求之不得也，德之本也，德之所由出也，道之用也。上德，德之上也。上，或曰使之为上，以之为上，或作通同“尚”，崇尚，推崇，举扬，上仁，上义，上礼，下同。河上公注云：“因循自然，养人性命，其德不见。”王弼注云：

“是以上德之人，惟道是从，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陈柱《老学八篇》：“天生万物，德之至大也，而天不自为德，物亦不知其德，此‘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

2、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至若下德，与上德相对，则是不失其所谓的外在之德为其德显、德彰，所以以其下德不失其德故而谓之为无德是也。下，或作与上相对，使之成为下，以之为下，不看重、不重视。上德不德，有德直讫于下德、失德、无德，是谓“上德以至于德行”之退化论也；从其无德、失德之下德达于有德、不德之上德，回归古道、更新变化、悔改归正是也。王弼注云：

“下德，求而得之，为而成之，则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也。”不失德，不失其德，固执其德与之形貌是也。林希逸注云：“‘不失德’者，执而未化也。”

3、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帝之德性属性，犹道之属性也，亦无为也，乃是非道无以为之也。林希逸注云：“以者，（以其）有心也。无以为，是（以其）无心而为之。”

4、下德，为之，而有以为：至若下德，与上德相对，因其并非上德、至德，以至于恒常为之以保持其外在之德，乃是非道有以为之也，假道学是也。

5、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仁，犹上德也，犹上善也，本出于上帝，本于道也，乃是人之至爱也，人之初爱也，上古之爱也，换言之，也就是初人至爱、亲爱之谓也，为之，乃是因其非道无以为之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2 章）

6、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义，犹上仁也，同样本出于上帝，本于道也，乃是上古之义也，换言之，也就是初人被称之为义也，为之，乃是因其非道有以为之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3-4 章；6-9 章。）

7、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上礼，犹上义也，同样本出于上帝，本于道也，乃是上古之礼也，换言之，也就是初人献祭、祭祀之礼也，为之，则好像是根本没有回应一样，于是就抡臂、攘臂而抛弃之，渐行渐远是也。礼，中国古代或作禮也，从示，从豐，礼器也，本义为祭祀、祭神以祈福也，引申为周礼、礼记、礼仪、礼貌、礼节、礼部。“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莫之应，无以回应，无所回应。攘臂而扔，捉襟见肘、抡臂而为，弃之不顾、置之不理。攘臂，挽起臂膀，撩起膀臂，赤膊上阵。扔，强力抛掷、拉扯、牵引。林希逸注云：“扔，引也。民不从强，以手引之，强掣硬拽之是也。只是形容强民之意（强奸民意），故曰‘攘臂而

扔之’。”（参见圣经创世纪 4 章；6 章；9-11 章；雅各书 4 章。）

8、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故而，失道、背道、无道之后，就有了所谓下德其德也就是德行等等的孜孜追求，德者，道之表也；至若下德失其德，以至于失德、无德之后，就有了所谓仁爱、博爱的孜孜追求，因其无道、无德之故也，仁者，德之表也，至若仁义礼等等都是失道、失道、无道、无德之后道德沦丧的人为产物，而且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至若失仁、无仁之后，就有了有关于所谓仁义、称义、成义孜孜追求，因其无道无德、无仁无爱是也，义者，仁之表也；至若失仁、无仁之后，就有了有关于所谓祭祀、礼仪、礼貌的孜孜追求，因其无道无德、失道失德、不道不德、无仁无义、失仁失义、不仁不义之故也，礼者，义之表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1-11 章。）

9、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所谓礼者，也就是祭祀之礼仪、礼貌之谓也，忠信薄弱以至于丧失殆尽，而后，才有了罪魁祸首的出现，才有了所谓祸乱之始作俑者是也。忠信之薄，忠信不足，祸乱始源；不如下文忠厚、忠实，或曰笃诚、笃实、笃信是也。薄，薄弱，浅薄，缺乏，如履薄冰。乱之首，始乱终弃，罪魁祸首。《礼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陈柱注云：“礼者，文明之谓也；文明者，人为之效也。文明愈进，则诈伪愈进，故老子以为‘礼者，乱之首也’。观吾国文字，‘为’、‘伪’二字，古通同为一，其义深矣。”乱，金文字形，上下其手以利乱丝也，本义为理丝、理乱、离乱，引申为文章、乐章、辞赋之篇末、后记跋文是也，治乱、迷乱、扰乱、混乱，乱臣初为治理能臣，后世演变我乱臣贼子，混坏、混乱、败坏秩序者也。《论语》：“予有乱臣十人。”（参见圣经创世纪 4 章。）

10、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所谓被称之为先知先觉、前识先见的人，乃是因其道之虚华而后治愚之固始也。范应元注云：“前始犹言先见也。谓制礼之人，自谓有先见，故为节文，以为人事之仪则也，然使人离质尚文。”华，虚华，浮华，华而不实。愚之始，使之愚之始也，治愚、脱愚之始，或为愚昧之始。贾谊《新书·大政》：“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天常有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民夺民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11、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或作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真正的圣人君子、圣贤丈夫、也就是所谓的大

丈夫，实在是应当居处于道之深厚，遵道而行是也；而非居处于道之薄弱、丧失，背道而驰是也；应该是居处于道之信实、真实、诚实，而非居处于道之虚华，徒有其表是也。大丈夫，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辈，伟丈夫也。处其厚，不处其薄，此指得道、行道之人遵道而行不拘小节、细节、礼节而言。河上公注云：“处其厚者，处身于淳朴。”处其实，不处其华，此指得道、行道之人以道为本、摈弃浮华、虚浮、华而不实的所谓礼仪、礼节、规条、教条等等。范应元注云：“是以大丈夫处其忠信之厚，而不处其薄，处其道之实，而不处其华，盖知仁义礼等等其末，必至于乱，不如相忘于道德也。故除彼薄与华，而取此厚与实矣。”（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1-15 章；歌罗西书 2 章；希伯来书 5-6 章。）

12、去彼取此：废除那个、去掉那个，选取这个、获取这个。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彼此之间，泾渭分明，犹如黑白分明、一目了然也。

【解读】

上德不外彰显其德名，因此实实在在有德是也；下德固守张扬其德名以示其不失德，因其无德是也。上德无为，顺道而行，因之不固执于其德名道貌；而下德却总是有心作为、妄自作为、甚至胡乱作为，以至于固执其德名道貌。出于仁爱之心的作为，乃是无心而为之，是不固执其德名道貌的；出于道义责任的作为则有心而为之，用以固执显摆其德名道貌；出于礼仪的作为盼望回报，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就会拔臂强行、抡臂而为、私拉乱扯。所以，失道、背道、不道了以至于才去考量所谓合之于道的德行，德行的荣辱升黜才显出所谓仁爱之心，仁爱之心的得失成败以至于激发所谓的道义责任，道义责任的薄弱消退以至于审订各种礼仪规范。礼仪，是以道之忠信不足、日趋淡薄时所产生的副产品，而且是社会混乱的肇始成终者；所谓的先知先觉、前识先见，不过是此前行道之人的里程碑、指向标的榜样见证而已，以之来步入新路、踏上新途，乃是治愈背道之病也就是治愚的开始！因此，圣人君子大丈夫，但只遵道而行，日趋立身敦厚，不断舍己进取，绝不拘泥于浅薄鄙俗的礼仪规范；但求存心淳朴、实事求是、行道传道，绝不牵累于一时的虚浮荣耀、拓展铺张。故此，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彼此之间，泾渭分明，黑白分明，并没有所谓的第三条折中路线，并没有所谓的灰色中间地带，实在是要有所取舍才是！

第 39 章 贵以贱本 高以下基

昔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
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或作“贞”、“正”
是也）。

其致之也。

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
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
无以贵高，将恐蹶。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

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

故，致数誉，无誉。

不欲琤琤如玉，珞珞如石。

【注释】

1、得一：得道是也；得之如一，合而为一，浑然一体，圆融一体，亦即“抱一”也。《韩非子·扬权》：“道，无双，故曰一。”王弼注云：“一，数之始而勿之极也。”《吕氏春秋·举难》：“故择物而贵取一也。”《说文》：“一，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天，得其道使之然也，也就是得道得一使之

能以清澈澄明、清静空灵、道冲阴阳、化为九重，天由之而高远是也；地，得其道使之然也，也就是得道得一使之宁静、安宁、安稳、安逸、浑厚、凝练，地由之而厚重是也。以，能以，得以，以之，于是。清，清澈，清明，清远，清静，不浑浊、无雾霾是也。

3、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神，得其道使之然也，也就是得道得一使之灵体；谷，得其道使之然也，也就是得道得一使之充盈、满溢。灵，灵妙，灵验，灵体。盈，充盈，满盈，充盈，充足，满足，满溢。

4、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宇宙万有、天下万物，得其道使之然也，也就是得道、得一使之得生、化生、生生不息；诸侯君王，得其道使之然也，也就是得道、得一使之得以为天下首领。生，得生，化生，生生不息。正，政也，贞也。范应元注云：“物有万殊，道惟一本。故昔者得一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宁，神得之以灵，谷得之以盈，万物得之以生，侯王得之以天下贞。是以各由其一，而不自以为德耶。”

4、其致之也：致力于此、孜孜追求，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或曰推而广之，推而言之，以此类推。王弼注云：“各以其一，致此清宁灵盈生贞（正）。”范应元注云：“致，推而极之之谓，共推而极之一也。”高亨注云：“致，犹推也，推而言之如下文也。”《荀子·尧问》：“尧问于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殆，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责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只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5、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天，如其无道使之以清，恐将为之崩裂；地，如其无道使之以宁，恐将为之地大震动，一发而不可收拾。将恐，恐将，难免，恐怕将要。裂，崩裂、迸裂、塌陷。发，废也，一发而不可收拾是也。

6、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神，如其无道使之活灵活现、灵体显现，恐将就此停歇、安息；谷，如其无道使之得以充盈、充足、满盈、满溢，恐将就此枯竭、干涸、无以为续、难以为继。河上公注云：“言谷当有盈、缩、虚、实，不可但欲盈满无已时，将恐枯竭不为谷。”

7、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宇宙万有、天下万物，如其无道使之得生、化生、生生不息，恐将就此灭亡绝迹；诸侯君王，如其无道使之得以为贵为高，恐将就此一蹶不振而被倾覆、被颠覆。

8、**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所谓贵，乃是以其低贱、卑贱为其根本、参照；所谓高，乃是以其处下、低下为其根基、原点；对立统一有机体，相辅相成，相反相成是也。

9、**侯王自谓，孤寡不谷：**诸侯君王自己谦称，乃是孤寡不谷。孤，孤德烧任者也；寡，寡德薄仁者也；不谷，不善良、不仁厚者也。杜预《左传·僖公四年》注云：“孤寡不谷，诸侯谦称。”鰥寡孤独，孤陋寡闻。

10、**故，致数誉，无誉：**或作故致数舆无舆；亦作致誉无誉；故此，如其孜孜追求、全力以赴以得美誉、美名、荣誉、称誉，或作“车舆”（引申为“抬举”），往往就会适得其反，以至于名誉扫地，一败涂地，颜面全无，则无誉也。数誉无誉，或作数舆无舆，念念不忘，以至于徒劳无功是也。

11、**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如其不欲，无欲无求，则会安贫乐道，安守本分，或者碌碌如玉，位居高位；或者珞珞如石，坚硬如磐。碌碌如玉，璐璐如玉也，类若翡翠者，玉之美华也，因其无欲无求而其碌碌无为也，道之用也。珞珞如石，璎珞也，美玉如石，璞玉也，毛石也。和氏璧。范应元注云：“夫一乃万物之本，至贵至高，而无形无声，非称美可尽，而况其他乎？故推而极之，数誉称美者，无美也；不德者，乃有德也。是以王侯不欲，碌碌若玉之贵，但欲，落落若石之贱也。”（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上；马太福音 16 章。）

【解读】

古往今来得道如一者，纯一不杂，圆融无间，浑然一体：天因之而清明，地因之宁定，谷神得之（即营魄抱一）而活灵活现、灵妙万千；空谷得之而福杯满盈、福杯满溢，万物得之化育生长，诸侯君王得之与民一体为政（为正）；这一切（清、宁、灵、盈、生、正）都是因得道得一而自然达成的。天如其无道得一而清明，终将恐怕崩裂；地如其无道得一而宁定，终将恐怕一发而不可收拾；虚怀若谷如其无道得一而活灵活现、福杯满盈，终将恐怕萎顿歇菜、无以为继；万物如其无道得一而化育生长，恐怕终将至于灭亡，诸侯君王如其无道得一、与民一体而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恐怕终将被颠覆倾覆、灭国灭族。所以，在一个谐和统一的有机体中，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因此，诸侯君王常说自己孤弱、寡助、不够谦虚，这不正是因其充分体认必须以贱为本吗？所以，多求之于德，则无德也；多求之于美誉尊名，则无誉无名也，正所谓至誉无誉、至德无德是也。既不要一味孜孜追求如宝如玉、华丽高贵，也不要一直碌碌无为一如顽石、油盐不进、难以成器、不成大器。（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16 章；提摩太后书 2 章；彼得前书 2 章。）

第 40 章 反道之动 弱道之用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注释】

1、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或作反也者，道动（亦作“僮”）也，弱也者，道用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此乃道之运动、运行是也；柔弱灵动、精妙莫名，此乃道之运用、施用是也；至若得道、行道之人正所谓后世称之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者也。所谓反动者，背道而驰也。反，甲骨文象形字，本义为反手，手心向上是也，通翻，翻转，引申为倾覆，颠覆；通返，返回，回返，引申为回报、反省、违背、反对、相反、对立、反水、反合，反其道而行之。王弼注云：“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高亨《老子道德经正诂》：

“反，旋也，循环之义。”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是也。《郭店楚简·太乙生水》：“天道贵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强。”范应元注云：“柔弱之至，道之用也。道无形无声，天下之弱者莫如道，而天下之至强者，莫能加焉，此其所以能用万物也。”高亨注云：“道善利万物而不争，是以弱为用也。”

2、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或作天下之物（亦作“勿”）生于有，（有）又生于无（亦作“亡”）；有，实体的存有；无，灵体的存有。王弼注云：“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解读】

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正反之间对立面的矛盾体存在，均能各行其道、运用自如、相反相成，是道的运行、运动特征；柔弱灵动、因势顺导，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是道的施用、运用特性。天下万物各从其类，之所以各类存在成其为存在，是因为各自有所由出之名，而有名则是生于道名无有的大道无名。

第 41 章 明道若昧 进道若退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下士闻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

故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颡；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直若渝。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夫唯道，善贷且成。

【注释】

1、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上等人士听闻真道，遵道而行，勤勉力行；中等人士闻听真道，若即若离，若隐若现，似有似无，捉摸不定；下等人士得闻真道，大加嘲笑、妄加议论。上士，上等人，上等资质的人士；中士，中等人，中等资质的人士；下士，下等人，下等资质的人士；此指三种人对于道之听闻之后的回应、反应性态，并非人之三六九等阶级划分、阶层划分是也。士，会意字，从一而始，至十而终，十全十美是也，本义为善于处事、做事，中国古代引申为对于男人、男性的尊称，后世也指对于女人、女性的尊称，一如男子、女子，也被称作为男士、女士，各等人士，士大夫，战士，博士，学士，硕士。大笑之，或作“大而笑之”，“犹言迂而笑之也”（王念孙注云）。奚侗注云：“上智之士，信道甚笃，则勉强而行之。中材之士，守道不坚，则或日月至焉而已。下智之人，不知道妙，以

为夸大而笑之。”严复《老子道德经评点》：“夫勤而行之者，不为独有志也，亦其知之甚真，见之甚明之故。”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韩愈《师说》：“师之，传道、授业、解惑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先攻。”（参见圣经四福音“撒种的比喻”；雅各书 1 章。）

2、不笑，不足以为道：如其不笑，则不足以为道也。（参见圣经使徒行传 17 章；提摩太后书 3 章。）

3、建言有之：成语立言是也。林希逸注云：“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数语。”

4、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明道之人视其如若昏昧，进道之人视其如若不进则退、退而求其次，夷民之道、康庄大道视其如若各从其类。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范应元注云：“道之明者，微妙幽玄，故如昏昧。道之进者，不与物争，故如退缩。”夷道若类，平安之道使其如若不平也。《左传·昭公十六年》：“刑之类类。”服虔注云：“类，不平也。”夷民之道，或曰以色列亦即上帝选民人士之康庄大道是也，夷民，以民，亦即以色列民之约也，此指遵道而行上帝赐予应许可得平安之民也（参见圣经申命记 28 章），亦即以色列联合王国公元前 721 年先后灭亡之后流亡于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玛代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夏商周以及秦汉帝国之逸民、遗民、余民、移民等等，或曰以色列迷失的十个支派是也。

5、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具备上德之人使其如若虚怀若谷也，大白天下之人使其如若垢黑也。范应元注云：“德之上者，虚而能应，故如空谷。”大白若辱，宋范应元本或作“大白若‘黑辱’，垢黑也”。

6、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直若渝：上德大德视其如若不足，大智若愚、大智如愚是也；建立德行，坚韧不拔，视其如若懈怠偷懒是也；质朴、正直，视其如若矢志不渝者也。广德，德之广也，广，大也。建德，建立德行。建，会意字，从“廴”（yìn），使之引长也；从聿（yù），律令、律令是也；本义为设定、立定律例、典章、法条，遵行律法、律令、制度，引申为封建、建坛祭祀、建立、建造、建设、建筑、建国、建功立业。（参见圣经出埃及记 15 章；20 章；申命记 5 章。）王弼注云：“广德不盈，廓然无形，不可满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偷，懈怠、疲软、偷懒是也。渝，改变、变节、不坚定，忠贞不渝、矢志不渝是也。

7、**大方无隅**：大方之家，视其如若无边无际、无以捉摸、无以拿捏是也。王弼注云：“方而不割，故无隅也。”隅，角落、边角，一隅，引申为棱角。

8、**大器晚成**：或作大器曼（亦作“慢”）成；好事多磨是也。（参见圣经提摩太后书 2 章。）

9、**大音希声**：盛大的声音好像是听不见其声音所由出也。王弼注云：“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声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参见圣经诗篇 19 篇；启示录 5 章。）

10、**大象无形**：或作天象亡形；犹道也，天道者也；犹如盲人摸象者，无形无象是也。范应元注云：“大道无象，而众象由是可见，乃象之大者也。”严复注云：“大象，逾乎视之域。”

11、**道隐无名**：大道自隐，故其无名是也。范应元注云：“既无声无象，焉得有名？”

12、**善贷且成**：善于借力、给力而且能以大功告成。贷，借贷，给与，给予，施与，施予。范应元注云：“道虽隐而无名，然而夫惟此道，善贷施万物，而且善成之也。”

【解读】

上等资质的人士听了传道圣言，就会遵道而行，勤勉见证；中等资质的人士听了传道圣言，沉吟犹豫，将信将疑，似有所动，终无所行；下等资质的人士听了传道圣言，以为空洞，空口无凭，随意玩弄，妄加嘲讽！如其不笑，道之不足以之为道。所以，成语建言则说：使人明道好像是使之懵懂蒙昧；使人得道、行道、进道好像是使之消极消沉、退而求其次；使人处道、传道、卫道好像是使之跋山涉水、步履维艰、曲折坎坷；大道上德使人觉得虚怀若谷，好像是空无着落、一无所有（无以确局、无以把握），道之使之大白于天下、洗白于如雪，却是像是使之满有污渍、罪孽深重；道之使之无限接近于大道盛德、至德、大德，反倒使之觉得好像是满有欠缺、满是亏欠；道之使之建立德行，行有所成，反倒使人看起来好像是慵懒怠惰、碌碌无为；道之使之返璞归真、返朴归真，反倒让人觉得好像是污浊混成、不够坚定；道之使之成为大方之家、坐标参照、榜样见证，反倒让人好像是捉摸不透、拿捏不住其实际边隅；道之使之成为贵重器皿、无不涵纳、大器晚成，反倒使人看起来无动于衷、郁郁寡欢、特立独行；道之使之乐音恢弘、天籁回声，反倒使人看起来好像是缺少予以辩别的和声；大道啊，犹如使人陷于盲人摸象之境地，反倒使人不得不确认其实是在大象无形，道之自隐也，无可名状，而只好称之为无名而已。唯独只有道也者，最善于借力、给力宇宙万有、天下万物，而且大功告成、不为所动！

第 42 章 负阴抱阳 冲气为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注释】

1、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作道生而一，一生而二，二生而三，三生万物，换言之，也就是道以之生一，一以之生二，二以之生三，三以之生万物；或曰：道之以之生一，一之以之生二，二之以之生三，三之以之生万物；亦即道之因之生一，一之因之生二，二之因之生三，三之因之生万物。道生一，道之以之被生、受生为一，使之成其为一，称其为一，位格之一是也，道亦即位格之其一也，与此同时道又被称之为一是也。生，甲骨文字形，其上为草木初生之新叶、新枝、新条之破土萌芽形貌也，其下为土是也，本义为草木初生萌发、滋长，引申为生存、生活、生长、长生、生成、生生不息。一，数之始也，元始也，由于道之独立无偶、独一无二，故而也被称作为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吕吉甫注云：“道之在天下，莫与之偶者，莫与之偶，则一而已矣。”以之，因之。生，受生，被生，并非自己生自己之自生也。一生二，一之以之生二，一之因之受生、被生之后，位格其时因一而二者也，二者，位格之其二也。二，壹（一个位格，亦即“以之”之“之”者也，此指造物主的神性神性及其永能而言是也，其为父之位格者也）加壹（一个位格，亦即道、一之受生、被生之位格是也，其为父之子之位格者也）等于二（两个位格，父与子两个位

格有异的不同位格，实际上乃是一个本体、位格不同而已）是也。二生三，二之因之生三，其上述之二位格（父与子）所共生、共有、共发而出之与其同样同尊、同荣、同质之第三位格是也（父与子之所共同生发之灵也、亦即父与子之共同运作之气息也）。三生万物，三之因之生万物，此三者也，第一位格（道、一，从其而生、以之而生、因之而生也、父本者也）、第二位格（此指道、亦即一也、子本是也）、第三位格（亦即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共同生发之第三位格，父与子之灵、之气息是也），以之神性属性和其永能永旨（天道、天命）化生、化育、造作宇宙万有、天下万物。道，一，吾不知谁之子？父之子是也。父与子，二者如一者也，虽然其如一，仍然是不同位格，故为一而二者也，亦即壹加壹等于二者也。父与子共同生发其灵、其气息，壹加壹再加一个壹，此所谓二而三者也。此三者如一，位格有别，但其同尊、同荣、同质、同工，父为一，子（道）亦为一，灵（气息）同样为一，一而二二而三者也，三生万物是也。范应元注云：“自三以往，生生不穷，故曰‘三生万物’也。”以之生，凭以、借助道之神性、永能之化生、化育、生养众多是也。之，会意字，本义为草之萌芽也，生也，引申为达、到、之的、指代；或曰语助，无意义；此指指代道、一者同样作为造物主的神性属性及其创造永能。（参见圣经创世纪 1-2 章；诗篇 19 篇；33 篇；136 篇；箴言 8 章；约翰福音 1 章；5 章。）

2、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背负、背弃满是阴暗、黑暗的一面从而拥抱充溢阳光光明的一面，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之谓也，弃暗投明是也；以其道之冲也、道之灵气运行也从而使之与之和好、和谐、和睦同居。负，背负，背弃，违背，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抱，抱一，拥抱，怀抱。阴、阳，中国古代以之为道之动静也，道之动曰阳，道之静曰阴，范应元注云：“一之中，便有动静，动曰阳，静曰阴。”此正所谓阴阳二气所由出也，阴阳调和，相反相成，相辅相成，以至于化育万有、化生万物，此之亦即易经之道，中国古代之所谓阴阳相对论者是也。冲，道冲也，冲和也，道之用也，所谓第二位格道之功用、功效是也。气，道之灵妙莫测也，此即所谓第三位格、亦即道之灵、道之气息是也。以为，以之为，因之为。和，道之冲和，使之和好，和睦，和谐。（参见圣经创世纪 1 章；约翰福音 1 章；3 章；罗马书 5 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歌罗西书 1 章；希伯来书 1-2 章；约翰一书 1-5 章。）

3、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众人、世人之所以以为憎恶、厌恶、讨厌、讨厌者，唯独只有孤寡不谷是也，而王公贵族等诸肉食者之流却以之自

称、以之谦称、以之为自谦之词。孤寡不谷，孤陋寡闻，却不能够虚怀若谷，狂妄自大是也。王公，王公贵族者也。王，会意字，从一，道也；从土，善事之士也，遵道而行者也；王者，得天下者也，普天下之统治者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引申为天子，上帝之子也，君权神授是也。东周列国之际，周天子为天下诸侯共主、共王，故以之称王也，诸侯盟主则称之为霸主，春秋五霸是也，后世吴楚越等等诸侯国君各自称王称霸，天下由此大乱也，秦后始皇帝也，诸侯国君则被称之为王侯将相。公，会意字，隐私之以为公者也，本义为与私相悖，引申为公家，公事，大公无私，公正无私；也作爵位、尊称，公侯伯子爵，王公，外公。《韩非子·五蠹》：“背私谓之公，或曰，分其私以与人为公。”

4、或损之有益，或益之为损：或者有的时候是损之以使之有益处；或者有的时候是使之有益处反倒却是使之受亏损，相反相成、相辅相成是也。或，或者，有的，有时。损，减损，亏损，损而又损，损人利己，损人而不利己。而，但，却。益，增益，益处，获益，得益。《说苑·敬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命而能闇，是谓损而不及。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经云：“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范应元注云：“谦受益满招损，物皆然。物既如是，则王侯故常谦虚，不自满也。”（参见圣经罗马书 8 章；腓利门书。）

5、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众人以为美善者，我等不仅就此受教，并且与此同时从而教之是也；虽然“我教子，唯一经”，一本正经，圣经是也，然则亲子教育如若需要仍然甘心愿意从善如流者也。（参见圣经罗马书 12 章；提摩太后书 2-3 章。）亦，甲骨文象形字，本义为一人之下（大）左右各一点也，本义为两肋、两腋所在是也，引申为也，也是，同样，又，不过；亦步亦趋。《战国策·魏策》：“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庄子·田子方》：“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范应元注云：“人之所行，可以教我；我之所行，亦可以教人。”

6、强梁（良）者，不得其死：强良为娼、强奸民意、强自为之、跳梁小丑者也，不得其自然而死也，换言之，不得善始善终、不得好死是也。死，罪之功价、工价是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2 章；约翰福音 5 章；罗马书 5 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希伯来书 2 章；彼得后书 2 章；犹大书；启示录 20-21 章。）

7、吾将以为教父：我等将以之为反面教材之所由出也。教父，教之父本也，教条、信条是也，或曰反面教材，正所谓“不善者，善者之资”也。教，形声字，

从孝，慎终追远也；从文，言传身教也，或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紧抓不放。父，父本，根本，本源，之所由出之本也。《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解读】

道使宇宙混然生成，为一，为二，为三，此三者，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是也，借以生成、化育宇宙万有、天下万物，并且使之各从其类者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类群体因个体的相互独立、差异而形成各字不同的具体存在。各具体存在都以其所具的受造物的本质、本性而保有现实的熵值退化存在模式，之所以如此，乃是因其背道而驰、不能够遵道而行的结果，唯独只有回归古道、悔改归正才能够浑融于道而相与谐和，换言之，也就是能以与神和好。人所最嫌恶的，就数孤弱、无助、不谦虚，而王公贵族等诸肉食者之流却用以作为对自己的称呼。所以，对各种具体存在来说，有时会因减损而增益，有时会因增益而减损，正所谓万事互相效力，叫遵道而行者得益处，就是被道所吸引的人。众人以为美善者，应当勉力而为之；别人的经验教训，我也作为教训经验：强行霸道、强奸民意、强良为娼、逼良为娼等诸跳梁小丑之辈者流总不得善始善终、更不能视死如归，我等将之引以为反面教材、作为戒鉴、所谓以之为资是也。

第 43 章 不言之教 无为之益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无有入于无间。

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注释】

1、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普天之下之至为柔弱，上善若水是也，道也者，遵道而行，纵横驰骋于天下者，则无往而不利、无坚而不摧，此至坚是也。至，象形字，从一，从私，从土，舍其私自上而下以临于土也，引申为到、达，夏至，冬至，犹道成肉身是也。《荀子·劝学》：“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驰骋，本义为纵横驰骋，策马直奔，疾行飞驰，此处引申为道之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放之四海而皆准。《孙子兵法·势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韩非子·难势》：“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 章；路加福音 2 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

2、无有入于无间：无形无象、形同无有的道之作用可以无孔不入、穿透一切所谓无间隙者也。王道《老子》注云：“天地之气本无形也，而能贯乎全石；日月之光本无质也，而能透乎郛屋。无有入于无间者，此类是也。”

3、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我等因此可以知道，道之无为之大益处者也。王弼注云：“虚无柔弱，无所不通，无有不可穷，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无为之有益也。”

4、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看起来是不言之教，实际上是道之无为之大益处，普天之下实在是少有、少找能以企及者也。范应元注云：“不言之教，柔弱也；无为之益，虚通也；盖柔弱虚通者，大道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故人当体之。而天下之人，蔽于物欲好尚，强梁有为，自生障碍，是以罕有及此道者矣。”

【解读】

天下至为柔弱的遵道而行者，同时也是直到地极、行遍天下而无往不利、无所不克的至为坚强者。道之虚无灵妙可谓无孔不入，可以进入一切无间存在而起作用，滴水穿石也，水到渠成也，柔弱胜刚强，无间者道也。我因此知道了“道之无为”之益处。“不言而喻”的劝教往往胜过言传身教，“道之无为”的益处，往往普天下也没有什么能以比得上，也没用几个人能以够得着，实在是非道之用无以企及、无所企及。

第 44 章 甚爱大费 多藏厚亡

名与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注释】

1、**名与身孰亲**：美名美誉与之身家性命比较而言，如何知道谁个更为切己切身、哪个更为亲近、亲重？王弼注云：“尚名好高，其身必疏。”《礼记·中庸》：“必得其名。”名，令闻也，引申为名声、名誉、美名、名望、美誉、称誉。身，身体，引申为身家性命。亲，亲爱，亲近，亲重。

2、**身与货孰多**：身家性命与之身外货财比较而言，如何知道谁多谁少？孰轻孰重？多，重叠之谓也，与少相对，或作重也，引申为重要、尊重、重视。《说文》：“多，重也”。

3、**得与亡孰病**：获取得道与之丧失丧亡、或曰得失存亡之间比较而言，谁个足致病患病害？病，使之病之，毛病，疾病，病患，病害。得，与失相对，获得，获取，得到。亡，死亡，引申为亡佚，丢失，丧失，失去，亡羊补牢。苏辙注云：“不德者，以亡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则病又甚于亡者。惟齐有无均得失，而后无病也。”

4、**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太过于贪爱、吝啬，必然导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花费之结果；多多收敛、聚敛、横征暴敛，必然以至于毫无节制，必定最终遭致损失惨重的结局。甚爱，过于、过分予以贪爱、恋爱、溺爱、宠爱、滥爱，或曰过于吝啬，吝啬鬼，守财奴。大费，大大破费、花费、耗费。费，《说文》：“费，散财用也。”多藏，多多收藏、收敛、聚敛、横征暴敛。厚亡，

此指严重亏损、损失惨重。《国语·鲁语下》：“有货以卫身也，出货而可以免，子何爱焉？”王弼注云：“甚爱不与物通，多藏不与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

5、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道知足，就不会自辱其身、反辱及身、辱没己身；知道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有所节制，则会毫无危殆、一生安泰。范应元注云：“唯知足、知止，而不贪名、货、财者，则不致侮辱、危殆，可以长且久也。”

【解读】

声名美名与身家性命哪个更为切己？身家性命与身外财货哪个更为重要？得失损益究竟如何计算以之为病患病害？过分的贪爱必然连带着更为庞大的代价或者破费，过多的吝啬守藏必然导致更为沉重无比的损失。所以，懂得知足就不至于自辱其身、反辱及己，懂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就不至于身临险境、危殆及身，唯独只有如此，才可以足致长久、平平安安、直到永远。（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5-7 章。）

第 45 章 躁胜其寒 静胜其热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注释】

1、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或作大成若詖（亦即“拙”），其用不蔽；集大成者看起来仍然若有或缺、欠缺，但其实际上的一切并不会谓之凋敝、衰残、败坏。大成，中国古代本义为完整、完满的乐章，而古乐其中一变而为一成，九变而乐终，九成完毕，曲终人散，称之为大成；引申为集大成者，谓之无所不成、无往不胜、无所不包、臻至完美者是也。《古文尚书·益稷》：“箫韶九成。”若缺，若有或缺，不可或缺。缺，破损、缺漏、不完整也，其类玉器之缺为玦，水之盛装器皿、或曰堤坝之缺为决者是也；此指瓦器（五音或八音之一的土瓦陶器所制作之乐器）之缺也。弊，敝，蔽，斃，弊，古者几乎通同一字也，弊端，破敝（敝帚自珍），隐蔽、遮蔽，倒毙，因狗追扑而仆倒。《周礼·大司马》：“质明，蔽旗，诛后至者。”《周礼·巾车》：“岁时，更续共其敝车。”《韩非子·难一》：“见知不悖于前，赏罚不蔽于后。”

2、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大充盈、充溢，看起来好像是虚怀若谷、道冲中虚、中空一样，其用者无穷尽也。王弼注云：“大盈充足，随物而与，无所爱矜，故若冲也。”范应元注云：“夫道，在坑满坑，在谷满谷。大满者，无所不满，而不见其迹，故若虚也，其用是以不尽。”不穷，无穷无尽者也。

3、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真正的正直、坦直、率直看起来好像是有所弯曲一样，直而不隐、直而不藏是也；真正的智巧、灵巧看起来好像是如同愚拙、愚笨一样，大智若愚、大智如愚是也；真正的辩才、辩士看起来好像是不会讲话、拙口笨舌一样，坦言无忌、直言不讳是也。屈，不直，委屈，形声

字，从尸从出，死人之僵卧也，引申为弯曲、蜷曲；或作姓氏，屈为春秋楚王三大姓氏之一。《易经·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拙，笨拙，愚拙，拙笨，百拙无能。讷，木讷，不善言谈、沉默寡言。王弼注云：“大直者，随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大巧因其自然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大辩者，因物而言，已无所造，故若讷也。”

4、躁胜寒，静胜热：或作躁极生寒，静极生热；或曰静胜躁，寒胜热；躁动反复能以胜寒生热，胜于寒也，清静无为可以胜其躁热，换言之，也就是清静胜其躁动，寒温胜其躁热，范应元注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与此相反相成。躁胜寒，躁动生热以胜其寒也，以动制静是也。躁，躁动，躁热，狂躁，躁狂。寒，寒温，寒冷。静胜热，安静、宁静、静谧、清静以胜其躁热、狂热也，以逸待劳、心静自然凉是也。静，安静，安逸，清静，静谧，回归安息，重新得力是也。范应元注云：“躁极则寒，寒则万物凋零。静极则热，热则万物生长。是知躁动者，死之根；清静者，生之根。”（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30 章。）

5、清静为天下正：或作清静无为，天下正；能以清静自守、守道、守中，道之用也，则天下为之而正、得以太平。王弼注云：“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故惟清静乃得如上诸大也。”

【解读】

大道的完美、完全、完满看起来好像有其欠缺，但道之用也则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用之不竭取之不尽，其作用永远也不会衰败、败坏；大道的充实、充盈看起来好像是虚空空虚、空洞无物，但其作用则是无穷无尽；大道坦直、正直看起来好像是曲折，大道的灵妙、灵巧看起来好像是拙笨笨拙，大道的不言善辩看起来好像是拙讷不善辞令。快速躁动可以消解寒凝僵结，守静守中就可以消去内心热浊。换言之，以静制动、以寒解热是也。清静无为、谐和稳定，是使得天下动荡、摇摆得以归正所当围绕的核心、中心。

第 46 章 祸不知足 咎大欲得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注释】

1、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普天之下如其有道而为之，得道而为之，遵道而行之，则可以放马南山下、耕作以肥田、休养生息者也。却走马以粪，道之使之可以转回战马、以事耕作肥田是也，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寓兵于农、隐武于国”者也。《孙子兵法·计篇》：“主孰有道。”马，象形字，早期金文字形，象马眼、马鬃、马尾之形，本义为家畜名谓也，用以驮耕、运输等，也用于马兵打仗，骑兵者也，战马者也，司马为其官职名称；马拉战车，以壮国力，中国古代商周帝国以至于秦汉帝国此正所谓千乘之国、百乘之国者是也。“马王爷，三只眼”，谓其善于征伐、征讨、并能够监察、遍行全地者也，后世称之为战神、死神之主宰者是也，中国古代秦汉帝国对之祭祀需要全羊一只为其牺牲、祭品。却，退却，推却，退回，撤回，撤还。走马，犹走卒也，善奔跑之马匹是也，此指纵横驰骋于战场的战马、军马者也。粪，使之肥田、耕作、治田、耕田也。《孟子·滕文公》：“凶年，粪其田，不足。”赵岐注云：“粪治其田。”王弼注云：“天下有道，知足知止，无求于外，各修其内而已，故却走马以治田粪也。”《韩非子·解老》：“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而民不以马通淫物，所积力唯田畴，必且粪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

2、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普天之下如其无道而为之、背道而驰行之，则可谓戎马一生、毫无安息，即使是怀孕母马也会不得不拉上战场，甚至小马驹生于

郊野荒场、战场者也。戎马，产于客旅游牧者西戎之马也，或作战马、母马、小马驹，戎马一生，戎马生涯。生于郊，生于郊野、荒场、战场、疆场是也。郊，郊野，野外，此指战场、荒场、疆场。《说文》：“郊，距国百里为郊。”王弼注云：“贪得无厌，不修其内，各求于外，故戎马生于郊也。”

3、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或作罪莫厚乎甚欲，咎莫兼乎欲得；祸害、祸乱莫大于不知道知足常乐；罪咎、罪愆莫大于贪婪欲得、贪得无厌。《说文》：“咎，灾也。”（参见圣经提摩太前书 5 章；雅各书 5 章；犹大书。）

4、知足之足，常足矣：真正的知足之足，随遇而安者也，唯独只有如此才算是恒常的满足、充足啊。（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5-17 章；约翰一书 1 章。）

【解读】

普天之下、国计民生、国族运行如其合于大道，就会休养生息，连奔走的战马也可以还田耕种，以肥地土；普天之下、国计民生、国族运行如其不合于大道，则就连战马也只能在战场的恶劣环境生产小马驹。祸害祸乱莫大于蛇吞象不知足，罪过罪咎莫大于贪求欲得不止息。所以，安贫乐道、以道为乐、乐天知足、使其富足，唯独只有如此才是真正长久的富足、满足。

第 47 章 其出弥远 其知弥少

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注释】

1、不出户，知天下：足不出户，独处内室，守中守静，可知天下；“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者也。户，门户，窗户，家门，大门，家家户户。汉代陈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唐代杜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代徐渭《坐卧房记》：“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观万有，通昼夜，一梦觉而无不知。”清代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5-7 章。）

2、不窥牖，见天道：不窥窗牖，可见天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者也。不窥牖，不予以窗牖窥视、偷看以观之，猫眼看人也，或曰隔着门缝看人也。《方言》：“凡向窃视，南楚谓之窥。”牖，窗牖，《说文》：“牖，穿壁以木交为窗也。”王弼注云：“道有大常，理有大致。执古之道，可以御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户、不窥牖而可知也。”

3、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如其背道而驰、离开得越来越远，其知应知所知等等也就必然会越来越少了。弥，更加，愈来愈，越来越，弥久弥新，欲盖弥彰。王弼注云：“无在于一，而不求于众也，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转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须出户；若其不知，出愈远，愈迷矣。”成克巩注云：“天地不可以形尽，足之所至，见其形耳。虽远，岂能尽乎？”

4、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之所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者也，道之用也；因其遵道而行，故而即使是不予践行也能够予以知道、不予看见也能够予以明道、不予作为也能够予以成就。王弼注云：“得物之较，故虽不行，而虑可知也。识物之宗，故虽

不见，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释名·释言语》：“名，明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名，假借为明。”无为而成，无为而无不为，故其成也。《韩非子·喻老》：“随时以举事，因资以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参见圣经使徒行传 16-20 章。）

【解读】

足不出户，独处内室，即使是不离家园，也可以知道天下之大势所趋；不窥窗牖，不作察辨，也可以见证天道大道。越是背道而驰，即使是出离家园涉于险远，其明辩能力还是会越来越狭隘、狭小。因此，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不待践行就有其自知之明，不待实察见证就能以知己知彼，不必多自作为就可以坐收事成、坐享其成。

第 48 章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矣！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释】

- 1、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者，应该逐日加增其已有学问；为道者，则当逐日减损其固执经验。河上公注云：“学谓政教，礼乐之学也；日益者，情欲文饰，日益以多。道谓自然之道也；日损者，情欲文饰，日益消损。”范应元注云：“为俗学者，则日益多事，而心不虚。为常道者，则日损私欲，以致虚。”《说苑·建本》：“学，所以益才也。”《论语·颜渊》：“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季氏》：“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娇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弟子规》：“益友来，损友却。”
- 2、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而又损，以至于达致道之无为境界、境地，回归古道、悔改归正、返璞归真、返朴归真、遵道而行是也。以至于，以至于能够达到者也。河上公注云：“损之者，损情欲也。又损之者，所以渐去也。”范应元注云：“人心本虚，私欲窒之，则难复其初，渐去之又去之，以至于无为，则仍虚矣。”蒋锡昌注曰：“上行无为，则民以自正，而各安其业，故无不为也。无为者，言其因，无不为者，言其果。”《庄子·马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
- 3、取天下，常以无事：欲取天下、或曰获取天下、闻达于天下者，恒常应当以

其遵道而行、亦即按其道之无为的方式方法予以行事为人。取，会意字，甲骨文字形，从耳，从手，执其耳也，古之猎获者割其首级、以计数目者也。《周礼·夏官·大司马》：“获者，取左耳。”（参见圣经士师记力士参孙；撒母耳记上大卫战死歌利亚。）无事，无所事事，无事生事，无事生非。王弼注云：“无事，动常因也。”《庄子·天下》：“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安。”《庄子·天道》：“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4、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无事生事、事必躬亲，则不足以获取天下、闻达于天下者也。王弼注云：“有事，自己造也。”蒋锡昌注曰：“此言及其有事，则政繁民扰，故不足以取治天下也。”范应元注云：“心虚则道通，以道化民，则无事矣。虽不取天下，而人心自然归之。及其政令苛，刑法严，则虽欲取天下，而人心不归之矣。”

【解读】

从事于求学则日益增加、加赠，从事于求道则日益减少、舍弃。减少又减少，最后就到了什么也不固执的道之无为境地。无为就可以因其顺天行道而无不为。执掌、获取天下，最好是行之于道、放之自然而使之无所事事。如其无事生事、事必躬亲，必致忙忙碌碌、庸碌无为，那是不足以执掌、获取闻达、以至于治理天下的。

第 49 章 圣无常心 民心为心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圣人在天下，歛^(xǐ)歛焉，为天下浑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注释】

1、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并没有非道之外恒常心志，与此同时并且以众人以为美善者为其心志，亦即民心为心、主心为心者也，休戚与共是也。或作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心，本义为心脏器官，引申为思维器官、心思意念、心眼心窍、良心，后世以其心脑互称者是也。《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荀子·解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礼记·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所以能以其心为心。”《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谋攻篇》：“上下同欲者胜。”

2、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行道之善者，我等宜善待之；即使是不行道之不善者，我等亦善待之；其德因其遵道而行者也。范应元注云：“百姓之善者，能本善，循乎自然也；圣人以道而善之，则其善心自固矣。”王弼注云：“各因其用，则善不失也。德善，无弃人也。”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3、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道之信士、信徒，我等宜善信之；即使是不信道之非信士、非信徒等诸人士，我等亦善信之；其信因其得道、

行道、传道、卫道、信道之信也。信，信仰，信心，信用，信实，信靠，信士。《国语·晋语二》：“定身以行事，谓之信。”范应元注云：“百姓之信者，以其诚实也，圣人以道而信之，则信心自不变矣。百姓之不信者，因私欲而诈伪也，圣人亦以道而信之，则将化而复归于信也。”（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 章；3 章；罗马书 1 章；3-5 章；希伯来书 11 章；雅各书 1-2 章。）

4、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在天下，因其遵道而行，看起来好像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无欲无求、一无是处，乃是为了遵道而行以至于不至于失了天下见证者也，故其大智若愚、大智如愚、难得糊涂是也。歙歙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难得糊涂之形貌也。范应元注云：“故圣人之在天下，收敛其心，无为无欲，顷刻不敢放纵，则百姓自化。”浑其心，道之使之混混沌沌、难得糊涂是也。蒋锡昌注曰：“焉欲天下皆受圣人之化，而亦混沌无欲也。”（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52-53 章。）

5、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普天之下百姓都是全神贯注于其耳闻目睹、亲自所见所闻而好事而为、好自为之，至若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则以其为父母的心肠善以待之是也。注，专注，全神贯注。奚侗注曰：“注，耳目视听专也。”皆孩之，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对于普通百姓一视同仁、一目了然，于是就皆视之如婴儿也，视其必须复归于婴儿也，视其一如婴儿而未孩者也；中国古代自秦汉帝国、唐明帝国统治者一贯可谓“视民如子”也。王弼注云：“皆使和而无欲，如婴儿也。”《孙子兵法·地形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赤子”。（参见圣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1 章；提摩太前后书 1 章；提多书 1 章；腓利门书；约翰一二三书。）

【解读】

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没有自己所谓恒常不变的主张，乃是以其众人以为美善者、亦即民心为心、主心为心者也。（参见圣经路加福音 2 章；腓立比书 2 章。）众人以为美善者，合于己者，予以善之；不于己者，亦予以善之。这就是德善也，皆以为善之者也，人所共善也。民心为心、主心为心，合于信者，予以信之；不合于信者，亦足以信之。这就是德信也，皆以为信之者也，人所共信也。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在天下者，看起来好像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实则安分守己、安守本分，目的是为了天下之故而使自己陷于糊涂，正所谓难得糊涂，大智若愚、大智如愚是也。民心为心、主心为心，百姓皆以其为耳目，聪明而自觉，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则好像是为父母的心肠对待孩子一样予以对之。

第 50 章 出生入死 以其无死

出生，入死。

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

夫何故？以其生之厚。

盖闻善攝生者，路行不遇兕(sì)虎，入军不被甲兵；

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焉。

【注释】

1、出生，入死：一旦出生，就意味着进入、走向死亡了旅途。出，出生，出来，出离，脱离，离开。入，进入，步入，走向。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弼注云：“出生地，入死地。”张之纯《评注老子道德经菁华》：“出者茁也，人者没也。出为生机，入为死机。”（希伯来书 2 章；9 章。）

2、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生而徒然，十之有三；死而徒然，十之有三；普天之下人之生生不息，躁动而至于死地，又是十之有三；三一三剩一是也；此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者也。生，长生，长寿。蒋锡昌注曰：“长寿之类。”徒，徒然，毫无意义；或作门徒、弟子、徒子徒孙，辈分者也；或曰徒刑，有期徒刑或作无期徒刑。十有三，十之有三，十成有其三成，类言十分之三者也。王弼注云：“十有三，犹言十分有三分。”死，死亡，夭亡，早死，夭折。蒋锡昌注曰：“短命之类。”王弼注云：“取死之道，全死之极，亦十有三耳。”人之生生，普天之下人之

可谓生生不息、芸芸众生者也。生生，使之生生，以生为生，以生养生，专注生养、养生者也。动之死地，因其躁动、盲动、妄动而到于死地、蹈于死地、以至于死，自寻死路、自寻短见是也。高延第《老子道德经正义》：“动而之死者，谓得天本后，可以久生，而不自保持，自蹈死也。”

3、夫何故：这一切究竟是因何之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以其生生之厚：因其芸芸众生、生生不息、生养众多、求生养生太过之故也。严灵峰注曰：“以其求生之厚之故也。饱饪烹宰，奢侈淫汰，戕贼性命。故曰：‘生之厚’也。”

5、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sì）虎，入军不被甲兵：尝闻善于摄生、养生之人，能够路上行走不遇兕虎之类挡道，即使是入伍陷阵也不被甲兵所害。摄生，护生，养生，延年益寿者也。兕虎，兕虎挡道，虎狼当道；犀牛、老虎，猛兽也，泛指危途、危地、危殆处境也。入军，入伍，厮杀战场，马革裹尸者也。蒋锡昌注曰：“其入军也，不至敌人戒线之内，故决不为甲兵所加。”不被甲兵，不为甲兵所杀伤、创害。《广雅·释诂二》：“被，加也。”王弼注云：“善摄生者，无以生为生，故无死地也。”

6、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犀牛无以使之牛角对其得有攻击之处，猛虎无以使之虎爪对其得有施用之处，兵器无以使之对其得有血刃之处。无所投，无处可用，一无用处是也。投，抬起，投掷，引申为攻击，或作举手投足。无所用，无所用处，无以为用。用，用处，引申为施加，加害。无所容，无所包容，无所容纳，引申为抗拒、拒斥。

7、以其无死地焉：因其毫无死穴、死地示诸于外者也，犹如后世武术高手所谓金钟罩、或曰护身符者是也。陈柱注云：“夫去其生生之厚，则于物无夺。而能去所厚者以养人，是顺物之性而不逆者也。孰从而害之哉？夫生生之厚，死地也。无生生之厚，故无死地也。”

【解读】

道之使之世人一旦出生，就进入于走向死亡以至于速死的旅途；正如同圣经所记“人生而怕死”、“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2章；9章）者是也。在普天之下人世之间，算为生而长寿的，占十分之三也；算为生而短命的，占十分之三也；芸芸众生，因其行举失道、背道而驰者而自取速速其死的，也占十分之三者也。这一切究其原因、究竟何故也？因其高自位置、自视过高而导致生之成本亦即生养成本过重过累是

也。据说，善于保其生命者也，在陆路上行走不会遭遇犀牛和猛虎的凶恶袭击，即使是入伍当兵、参加战争，也不会受到兵器武器之伤害。对其而言，犀牛于其身则无处投角，猛虎于其身则无处伸爪，武器于其身则无处显露锋芒。这一切终究到底何以如此呢？因其总能置之生死于度外，以至于视死如归，故其毫无遭致死于非命的死穴、死地等诸致死要害机关部门以示其外，此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

第 51 章 夫莫之命 而常自然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

长之，育之；成之，熟之；

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

【注释】

1、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道之使之受生、被生、生生不息、生养众多；道之其德使之得以蓄养、滋养、供养；道之使之宇宙万有、天下万物物各有性、物各有形、各从其类；道之造物规律大势所趋使之自然生成、成长、成熟。生，使之生，受生，被生。张之纯注云：“生，发育也。”畜，同蓄，使之受到蓄养，供养，滋养，养育、繁殖。范应元注云：“生物者，道也；养物者，德也。”物形之，势成之，具体为物，各有其形体、形象；内在有其大势所趋，使之得以形之成之，犹言原子、质子、光子等等内在运动者也。范应元注云：“阴阳相摩，物不得不形之也；寒暑相推，势不得而成之也。”

2、尊道而贵德：尊道以至于贵德，或作遵道而行自然而然就会以至于宝贵其德行见证；尊道贵德，或曰尊道重德是也。

3、道之尊，德之贵：道之为尊，至尊，至为其尊；德之为贵，至贵，至为贵重。蒋锡昌注曰：“无道与德，则不能生畜；不能生畜，则物故不能形，势亦无所成。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也。”

4、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一切均不是所谓的命令使之然也，而是道之使之恒常自然而然是也，此正所谓“不待扬鞭自奋蹄”者也。范应元注云：“皆尊其生之所从，而贵其养之所自。”（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13 章。）

5、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复之：道之使之长而育之，生长发育是也；成而熟之，成长成熟是也；养而复之，护养保护、专一护理是也。王弼注云：“谓成其实，各得其荫庇，不伤其体也。”成之熟之，河上公本此，亦即高亨本“亭之毒之”是也；亭，成也，亭亭玉立是也；毒，熟也，终其极也，诸如太阳很毒，谓其毒辣辣，水流很毒，谓其毒得很是也。复，反复再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道之使之得以覆盖，护佑，覆庇，荫庇，庇荫，保护，护理，维系，维持。（参见圣经 1-2 章。）

6、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之虽其生之，却是不愿专有、独有；道之使之得以维系、维持，却是不愿以之自恃其功、自高其位；道之使之得以供养、供应以至于能够长大成熟、长盛不衰，却是不愿任意宰割、肆意宰制；这就是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玄德、上德、圣德、至德。《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参见老子道德经 10 章。）

【解读】

道之化生万物，以其德而养育、滋生、生养万物，万物却是各从其类、各自成长、各自成熟、纷呈其形，道之用也使之然也。因此，万物无不尊崇大道而珍重其德，换言之，也就是尊道重德、尊道贵德。大道之所以受尊崇、受尊重，其德之所受珍重、受贵重，并不是因其强制与逼迫使之然也，而是创造律、自然律使之不得不如此者也。所以，大道化生万物，道之以其德从而养育万物，使之成长、发育，使之开花、结果，使之自立、成熟，使之都得到同样平等的润养与庇护，这就是自然恩典、普通恩典、一般恩典之所谓是也。生之而不独居其所有，成之而不独居其以仗恃，长之而不肆行任意予以主宰，这就是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上德、大德、至德、玄德者也。

第 52 章 见小曰明 守弱曰强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用其光，复归其明，

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注释】

1、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普天之下，各有其始，各有本源，道之用也；以之为普天之下的之所由出的母本、根本、本源是也。范应元注云：“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精，变化不测，通神达生，故谓之母。”（参见圣经长见识 1-2 章；箴言 8 章；约翰福音 1 章。）

2、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既然已经在此基础上得知宇宙万有、天下万物的根本母本也就是道之所在（此所谓“母”者也），就可以与此同时也得知其宇宙万有、天下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的价值意义所在（此所谓“子”者也）；既然如此，就应该回归古道、回到起初受造物的本位、以至于遵道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以至于离经叛道、离道反教；如此以来，就可以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以至于终其一生也能够毫无真正的危殆、危险、危机等等，也就能以从而得享长久、出死入生、得以永生。王弼注云：“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陈柱注云：“知子守母，御繁以简之道也。”没身不殆，自始至终、终其一生不会遭遇真正的危险、危殆、

危机。没身，终其一生，终身。张之纯注云：“守静主柔，终身不危。”

3、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堵塞其欲望之孔窍，关闭其欲念之门户，终身无忧、无事永逸、一劳永逸也；开通其私欲之孔窍，济助其凡事顺利，终其一生无可救药者也。兑，本义为耳目鼻口之五官孔窍，泛指孔窍、孔穴，引申为挤兑，兑换。高诱注云：“兑，耳目鼻口也。”王弼注云：“兑，事欲之所由生；门，事欲之所由从也。”《淮南子·道应训》：“太公曰：‘塞民于兑。’”勤，瘡，謹，殣，歎，古之通同一字者也，病、患是也，引申为勤苦，勤勉，勤谨，勤劳。天道酬勤。《集韵》：“勤，忧也。”王弼注云：“无事永逸，故终身不勤也。”济，济助，济民，使之完成、达成、成就，不济于事，无济于事。《尔雅·释言》：“济，益也。”终身不救，终其一生也无可救药。范应元注云：“倘开其耳目鼻口之所说，而济一心所欲之事，则神明失，而终身不可救也。”

4、见小曰明，守弱曰强：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持守弱势、保守知弱，此正所谓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刚强是也。陈柱注云：“见小，则重分析；而见事理也，明。”王弼注云：“为治之功，不在大；见大不明，见小乃明。守强不强，守弱乃强也。”

5、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用其道之荣光、光明，反照自身，回归古道，遵道而行，以至于明道、传道、卫道，就无以遗留其自身祸殃、灾病等等。用，甲骨文桶形也，引申为使用，采用，可用，用处，功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用行舍藏。《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王安石《上五事札子》：“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于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范应元注云：“心静则虚，虚则明，明则有光。用其光，以接物，反其明，以归虚。能知足，则不遗此身殃、咎。”

7、是谓袭常：或作是为习常；这就是所谓的因袭、承袭、传承大道之恒常，换言之，乃是习以为常者也。

【解读】

宇宙万有、天下万物都有其本始、源起，此正所谓道之用也，这一个“起初”“始源”乃其以之为其生存所必须皈依、依归的母本母体。如其早已经得知“道之用也，使之然也”的这一母本母体，就能够从而充分认识宇宙万有、天下万物各自存在的价值意义，认识各自具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回归古道、持守元初这一“道之用也，使之然也”之母本母体，如其如此则终其一生都不

会有所谓的危险、危殆临于己身、及于其身，即使是死了也能够视死如归、超越死亡。堵塞其出口，关闭其门径，以至于终身不勤、懈怠一生，换言之，因其无忧不勤、无事永逸、一劳永逸、无所事事，即使是终其一生也不知道“天道酬勤”者也；开通其出口，济助其诸事，以至于终身不救、一事无成，即使是终其一生也一辈子不知道“无可救药”是也。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择善是从，择其不善而改，是谓道之使之明道，是得道、行道之人高明所在；能以其柔弱灵动以胜刚强，以其不变而应万变，这就见证了得道、行道之人的刚强强健、孔武有力。用其道之荣光光明，回光返照自身自体，就能够最有效地予以避免各种祸患及于自身，这就是所谓因袭传承了道之恒常本性是也。

第 53 章 大道甚夷 而人好径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人好径。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

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

是为盗夸。

非道也哉！

【注释】

- 1、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大道如其使我等微有所知、略有所知，即使是稍微有一点点独立自由之见解，乃当遵道而行、行于大道。介然，微小、细微的形貌、样貌；或作笃定不易、坚定不移。介，甲骨文象形字，像人之身穿铠甲，中间使人，其上乃是铠甲连片，本义为防身铠甲，引申为界限、疆界、坚定不移、笃定不易；或作中人传语，中国古代主有宾相迎宾，宾有随从通传曰介，也专指传宾主之话的人，引申为中介、介绍、简介、介意、别介，不足介意等等；再就是戏剧术语，表示形貌、样貌，比如笑介、见介、鸡鸣介、犬吠介、整日介。《史记·老庄韩非子列传》：“急则用介胄之士。”《列子·杨朱篇》：“无介然之虑也。”《释文》：“介，微也。”行于大道，遵行大道。《韩非子·解老》：“释文大道也者，端道也。”（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3 章；5 章。）
- 2、唯施是畏：唯独只有“施比受更为有福”才需予以畏惧、敬畏、警戒、慎独处之，以免误入歧途。王弼注云：“行大道于天下，惟施为之是畏也。”（参见圣经使徒行传 20 章。）
- 3、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大道甚是，笔直正直，不偏左右，夷希微也，实际上乃是窄门小路，找到的人也少；而人皆以为康庄大道、平坦捷径是也。而人好径，而人总是偏行己路，也就是偏好易行之路径者也。径，路径，门径，小径，

此指偏行己路。河上公注云：“径，邪不正也。”范应元注云：“谓大道甚平易，而民甚好行小路。以警民不由正道，循自然平易处行，而好施舍，行险侥幸，以速求名利也。”（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53 章；马太福音 5-7 章。）

4、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朝堂甚是华丽堂皇，然其朝政腐败，田园甚是荒芜，一片萧条，仓房甚是空虚，空空如也。王弼注云：“朝，宫室也；除，洁好也。”河上公注云：“高台榭，宫室修。”除，本义为宫室台阶也，引申为排除、废除。芜，荒芜，一片萧条。《说文》：“芜，秽也。”王逸注云：“不治曰芜，多草曰秽。”（参见圣经传道书。）

5、服文彩，带利剑，厌其食，财货有余：穿着锦衣美饰，携带锋锐利剑，饱食终日，富甲天下。然则，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七尺。一饱之需，何须八珍九鼎？七尺之躯，安用千门万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乃是统治者的极大悲哀。剑，佩剑，兵器也，或作山地民族的防身武器以及贵族绅士等诸人物佩饰、配饰物。厌其食，饱食终日，吃喝无尽，本义为满足，引申为讲究享受、充分享用。财货有余，财货富足而且有余者也。范应元注云：“集聚有余之货财。”（参见圣经创世纪 4 章。）

6、是为盗夸：或作是为盗竽；这实在是所谓的强盗逻辑、夸夸其谈、滥竽充数是也。盗夸，以盗为夸，强盗逻辑是也；或作强盗首领，罪魁祸首是也。夸，夸口，夸夸其谈；或作以之为夸，以之为可夸，此指盗跖元首者也，或为强盗首领，强盗头子。

7、非道也哉：这不是所谓的道，乃是非道、无道、不道、反其道而行之者也。

【解读】

假使我等确有稍微一点点独立自由之所知、良知，乃要奉行之于大道，唯独只有如此才能够足以实现“施比受更为有福”之敬畏、戒备、慎独等诸立场与观点，从而以免以至于误入歧途。大道甚是，“夷希微”也，大道实际上乃是“窄门”、“小路”，而有人却总是喜好世人皆知、众所周知的旁门左道、歪门邪道、康庄大道。一方面是朝政腐朽败坏、腐败不堪，与此同时则是农田荒芜、流民遍野、哀鸿遍野，仓廩空虚，府库无银，坐吃山空；一方面却是鲜衣美饰，锦衣美食，披挂整齐，利剑随身，饱食而厌，饱食终日，吃喝嫁娶，骄奢淫逸，不一而足，搜刮过多的财货去虚掷浪费。这实在是强盗逻辑，却还有人夸夸其谈，以为夸口，歌舞升平，粉饰太平，这一切实在是非道、不道、背道、无道、离经叛道、离道反教、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乃是彻头彻尾的不合于道、失德失道、荒淫无道！

第 54 章 善建不拔 善抱不脱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注释】

1、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道之使之善于建德、立德、建言、立言者，不建而建也，屹立不拔，屹立不倒者也；道之使之善于抱一者，不抱而抱也，遵道而行，不脱实际，永不失落。范应元注云：“善建德者，深而不拔。”王弼注云：“固其根而后营其木，故不拔也；不贪于多，齐其所能，故不脱也。”

2、子孙以祭祀不辍：按其善建不拔、善抱不脱的“建抱原则”，则其子子孙孙能以永事其道、永继其业，自然而然其事奉事工香火不断、祭祀不辍，因其子子孙孙敬天法祖实在是无穷无尽也。祭祀，中国古代敬天法祖一脉传承，置备贡献牺牲以祭祀上帝、追思怀远是也，事先必须斋戒、沐浴、更衣、独处、自省，与此同时预备整全祭牲以赎其罪，一般牺牲均为替罪羊者也。祭，会意字，高举祭品、求神降示祝福者也；祀，本义为祭祀上帝。不辍，不中断，不停息。马永昶《老子故》：“建抱而至于子孙祭祀不辍，犹《礼记·中庸》言大德受

命，至于宗庙飨之，子孙保之，皆修身之效也。”（参见圣经路加福音 1 章；启示录 5 章。）

3、修之于身，其德乃真：道学使其修之于自身、个人、私己，活学活用，其德行见证乃会纯一不杂、纯真不二。范应元注云：“修者，去私欲，而不使为德之害也。”张之纯注云：“真者，不妄之谓。”

4、修之于家，其德乃余：道学使其修之于自家，建造家室，则其道学见证才算是福杯满溢、绰绰有余。

5、修之于乡，其德乃长：道学使其自修于乡邻，爱人如己，则其德行见证才算是为尊为长、能以长久。

6、修之于邦，其德乃丰：道学使其自修于邦国、国族，直到地极，则其德行见证才算是丰足丰裕、丰盛丰盈，换言之，也就是达到了硕果累累、施受相长、教学相长。

7、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道学使其自修于普天之下，尊道为大，则其德行见证才算是普济万民、普及万人。范应元注云：“自修之身，其德也真。而至于家之有余，乡之长久，邦之丰盛，天下同普，此皆建德无为之效也。”

8、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以其自身观看他人，知己知彼者也；以其自家观看别家，以其家乡观看他乡，以其邦国观看别国，以其现行过往之天下事观看未来将来必成之天下事；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推己及人，爱人如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亦即与之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殊途同归、实在是有其异曲同工之妙也。范应元注云：“以吾之身，观人之身，以至于观家，观乡，观邦，观天下，一厘而已。”（参见圣经但以理书 1-6；马太福音 24 章；使徒行传 1 章；28 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启示录 1-3 章。）

9、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我等何以知道普天之下这一切之所以然也，因此而已，如此而已。范应元注云：“谓不过以此一身之清静无欲而推之，则天下浑然可知耳。”

【解读】

遵道而行的人，其建树见证屹立不拔、根柢牢固、置于磐石之上，其抱一不脱、永不失落、永不丧亡，其事奉事工、祭祀香火终将世代承继不衰、万代传承不绝、子子孙孙一无穷尽。如其道学修之于其自身、个体、私己，其德行见证才足以纯一、纯真；如其道学修之于其家庭、家族，其德行见证才足以充

足、充裕；如其道学修之于其家乡、乡里，其道学见证才能够足致恒永、绵长；道学修之于其邦国、国族，其道学见证才足致丰厚、富足；如其道学修之于普天之下、直到地极，其道学见证才足致广普、深泛。所以，以此类推，推己及人，以自身遵道而行观其个人见证，以自家遵道而行观其婚姻家庭见证，以乡里遵道而行其想教内外见证，以其邦国国族遵道而行观其邦国国族见证，以其普天之下直到地极遵道而行观其天下见证。我何以知道现今天下见证之状况呢？就是因此而已，如此而已。

第 55 章 含德之厚 比于赤子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毒虫不螫(shì)，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

精之至也；

终日号而不嘎，

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

不道早已。

【注释】

1、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如其蕴含上德、大德异常丰厚，则其看起来实在是就如同赤子一样，质朴纯真，柔弱无为者也。张之纯注云：“赤子，婴儿也。天真未凿，无施无为，故以为比。”

2、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蜂蝎虺蛇之类毒虫对之不螫不害；虎狼狮豹之类猛兽对之不据不伤；鹰隼鸷鸟之类不搏不袭；这一切均是“道之用也，使之然也”。吴澄注云：“毒虫蜂虻之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兽虎豹之属，以爪足挾按，曰据。”《孙子兵法·势篇》：“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

3、骨弱筋柔而握固：虽其骨弱筋柔，然其无心握拳却是握的紧固。河上公注云：

“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握固，以其意专而心不移。”

4、未知牝牡(pìn mǔ)之合而媾(zuī)作，精之至也：虽其未知雌雄交合，但其小小生殖器却能以常常坚挺勃起，“精全之甚也”（范应元）。《玉篇》：“媾，赤子阴也。”

5、终日号(háo)而不嘎(shà)，和之至也：虽其终日号叫而不沙哑、嘶哑，元气平和、淳厚十足、底气充足是也。范应元注云：“虽终日啼号而声不破者，气和之甚也，以譬含德之厚者，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也。”

6、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或作知和曰明；知其所谓和者，被称之为常道；知其常道者，被称之为明道。范应元注云：“惟冲则和，知和则常久也，故知和曰常。常久、恒常之道，非至明不能知之，故知常曰明也。”

7、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道之使其益于养生曰祥者也；道之使其心之使气则曰强者也。《孙子兵法·九地篇》：“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王弼注云：“生不可益，益之则祥也；心宜无有，使气则强。”

8、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物极必反、及壮必衰、物壮则老朽者也，由此称之为不道；不道，就会早早停息、结束、消亡、丧失殆尽。（参见老子道德经 30 章。）

【解读】

含德深厚的行为者，就好比初生的婴儿：毒虫不螫他，猛兽不伤害他，凶恶的鸟不搏击他，骨弱筋柔却握持牢固，不知男女交合之事却能照常勃起——精力充沛之极；整天啼哭却不会力竭声嘶——和气敦厚之极。懂得取态柔和就可以达成生存的恒常，懂得达成生存的恒常就叫做明于道。生更执生是危险，心意过分纵使气机效能是逞强。存在过于强壮就会趋于老化，这不合于道，不合于道总是过早地衰亡、消亡、灭亡、死亡。

第 56 章 挫锐解纷 和光同尘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兑，闭其门；

挫其锐，解其纷；

和其光，同其尘。

是谓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故为天下贵。

【注释】

- 1、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或作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当中使之知道、得道、明道、行道之智慧人，不立其言，不畅其言，不尚空谈，不妄清谈，亦即非道不言、无道不谈、行不言之教是也；反之，夸夸其谈，口若悬河，信口开河，私下传言，往来传舌，则是不知道、不明道、不行道而妄论者也。河上公注云：“知者，贵行不贵言也。驷不及舌，多言多患。”王弼注云：“知者不言，因自然也。言者不知，造事端也。”（参见圣经传道书；约翰福音 5 章；13-17 章。）
- 2、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塞兑闭门，三省其身、内省自察是也；挫锐解纷，挫其锋锐、使之锋芒内敛，解其心结、纠结、内外纠纷，悔改归正是也；和光同尘，中和其光，同其凡尘，平易近人是也；此正所谓降卑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罪身的样式，在其肉身定了罪案，道成肉身者也。锐，锋锐，锐利，锋芒毕露，脱颖而出。纷，分其丝也，本义为扎

系马尾、丝线等类的丝麻织物、花边、丝带、飘带，引申为纠纷、纠结、纷乱、惑乱、祸乱、杂乱、多样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记·滑稽列传》：“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徐珂《清稗类钞·战事类》：“于是众枪齐发，敌人纷坠如落叶。”光，荣光，荣耀。尘，会意字，尘土，尘埃，微小的土粒；尘芥，微尘草芥；《说文》从三鹿，或从鹿，从土，三鹿奔走而飞扬其土也。或作重量单位，尘埃，十埃为一尘。滚滚红尘，红尘世界。（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24-26 章；约翰福音 1 章；13 章；罗马书 8 章；腓立比书 2 章。）

3、是谓玄同：这就是所谓的“玄同”、“大同”者也。薛蕙《老子道德经集解》注云：“玄同者，大不同于物，深不可识也。”

4、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使之或亲或疏，此指超越了所谓亲疏关系；亲疏，亲近、亲密，疏离、疏远。

5、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使之或利或害，此指超越了所谓利害关系；利害，利益、好处，伤害、损害。

6、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不可得而使之或贵或贱，此指超越了所谓尊卑贵贱评价标准等等；贵贱，尊贵、高贵，低贱、卑贱。

7、故为天下贵：故而为普天之下所贵重、所推举、所高举者也。王弼注云：“可得而亲，则可得而疏也；可得而利，则可得而害也；可得而贵，则可得而贱也。为天下贵，无物可以加之也。”林希逸注云：“言其超出亲疏利害贵贱之外也。”（参见圣经四福音；使徒行传。）

【解读】

得道、明道、行道之人不立私言、不虚己言、不尚空谈、无以清谈，崇尚立言、立德、立人等等乃是不知道、不明道、不行道者也。堵塞其私欲之出口，关闭其私心之门径，挫其锋锐、棱角，善加磨合，排解其纷挠、矛盾、纠结，中和、收敛其耀眼明亮的荣耀光芒，同尘世一切存在浑为一体，道成肉身是也。这一切就是所谓之“玄同”者也。所以，得道、明道、行道之人以其遵道而行就无形当中超越了亲、疏、利、害、贵、贱的网络羁绊与辖制。这样以来就可以得到普天之下引以为贵的推举、高举、抬举。（参见圣经腓立比书 2-3 章。）

第 57 章 以正治国 以奇治兵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释】

1、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其正道治国治家，以其出奇制胜用兵打仗。正，正道，人间正道是沧桑。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注云：“天下、国家者，当以清静无欲为正。”奇，奇诡，奇异，奇怪，出奇制胜。治兵，带兵打仗。范应元注云：“并以禁乱除暴，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以为常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以奇异之谋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叙》：“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孙子兵法·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2、以无事取天下：因其遵道而行、看起来好像是无所事事而获取天下、掌握天下、扼控天下。张之纯注云：“无事，无为也。取，谓得其心也。”

3、知其然：知其是者也。然者，是也。

4、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普天之下多禁忌、多忌讳、多规则、多法令、多律

条，而老百姓就会越来越走投无路、更加贫弱不堪。忌讳，忌惮、避讳，所畏为忌，所隐为讳；肆无忌惮，为尊者讳。屈原《楚辞·谬谏》：“愿承问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讳。”范应元注云：“政事丛脞，赋敛繁苛，动多忌讳，则民无所措手足，故愈贫穷。”

5、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老百姓如果是多有武器、利器，或为多多据有有利于己的器皿工具，国家就会越来越昏乱、更加混乱。利器，武器，锋锐器具。王蕤甫注云：“利器，即国之利器，智慧权谋之类也。”张之纯注云：“利器以之用兵，则杀敌以致果。然以治国，则民多私斗，而国家昏乱。”

6、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如果是人多奇技巧工，就会搬弄是非、猎奇唯物，以至于追逐名利、玩物丧志。王蕤甫注云：“巧，巧诈，非止艺也。”王弼注云：“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张之纯注云：“奇技淫巧之物，遍于都市，而民习奢荡矣。”

7、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越是严刑酷法、律令多多，越来越无穷无尽，加增无限，越是显出盗贼纷起、犯罪增多，欲盖弥彰者也。范应元注云：“在上者不能无为无事，而使之自化，方且严刑法以诛之，明号令以禁之。而贪官滑吏则玩法以为奸、智、诈，穷民则相率而为盗。故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矣。”（参见圣经加拉太书3章。）

8、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如其遵道而行，也就是率先做到“化人先化己，正人先正己，富人先富己，朴民先自朴”，以至于非道无道则无为，不妄为也；好静，不妄动也；无事，不妄事也；无欲，不私欲也；如此以来，不言之教就会得以执行、施行，而民众百姓就能以自我教化、自我牧养，就能够悔改归正、自我省察，就足能以自发致富、勤劳致富，就足可以返璞归真、返朴归真。王弼注云：“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范应元注云：“此正己而物正者也。圣人如此，是以虽不取天下，而天下自归之矣。”

【解读】

以其正道治家治国，就能够只针对非道、背道、不道、无道的反常事态动用刀兵，奇正联动，出奇制胜；以遵道而行、看起来好像是无所事事而执掌、把握天下大势所趋，直到地极与道同行，就可以真正的予以得天下。我何以知道这一切呢？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天下越是多忌讳、多规矩、多律法，而人民就会越是贫穷、羸弱、无路可走、走投无路；民间民众私自拥有的武器利

器越多，国家国族就会越是陷于昏乱、混乱；人们技能越巧越专，反常之事物导致玩物丧志就会日益纷繁；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反倒越是彰显其越来越多。故而，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说：我遵道而行，即使是看起来实在是无为，而人民则就自然受教自化；我遵道而行，即使是好静不动，而人民也就自然端正自正；我遵道而行，即使是看起来无所事事，而人民就能以自然自富自足；我遵道而行，即使是看起来无求无欲，而人民就会回归自然、返朴归真。

第 58 章 政通人和 祸福相倚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孰知其极？其无正也。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注释】

1、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如其为政之道闷闷不乐、无所事事一样宅心仁厚、随和散漫，则其民就能够心地厚道、质朴淳厚。闷闷，闷闷不乐，言其看起来好像是古板守旧、一成不变，所以说闷闷不乐是也。王弼注云：“言善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可治，故曰其政闷闷也。”淳淳，淳朴、敦厚。《说文》：“淳，厚也。”王弼注云：“其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

2、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如其政之道严苛明察、苛察严酷，则其民就会机巧诡诈、怨声载道，如有所缺者也。察察，精审细察。林希逸注云：“察察者，琐碎也。”王弼注云：“立刑名，明赏罚，以检诈伪，故曰察察也。”缺缺，狡诈、诡谲，如有所缺。蒋锡昌注曰：“缺缺，机诈满面貌。”高亨注云：“缺，假借为狺。《说文》：‘狺，狡狺也。’狺狺，诈也。”王弼注云：“殊类分析，民怀争竞，故曰其民缺缺。”

3、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互生，福祸相连，否极泰来、乐极生悲、物极必反是也；此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者也。《荀子·大略》：

“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福与祸邻，莫知其门。”《孙子兵法·九变篇》：“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罗马书 5-8 章。）

4、孰知其极？其无正也：哪一个知其终极所在？实在是可谓没有一个不偏左右的标准答案。无正，没有定准，不确定。范应元注云：“无正，犹言不定也。”

5、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正，会转化为奇异诡谲；善，会转化为妖异险恶。范应元注云：“盖政者，正也。正本无为，苟有心而为正，则生民心，故反为奇异。善本自然，苟有心而为善，则变民心，故反为妖怪。”

6、人之迷，其日固久：人之执迷不悟，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其时日早已经很久了。迷，迷乱，迷糊，迷茫，执迷不悟。高亨注云：“迷，谓不明于祸福正奇善妖之相寻也。”王弼注云：“言人迷惑失道固久矣。”

7、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guì)，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故此，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虽其血气方刚而不割裂其圆融性情，即使是棱角分明也不至于伤害他人，哪怕是率直坦荡也不会肆无忌惮，虽然有其荣光却不炫耀夺目。方而不割，方正、刚正而不生硬、勉强、割裂、分裂。《尔雅·释言》：“割，裂也。”廉而不刿，棱角分明却不伤害他人。廉，本义为厅堂房屋侧边之锋锐棱角，引申为廉洁，清廉，节操，不苟取，寡廉鲜耻。后汉太守刘宠卸任只带一文钱礼物走人，被称之为“一钱太守”；后汉刘震拒不受贿，因其明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被称之为“四知先生”；隋代袁隶修历官北魏、东魏、北齐、北周以及隋代，为官 50 余年，五代清廉，被称之为“五代清卿”；明代尚书范景文明示“不受嘱、不受馈”，被称之为“二不尚书”；清代汤斌一日三餐常以豆腐汤以佐其食，被称之为“三汤巡抚”。刿，刺伤、划伤。肆，本义为店铺货物之陈列、摆设，或作停尸、陈尸之灵床、灵泊器具；亦作编悬乐器单位，则为十六悬钟为肆，引申为放肆，恣纵、宣扬，大张旗鼓，肆无忌惮，无所顾忌，鲍鱼之肆。《论语·宪局》：“吾力犹能肆诸于市。”《庄子·外物》：“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知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周礼》：“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吴澄注云：“直者不能容隐，纵肆其言，以奸人之短。圣人则不肆。”

【解读】

为政之道如其看起来好像是随和散漫、宅心仁厚，人民反而能够得以喜乐淳和、厚道淳朴，政通人和者也；为政之道如其看起来好像是勤谨利索、干脆

利落，以至于苛察严酷，人民反倒会诡诈四起、怨愤飘零，苛政猛于虎是也。灾祸、祸患之类等等啊，其背后反倒乃是福祥、福乐；福祥、福乐之类等等啊，其背后乃是灾祸、祸患；谁能以知其迁延嬗变的规律准则呢？那实在是没有一定准则、却是千变万化不离其宗的恒常变数。正，能够转化为奇异诡谲；善，能够转化为妖异险恶。人之对其动荡莫测实在是感到无所适从，这一切早已经由来已久了。因此之故，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方正刚正而不孤立生硬，棱角分明而不伤及他人，率直坦诚而不肆无忌惮，光明磊落而不耀眼夺目、令人炫目。

第 59 章 莫知其极 可以有国

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谓早服。

早服，谓之重积德。

重积德，则无不克。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注释】

1、治人，事天，莫若嗇：治人治事，一如事天，亦即事奉上帝者也；再怎么样也不如谨慎、节制，或曰谨小慎微。治人，自治也。河上公注云：“治身者，当爱精神不放逸。”事天，敬天，敬奉、敬事上帝也。天，天帝，上帝也。嗇，甲骨文会意字，中国古代稼穡之嗇，通同一字，本义为收货谷物、颗粒归仓者也；小篆从来从回，来者小麦也，回者仓房也；引申为过分爱惜、吝惜、吝啬，“嗇后”则指上帝吝啬其所化生予人之生命，使之早死是也。《韩非子·解老》：“嗇之者，爱其精神，嗇其知识也。”范应元注云：“谓去人欲以事天道，莫若自爱精力也。”高亨注云：“此嗇字，谓收藏其神形而不用，以归于无为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6-9 章；传道书 5 章。）

2、夫唯嗇，是谓早服：唯独只有如此谨慎、节制，谨小慎微，才可以谓之提早早服、早早服事。早服，遇事从容不迫，提早做好准备；此指回归古道、悔改归正者也。服，本义为衣服，服装，服饰，分为常服、礼服，吉服、丧服，胡服、汉服，民服、朝服，裙服、裤服，主服、客服，长服、袍服，制服、厂服，

中国古代用以分尊卑别贵贱者也，纨绔子弟；引申为克服、五服、服事、预备。服，通备，备服者也，从事、预备、准备；或作复，反复也，得以返回、回归古道、悔改归正。河上公注云：“早，先也；服，得也。”

3、早服，谓之重积德：如其提早服事、早早服事，这就是所谓重在遵道而行、也就是贵在积德行善之所由出也。重，使之加厚、不断增多。《说文》：“重，厚也。”范应元注云：“谓及早而服事天道；谓之重积吾之所得者也。”（参见圣经罗马书 2 章。）

4、重积德，则无不克：如其提早服事、早早服事，以至于注重遵道而行、积德行善，就能够无不克敌制胜，换言之，也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者，无往而不胜也。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克敌制胜。河上公注云：“克，胜也。”张之纯注云：“克，胜也。柔胜刚，钝胜锐，朴胜巧，俭胜奢，谦胜骄，故曰无不克也。”

5、无不克，则莫知其极：如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往而不胜，则其发展必然莫测其极限、亦即无可限量也。莫知其极，莫可知其终极，无极限是也。王弼注云：“道，无穷也。”（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3 章。）

6、莫知其极，可以有国：如其发展莫测其极限、无知其终极，则可以得有其国、得享国度。有国，得有其国，得其国度，得国、守国、保家卫国是也。（参见圣经路加福音 22 章。）

7、有国之母，可以长久：得有其国、得享其国的根本所在，亦即大道、天道，就能够使之长久国泰民安。母，根本所在，根源是也。王弼注云：“国之所以安，谓之母。重积德，是谓图其柢，然后营末，乃得其终也。”

8、深根固柢(dī)，长生久视：使之“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以至于根深叶茂、根深蒂固；从而能以长久维系、永生不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也。高亨注云：“久视即久立，久立即久活。”张之纯注云：“精神者，人之根柢。啬而藏之，故能长生久视。”

【解读】

治人治事、一如事奉在天上的上帝，再也没有比凡事谨慎节制、吝啬所出更为重要的了。谨慎节制可以早先、预先预备服事，亦即事奉于道，提早预备事奉于道则可以使其德行见证日积月累、日益深厚，德行见证深厚则能以无不攻克、无不胜任，无不攻克、无不胜任则其能耐、能力就可谓无可限量、不可限量，能耐能力如其不可限量则足以保有其国家、拥有其国度。有国的根本在

于事奉于道，这一切足以使之国运长久，亦即得以长久存在、永生不死。这就是所谓“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以至于硕果累累，而根深柢固，从而得享永生盼望、济世之道，能以长生久视者也。（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5-17 章；罗马书 5-8 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

第 60 章 两不相伤 德交归焉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之。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注释】

1、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如同烹制小鲜鱼不能够随意摆弄、任意翻腾一样，其道一也。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因噎废食，乃是循序渐进，和盘托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何哉？专其一之故也，此所谓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是也。鲜，会意字，从鱼从羊，美味也；小鲜者，小鳞也，鲜鱼也，活鱼也。范应元注云：“治大国譬如烹小鲜，夫烹小鲜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烂；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盖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参见圣经雅各书 1 章。）

2、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如其以一道之，遵道而行，则能君临天下，如此以来，那鬼也就不再自以为神、神乎其神了，真道既出，诸神退位者也，正所谓一时相欺、或能欺人，一世相欺、无以欺人，至若永生永世予以欺人、则无能为也。莅，莅临，君临天下。其鬼不神，鬼是鬼，神是神，鬼就是鬼，鬼不是神，装神弄鬼不可以取代真神是也。鬼，鬼是害人精灵，神是救人主宰，而被称之为不神不人、非神非人，乃是神人共愤、神人共弃的抵挡者、败坏者、控告者、反对者、否定者，谓之鬼也，或作魔鬼，鬼魔者也，堕落天使是也；污鬼邪灵，魔鬼附体，侵略者一般称之为鬼子兵、洋鬼子，卖国者则被称之为二鬼子。王道《老子亿》：“圣人以道临天下，则公道昭明，人心纯正，善恶祸福，悉听于人；而妖诞之说，阴邪之气，举不得存乎其间，故其鬼不神。”高延第《老子道德经证义》：“有道之君御天下，上下安于性命之情，不邀福，

不稔祸，祈祷事绝，妖祥不兴，故其鬼不神。”冯达甫《老子道德经译注》：

“鬼之为鬼，原无不同，只是以道临天下，鬼虽灵怪依然，却无孔子可钻，伤不了人，所以不伤人。”（参见圣经创世纪 1-3 章；以赛亚书 14 章；以西结书 28 章；四福音符类福音 4 章；使徒行传 19 章；启示录 12 章；21 章。）

3、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实际上并非其鬼不神，乃是各归本位，各安本位，因其真神并不恣意肆虐以伤人，其鬼再怎么样装神弄鬼也是无济于事了。

4、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并非仅仅是真神、真道不予伤人，即使是遵道而行、与神同行的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也是不会恣意肆虐以之伤人。王弼注云：“道洽，则圣人亦不伤人。”

5、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如此以来，真神所启示的真理真道不仅仅是不予伤人，哪怕是遵道而行、与神同行的圣人君子、圣贤之士也不伤人，正所谓两造之间、也就是真神与其选民百姓之间两不相伤者也；因此之故，大德、盛德、圣德、至德的圣徒相通就此得以交相回归、交相辉映，此所谓大道归德是也。

《韩非子·解老》：“上不与民相害，而人不与鬼相伤，故曰两不相伤。德交归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归于民也。”（参见圣经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解读】

得国、治国之道与烹治小鱼鲜鱼之道可谓相辅相成、互通共通，专其一也，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每况愈下。以其遵道而行的模式范式、榜样见证而君临天下，各种鬼道妖异的存在也就不再显得变化莫测、神神秘秘、神神叨叨、神乎其神了。非但鬼道假神不再显得变化莫测、花枝招展，即使变化莫测、花枝招展也无以伤人。非但真神所启示的真理真道不会肆意恣纵予以伤人，即使是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圣贤之士也不会去恣意肆虐予以伤人。如此以来，两造之间、神人之间既然已经两不相伤、互不相伤，所以就能以实现圣徒相通、大道归德，以至于选民百姓就能够得以真正的爱人如己、推己及人、睦邻友好、和平共处。

第 61 章 大国下流 天下之交

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牝。

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

为其静也，故宜为下。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

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

【注释】

1、大国者，下流也：或作大国者下流；居大国者，当处其下遵道而行，以至于能够达到水到渠成的目的、目标导向。下流，此指甘心处下、居于下流、下游，以至于能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者也。王弼注云：“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归之；故曰大国下流者也。”

2、天下之交，天下之牝：或作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普天之下邦国交往、国际关系尽归旗下，天下交汇是也，也是应该处下为上；就如同天下之牝者，犹道也，言其柔弱、处下者也，使之能以化生、化育是也。天下之交，普天之下皆景从、归附是也。交，交汇，融汇。王弼注云：“天下所归会也。”

3、牝常以静胜牡：之所以能够使之化生、化育，乃在于恒常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言其以爱吸引爱者也，此所谓以其牝牡雌雄交合之道以喻道之用也。（参见圣经箴言 30 章。）

4、为其静也，故宜为下：或作以静为下；只因为其安静、守静之故也，故而处

下、为下，以道喻之也。

5、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而，大国不以其大国自居，降卑虚己，平易近人，以至于可以获取小国、兼并小国；而小国能以认识其小、不以自大（夜郎自大），则能以获取大国、取悦大国；此所谓两者各得其所、各得所归者是也。取，获取，取悦，或者通聚，聚拢，汇聚。本文下同。范应元注云：“小国能谦下，则大国容之。”张默生《老子道德经章句新释》：“或谦下以取得小国的信仰，或谦下以取得大国的信任。”

6、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此，或者自甘处下而取之；或者自处其下而取之。

7、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大国，不过是意欲兼并、兼容；小国，不过是意欲并入、融入进而自保，以至于事人称臣也是在所不惜、在所不辞也。欲兼畜人，意欲兼而有之、兼容并蓄而供养他人、济助他人，意指统领他人、以供驱使者也。欲入事人，意欲并入、融入而事奉、服事他人，意指以图自保、不至灭亡者也。

8、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以下：如其此两者都能够各得其所、各成所欲，自以为大者当然必须甘处其下、甘居其下。各得其所，各得其所、各成所欲者也，亦即各取所需是也。吴澄注云：“此两者皆能下，或恐其不能下，则大小各得其所。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为下。’”

【解读】

身居大国上位，要甘心自处、善处下游，从而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普天之下自然归附，换言之，如此以来就可以像天下之处柔静、柔弱的雌牝为母一样，从而可以母仪天下。天下雌雄牝牡之间的交合，雌牝通常以其柔静而胜过雄牡，这就在于因其柔静而适应于处下之故也。所以，大国比之于小国而善于处下，则可以获取小国的信任，从而能以主导、统管、兼以治理小国；反之，小国比之于大国而善于处下，则可以同样谋求主导作用，进而得以自保，被其兼容。所以，或可凭籍处下态势以占居主导地位，或可使其善于处下而谋求主导作用。大国不过意欲使得小国分享其国际资源，小国不过意欲使其得蒙悦纳，从而可以自保其国不被兼并，以至于败亡而已。大小两国双方都要各得其所、各欲所成，自以为大者当然必须善处其下，善于处下者，道之用也使之然也。

第 62 章 坐进此道 有罪以免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古之贵此道者何？

不曰：求此得，有罪以免邪？

故为天下贵。

【注释】

1、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宇宙万有、天下万物之奥秘、奥妙之所由出者，道也；所谓道者，得道、行道之人之所宝贵者也，即使是无道、不道、背道之不善人也竭力寻求企图得以保佑、庇护者也。奥，形声字，奥秘，深奥，玄奥，深藏不见，深藏不露，中国古代祭祀上帝之居处方位或尊者居坐之处，也指房屋之西南角，或曰中国中原之西南是也，亦即中东耶路撒冷者也；后世引申为保佑、保护、庇护。（参见圣经但以理书 6 章；9 章。）《说文》：“奥，宛也。室之西南隅。”高亨注云：“《礼记·礼运》：‘故人以为奥也。’郑注：‘奥，主也。’此奥字疑为主、义。万物之奥，犹言万物之主也。”王弼注云：“奥，犹暖也。可得庇荫之辞。”宝，使之宝，所宝贵、所珍贵。保，甲骨文字形，金文从人从子，怀抱婴孩者也，本义为负子于背，引申为保有、保护、保障、保证、保甲制度。唐兰《殷墟文字记》：“负子于背谓之保。”王安石《保甲制度》：若干家户籍编为一甲，设甲长；若干甲设为一保，设保长、保正，直到中华民国时期均为如此，相当于今之大村长或小乡长。王弼注

云：“宝以为用也，保以全也。”河上公注云：“道者，不善人之保倚也，遭患逢急，犹自加悔卑下。”（参见圣经出埃及记 18 章；29 章；民数记 11 章。）

2、**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美言可以使之博得敬仰，善行可以使之得人尊崇。市，会意字，金文字形上之下兮，指到买卖交易市场人声嘈杂之处，本义为市场、集市、市镇、边市、互市，日中而集，日暮而息；引申为博得、赢取。美行，或作尊行，善行也，亦即遵道而行，与神同行。加人，加之于人，无以复加。《周易·系辞传》：“（神农之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3、**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即使是不善之人，也会保有所谓盗亦有道的处世为人之法，如此以来，为什么竟然有人弃道而行、背道而驰呢？弃人，弃物，此所谓弃道而行者也。

4、**故立天子，置三公**：故此，道之使之或者设立替天行道的“真命天子”，以色列称之为君王、先知、祭司（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中国古代则设置太师、太傅、太保等诸三公，后世称之为三卿。

5、**虽有拱璧以先駟马，不如坐进此道**：虽其先行奉拱玉璧、继而駟马恭敬于后，即使是仪式威荣，也还不如坐而论道、遵道而行。拱璧，双手奉拱玉璧，奉若圭臬。王弼注云：“拱抱宝璧。”（参见圣经创世纪 50 章。）駟马，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正字通》：“駟者，一乘四马，两服两骖是也。”一言既出，駟马难追。坐进此道，不拘礼仪、坐而论道、遵道而行者也。进，进献，奉献，奉进，献礼。（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上扫罗的祭。）范应元注云：“虽有拱璧之异，以先駟马之良而献，不如坐进此清静无欲之道之为贵也。”

6、**古之贵此道者何**：上古之时，人之所以贵重、遵循此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7、**不曰：求此得，有罪以免邪**：岂不是说：求之以得，求此以得，即使是有罪也能够使之得以赦免之故，善人之宝者也。求此得，或作以求此得。王弼注云：“以求则得求，以免则得免，无所而不施，故为天下贵也。”（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53 章；罗马书 10 章；雅各书 4 章；约翰一书 1 章。）

8、**故为天下贵**：故而，以此能为普天之下所贵重、所珍重者也。

【解读】

道之用也，宇宙万有、天地万物之本也，既是得道、行道之善人的珍宝，也是失道、无道、背道而驰之不善人所企图保佑、得以庇护的归依。美言可以使之社交顺畅，从而彼此互相求荣耀，使之交互尊重对方；善行可以彼此互相

受激励、被感染、得器重，既然如此，即使是不善之人，为什么要对道横加贬抑、予以厌弃呢？所以，“真命天子”虽然看起来好象是自贵天下，从而设置三公九卿以供驱使召唤，即使是有了玉璧由四驾马车供奉护拥，尊贵显耀，其实还不如轻车简从进来坐而论道、倾心听道。（参见圣经路加福音 10 章。）自古以来，人们如此推重“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因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至于使其达成目的，得赦其罪、得免其过吗？（参见圣经罗马书 4 章。）故此，大道、得道才得到天下人的共同推重、竭力推行。

第 63 章 大小多少 报怨以德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注释】

1、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为道之无为，事道之无事，味道之无味；亦即只
为道之所为，非道不为也；只事道之所事，非道无事也；只味道之所味，非道
无味也，一言以蔽之，遵道而行、与神同行、安贫乐道、以神为乐是也。

2、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或作大小之，报怨以德；大小多少，轻重缓急，必须
予以加以区分，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而不是盲目贪大求多，如此以来，才能
够真正的做到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参见《论语·宪问》），而不至于怨天尤
人者也。大小多少，以小为大，以少为多，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者也；或为大
者之所由出者小也，多者之所由出者少也，正所谓积小为大、积少成多是也；
或作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多能少、知轻知重。奚侗注曰：“大小多少句，
宜不可说，疑其上下或有脱简。”

3、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意图处理又大又难之事，应当先易后难；意图成
就又大又难之事，应当无微不至、从小做起、从少做起，此正所谓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是也。图，会意字，从“口”，范围也，从“畺”，粗鄙也；本义为

意图、图谋、规划、反复考量、处理、解决，引申为绘图、制图，西晋地理学家裴秀 34 岁首创“制图六体”：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形，方邪角度，迂直曲正，并据《禹贡》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幅）》、以及西晋舆地图《地形方丈图》，此两者均为中国古代地理地图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

4、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普天之下所谓难事，必先作于容易者；普天之下所谓大事，必先作于精细者是也。《荀子·劝学》：“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六韬·文韬·守土》：“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诗经·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泰山不却微尘，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拒细流，故能成其深。

5、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所以，这就是之所谓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自始至终不会自以为大、自以为义、自以为是为、自以为得计的根本所在，在其见微知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故而不至于临事而迷、临渴掘井，所以能以成就大事、所谓集大成者也。

6、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那些信口开河、轻易许诺者必然易于信口雌黄、失信于人，轻诺寡信是也；如其总是走捷径、就难免会遭遇过多困难。范应元注云：“夫轻诺许于人者必少信实，故当谨乎言也；多轻易于事者，必多艰难，故当谨乎为也。”

7、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故此，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总是举重若轻、举轻若重，时时处处、事事处处谨小慎微、慎独处之，所以终而至于毫无困难、一无难处。张之纯注云：“惟先思其难，故终无难。”

【解读】

要从事道之无为的作为，处理道之无事的事务，并喜悦道之恬静寡淡之味，从而保持道之使之对细微异变的敏感、敏锐。要举重若轻、举轻若重，要用遵道而行所生发的德行见证去消解嫌隙纠结。（参见圣经歌罗西书 3 章。）处理又大又难之事要从易处入手，要谨小慎微、见微知著，大事小事均不糊涂，正所谓“小事忠心，大事托付”者也。天下难事，必始于易；天下大事，必基于微。因此，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自始至终都从小开始、从少开始，而不自以为是、自以为大，以至于必须独揽大权，故此能以成就大事。那些轻

易许诺的，必然难以守信，此正所谓轻诺寡信者也；至若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者，必然会遭遇困难重重的拦阻。因此，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对此都能慎独、审慎予以处理，终而至于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难”了，正所谓“难者为之亦易、不为易者亦难矣”。

第 64 章 慎终如始 则无败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学不学，教不教，复众人之所过；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注释】

1、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如其安逸、安稳则易于把持，如其尚未显出征兆，则易于谋划，此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或谓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也；如其事物、局面变化尚处于脆弱、衰弱、软弱之际，则其易于分离、分裂、分开；如其事物、局面变化极其微末、微不足道，则其予以分散、四散、易于解决、处理。安，安定，安逸，安稳，安定。持，把持，

把握，掌控。未兆，尚未彰显征兆，未露端倪。易谋，易于谋划、图谋、老谋深算。脆。脆弱。易泮，易判也，易于分辨、辨别、分开、消解。《说文》：

“判，分也。”微，微小，微末，微不足道。散，消散，分散，处理，解决。头疼散之类也。王弼注云：“此四者，皆说慎终也；不可以无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无而弗持，则生有焉；微而不散，则生大焉。故虑终之患，如始之祸，则无败事。”

2、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如其意欲有所作为，则须得作其所未作，预则立、不预则废者也；如其意欲有所治理，则须得在其未乱之前早作预备、预先准备，防患于未然也，扼杀于其萌芽状态是也。

3、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双臂合抱之一搂的粗大树木，也必生于萌芽毫末之际；即使是九层高台，也须始起于基础之上的垒土不断上砌；哪怕是千里之行，也必得从其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予以开始，正如同《荀子·劝学》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者也。九层之台，言其高也，犹如圣经所记巴别塔者也。（参见圣经创世纪 11 章。）汪中《述学·释三九篇》：“古人措辞，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均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均约之以九以见其多。”垒土，累土也，一垒一垒、一筐一筐的建筑上砌之土也。林希逸注云：“一簣之土。”高亨注云：“起于垒土，犹言起于簣土也。”河上公注云：“从卑至高。”

4、无为故不败，无执故无失：因其遵行道之无为，故此永不言败；因其非道无所固执，故而一无所失。范应元注云：“是以圣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常因自然，非区区有为有执，故无败无失也。”（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3 章。）

5、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大凡人之做事、干事，往往十之八九就会功败垂成，或作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此正所谓功亏一篑、始乱终弃者也，换言之，也就是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也。几成，达到某一种地步、百分之几十、十分之几；几乎，差不多，几何，窗明几净，茶几。行百里者半九十，五十步笑百步。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参见圣经马太福音 24 章。）

6、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或作临事之纪，则无败事；如其自始至终一以贯之，也就是慎终如始，慎始慎终，一如既往，则必毫无败绩，因其始终若一是也。始，形声字，本义为女之初也，引申为起初、起始、起头、太初、元初、元始、

元日、元旦。

7、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教不教，复众人之所过：所以，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所欲并非一般人之所欲也，因其不贵重难得之货以至于令人行妨、玩物丧志；所学并非一般人之所学也，所教并非一般人之所教也，因其道学、神学只在于直到地极使得众人悔改归正、罪得赦免、或谓恒顺众生者也。王弼注云：“好欲虽微，争尚为之兴。”范应元注云：“学乎不学，体自然也。”

8、以复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言其遵道而行的行道之人全力以赴、全神贯注以使宇宙万有、天下万物回归自然、回归古道，使其万事互相效力；除此之外，则一无所为、均不敢为是也。复，使之回复、悔改归正；或作辅，形声字，本义为车旁横木，辅之益辐，使之重载是也；引申为辅弼、辅助、辅导。《韩非子·喻老》：“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参见圣经罗马书 5 章；8 章；10 章。）

【解读】

事物、局面居于安定之时易于维系、保持，情势未明时则容于图谋防患于未然；同理，事物、局势一旦微弱、脆弱时容易解决、消化，事物、时局在其初露苗头之际容易掌控、把握。要在事情尚未开始时就有所谋划，要在祸乱未发之前就早作预防，正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也。合抱于一搂的大树，实际上乃是长成于细小的毫末萌芽；即使是九层的高台，无非是堆垒于基础的土坯之上；千里的远行，总是不得不开始于脚踏实地的足下。对于这一切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妄逞权能而揠苗助长、拔苗助长，无疑就会导致失败；如果执意于某一情态而妄加无端抗拒，就会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于使其局面失控。因此，有道圣人不妄逞其权能，因而不会轻易失败；因其不抗拒内在规律的演变，所以不会使其局面处于失控境地。大凡人们做事，往往在十之八九之际功败垂成，如其慎终如慎始，就不至于败绩百出、一败涂地。因此，有道圣人要别人之所不要，想人之所不想，欲人之所不欲，思人之所不思，无论如何绝不会追逐名利、玩物丧志；学人之所不学，行人之所不行，说人之所不说，做人之所不做，以便直到地极归正人们的偏废过犯使其罪得赦免，借以使得万事互相效力而使遵道而行的人得益处、得称义、得荣耀。（参见圣经罗马书 5 章；8 章；10 章。）

第 65 章 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知此两者，亦稽式。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

然后乃至大顺。

【注释】

1、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古往今来善于遵道而行之人，并非道之以外使之明智，乃是使其明道，以至于回归古道、大智若愚、大智如愚，成为看起来好像是愚昧之人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王弼注云：“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其真，顺自然也。”河上公注云：“明，知巧诈也。愚，使朴质不诈伪也。”高延第注云：“愚之，谓返朴还淳，革去浇淳之习，即‘为天下浑其心’之义，与秦为燔诗书，愚黔首不同。”张松如《老子道德经校读》：“在老子这里，聪明常常是大伪的同义语，愚昧又往往是自然的替代词。换句话说，因其反对大伪故而反对聪明，因其主张自然所以也主张愚昧。”

2、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普天之下民众之所以难以治理，因其背道而驰、非道智多之故也。（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2 章。）

3、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故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非道智多而自以为是进行所谓治国方略，则是同样背道而驰，卖国者、卖国贼是也；反之，以道治国，而非以其人智治国，乃是国家福祉、万民福祉。

国之贼，国贼是也，古有“窃铢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实属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卖国者是也。贼，贼人，强盗，窃贼，贼盗，窃匪，杀人越货者也；引申为祸害、祸患、灾祸。福，福祉，福利，福益，福分，幸福。范应元注云：“用智治国，则下亦智应，惟务穿凿，不循自然，奸诈斯生，上下相贼。世俗正所谓智者，非国之贼而何？”（参见圣经传道书；箴言。）

4、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知此两者，也就是所谓自古以来的模式、范式；常知如此，则就是所谓的道之玄德者也。稽式，河上公、景龙诸本亦作楷式；稽古之式也，亦即自古以来、古往今来的法式、准则、标准、规范、范式，此正所谓《尚书》首句“粤若稽古”者也。《广雅·释诂》：“楷，法也。”傅奕注本曰：“稽式，今古所同式也。”

5、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道之玄德，精深、精微、精奥、深远、深邃莫测，乃与宇宙万有、天下万物一同回归古道、回归自然、悔改归正者也。范应元注云：“玄德深而莫测，远而无极，非以察察为明，与智固反。”反同返，返璞归真，返朴归真，回归古道，回归自然，悔改归正是也。王弼注云：“反其真也。”（参见圣经罗马书 8 章。）

6、然后，乃至大顺：这一切之后，乃至于大顺、大同、大道合一、天人合一者也。大顺，凡事顺利、同泰、一无阻隔者也。林希逸注云：“大顺，亦即太初自然之理。”范应元注云：“福者，百顺之名，智诈不做，祸乱不起，福之至也，顺莫大焉。”（参见圣经罗马书 5 章；10 章。）

【解读】

古往今来善于遵道而行者，通常并不除了圣道之外而促使人民多知多见，而是使人民趋于遵道而行的大智若愚、大智如愚的道之浑朴而发展。人民大众之所以难以治理、管理，就是由于背道而驰的知见太多。所以，拿不道、背道、无道、非道的所谓知见予以治国，那是对卖国者、卖国贼、强盗逻辑，不固执非道之外的知见治国，才是国家的福祥、福益、福利。懂得两者之间的平衡之道（参见圣经传道书），也就真正的贯彻了道的实际上的原则。懂得贯彻道的原则，就体现了深得于道、遵道而行的所谓玄德。所谓玄德实在是幽深而广远，促其万事互相效力，协同各类另类各从其类，回归古道，回归于道，回归自然、悔改归正。这之后，乃是以至于无往而不利、无往而不胜的大顺境地，亦即所谓凡事顺利者也。（参见圣经诗篇 1 篇；2 篇；罗马书 8 章。）

第 66 章 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
欲先民，以其身后之。
是以处上，而民不重；
处前，而民不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注释】

1、江海所以能成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江海之所以能以成为百谷王者的原因所在，在于江海善处于百川之下是也，是也能够成为百谷王者也。百谷，百川。王者，主宰也，此指归往、汇总。《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善下，善于处下，自甘降卑虚己者也。《淮南子·说山训》：“江河所以能长百谷者，能下之也。夫唯能下之，是以能上也。”陈鼓应注云：“老子善用江海来比喻人的处下居后，同时，亦以江海象征人的包容大度。”（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1 章；腓立比书 2 章。）

2、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道之使之意欲高高在上、君临天下，必先使其遵道而行、谦和处下，即使是发号施令也是如此；意欲使之行在民前、成为领袖、牧者，则必舍己忘我、舍己爱人是也。上民，先民，使之在民之上，在民之前，此指高高在上、君临天下，率先垂范、发号施令、导引使之前行者也。言下之，身后之，使其言谦下、谦和、谦让，使其甘居人后、舍身忘我、舍己爱人；此指不会恣意发号施令、不会与民争利是也，道之用也

使之然也。范应元注云：“圣人卑辞退己，非欲上民先民；而民自尊让之也。”（参见圣经申命记 28 章。）

3、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道之使之虽实际上仍然是处上在上，而民并不以之为负担、重担；虽实际上仍然是处前居前，而民并不以之为妨害、伤害、累赘、多此一举。不重，不以为重担、重负、负担者也。高亨注云：“重，犹累也，而民不重，言民不以为累也。”不害，不以为妨害、伤害、阻碍者也。奚侗注曰：“处上而不压抑，则民不以为重；处前而不壅遏，则民不以为害。”

4、乐推而不厌：乐此不疲、不厌其烦予以推重、推崇、推选、推举、拥戴。乐推，乐此不疲予以推崇、推举。不厌，不厌其烦，不胜其烦。范应元注云：“自然相化，是以天下乐然推尊而不厌足也。”

5、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因为其向来不争竞、不喧嚷，故而能以成为普天之下莫能与争者也，也就是没有什么人能以与之相争、角逐。不争，不与相争，不相争竞。不重，不害，不厌，不争，此四不者，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弃小利而获大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之并行而不相悖”，“车多不碍路，人多不误事”是也；与此同时，也与《孙子兵法·九变篇》所谓“五不”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君命有所不受”者也。《文子·道源篇》：“故圣人以事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

【解读】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川河流所汇注而成其王者风范，就是因其虚怀若谷、善于处下，所以能以成为百川之王，也就是所谓百谷王者也。（参见圣经传道书 1 章。）因此，得道、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如其要高高在上、君临天下，进而得到人民的推崇、信任、信托，也必先在其道之使之所具有的言行上对人民表示谦下、谦和、谦让，毛泽东谓之“甘做小学生”是也；要影响、带领、引导人民回归古道、悔改归正，必先舍身忘我、舍己爱人，换言之，也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人之后。故此，他虽然位居人上，但人却并不感到负担沉重；虽然走在人前，但人却并不感到他构成妨碍或威胁。故而，普天之下人民都会乐此不疲、不厌其烦予以真心推崇与拥戴。因其不与人相争，所以，普天之下也就没有人能与之角逐相争。

第 67 章 天将救之 以慈卫之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注释】

1、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普天之下人皆谓我之道大，或者说是斯道大矣，广矣，深远矣，奥妙矣，然则，似乎大而不当、大而无当，实际上乃是无与伦比、无以伦比者也，没有任何可以肖似者也、可以匹配者也、可以配偶者也；正因其大而无比，故而看起来实在是独一无二、无以伦比；如其有其可以匹配者、配偶者，久而久之，恐怕也就微细不堪、琐碎难明、无以为即了，以至于偶像崇拜也就一下子风行水上、甚嚣尘上、大行其道了。不肖，不肖像、不类似、不相像、不相似，独一无二是

也。徐绍桢《老子道德经述义》注云：“肖，类也。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乎所类，而不知万物皆我同类，惟其大而无所不类，乃一无所类耳。”王弼注云：

“久矣，其细，犹曰其细，久矣，肖则失其所以为大矣。”（参见圣经出埃及记 20 章；申命记 5 章；约翰福音 1 章。）

2、**我有三宝，持而保之：**我有三项法宝，如其长久予以把持、握持、持守之，就能以使之得以、得享保护、护佑。宝，甲骨文字形，犹如房屋当中有贝有玉，本义为珍宝、宝贝，引申为宝贵、宝藏、三宝、八宝，赌博则为押宝，货币则被称之为通宝、宝钞。持而保之，或作持而葆之，或作市而保之。

3、**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所谓三项法宝者，第一谓之慈，恩慈、慈爱是也；第二谓之俭，俭约、节俭是也；第三则是不敢为天下先，凡事甘居其后、甘处其下者也。慈，恩慈，慈爱，仁慈。《新书·道术》：“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俭，节俭，俭约，莫若嗇是也。范应元注云：“俭，约也。吾能无欲，则甘于恬淡而不奢，兹亦一宝也。”不敢为天下先，与敢为天下先相对，乃是处下处后、谦和退让，而非争先恐后者也。

4、**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因其慈，故而能够勇往直前，仁者无敌者也；因其俭，故而能以广开财源、富甲天下者也；因其不敢为天下先，故而能以成为大器晚成之集大成者也。范应元注云：“夫慈爱故能勇于行道，使亲安君尊，而天下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也。”苏轼《留侯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矣。”王弼注云：“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也。”奚侗注曰：“以身后民，退然无所争，而物自宾服，故成器长。”

5、**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如今而言，如果是舍其慈，则取其勇而无谋、刚愎自用者也；舍其俭，则取其乐善好施、坐吃山空者也；舍其后，则取其事事争先、争先恐后者也；此三者，无论是哪一个都是出死入生、死路一条、死胡同而已，必然遭致一败涂地是也。舍，舍弃、割舍、丢弃，弃之不顾、置之不理；或作计算路程的长度单位，三十华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忍让再三、不与之争也。且，仅且，尚且，况且，或为求取者也。王弼注云：“且，犹取也。”范应元注云：“今去其慈而好勇斗狠，去其俭而奢侈多欲，去其后而与人争先，是谓入死门矣。”

6、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如其能以守慈，则其战则百战百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者也；其守则佰守百稳、固若金汤、岿然不动者也。《孙子兵法·虚实篇》：“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7、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在天上的上帝如其将要意欲救人，则其必将以其恩慈、慈爱环卫、保守直到永远。（参见圣经何西阿书；约拿书；约翰福音 3 章；5 章；8 章；10 章。）

【解读】

普天之下人都会说如此以来我所谓之道看起来好像是太过普泛、普及、广大、无边，甚至以至于有些大而无当了，似乎很难加以具体把握运用这一大道。总而言之，正因其是普泛、普及、广大、无边、博大精深的行为规范、行为原则，所以才不象具体细则、具体准则；如其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事论事予以具体论述，这一切也就实在是太过于琐碎不堪、小小不言了。一言以蔽之，对于遵道而行而言，可以总结归纳起来一共有其三原则，从而进行对道的持守与保持；或谓三项法宝，或为三宝是也：第一是柔慈宽爱；第二是俭约如啬；第三是不敢与天下争竞争利争先。保持柔慈宽爱，就能以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事事奋勇在前；保持俭约如啬、谨小慎微，就能越来越行走于广阔的天地；不敢与天下一切恣纵争竞争利争先，就能成为成就大器晚成的集大成者。如其舍柔慈而逞勇武，舍俭约而乐善好施，舍谦让而敢为天下一路争先，那就是死路一条、死胡同了。保持柔慈，战争就能得胜利，防守就能得巩固。高高在上、君临天下的上帝如其将要救人，就必以其慈绳爱索、以至于调动万有来救助他、守护他。（参见圣经何西阿书；罗马书 5 章；8 章；哥林多前书 13 章。）

第 68 章 不争之德 用人之力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兴；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

是谓用人之力；

是谓配天，古之极。

【注释】

1、善为士者不武：此正所谓善为士者胜之而不武者也。不武，胜之不武是也。武，甲骨文，会意字，执戈而行，意图动武，本义为勇武、尚武；引申为干戈、军旅、武术；或作长度单位，中国古代六尺为步，半步为武。《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财者也。”

2、善战者不怒：善于争战者不怒而威是也。不怒，不怒而威。《孙子兵法·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计篇》：“怒而扰之。”

3、善胜敌者不兴：善于得胜敌人者不兴师动众是也。不兴，不大张旗鼓、不兴师动众；或作不与，不针锋相对、不正面冲突，不与相对也。《孙子兵法·谋攻篇》：“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六韬·龙韬·军势》：“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史记·白

起王翦列传》：“廉颇易与。”

4、善用人者为之下：善于用人的人其本领、本事、能力、能耐往往是降卑虚己、甘处其下、甘居人下，平易近人、亲和动人是也。王弼注云：“用人而不为之下，则力不为用也。为之下，是用人之力也。”

5、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这就是所谓不争之德；这就是所谓使用人的能力、能耐；这就是所谓克配天道、克配上帝；这就是所谓从上到下、从古至今、古往今来、自古以来遵道而行的登峰造极、终其极也。不争之德，甘于退守、自甘人后、不与人争的德行见证。奚侗注曰：“不武、不怒、不与、不兴，是不争之德也。”配天，克配天道、克配上帝是也。配，相称、相配、克配。天，天道、或曰在天上的造物主宰、创造主上帝。范应元注云：“不武，不怒，而善胜敌者，皆是不争之德也。谦为德柄，实是用人之力也。天之道也，不争而善胜，下济而光明。能如是，则德合于天古之极，至之道也。”《易传》：“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唐代王真《老子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叙表》：“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宋代苏辙《老子道德经解·卷二》：“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之有？”

【解读】

善于得道、行道之人士不勇武尚武，善于投身战斗的道学精兵不轻易发怒、不忿世嫉俗，善于胜敌、得胜有余的人不会趾高气扬、飞扬拔扈、正面交锋，善于发动使用别人的人往往降卑虚己、谦和处下。这就是所谓道之使之不争之德；这就是所谓道之使之善于发动驱动别人使用别人的能耐能力；这就是所谓道之使之克配天道、克配上帝；这就是所谓自古以来、古往今来遵道而行的登峰造极、终其极也。

第 69 章 抗兵相加 哀者胜矣

用兵有言：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注释】

1、用兵有言：用兵打仗而言。

2、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我不敢为主动出击者、不敢为天下先是也，于是就在后为客、采取退守；不敢随意进寸得尺、得陇望蜀，而是退避三舍、主动让步。主客，主宾，此指兵家术语者也。老子道德经以主动进攻为主，被动防御为客；孙子兵法则反其道而行之，乃以主动进攻为客，而被动防御为主，“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孙子兵法·九地篇》）。吴澄《老子道德真经注》注云：“为主，肇兵端以伐人也；为客，不得已而应敌也。”进寸退尺，虽进犹退，得不偿失、入不敷出者也。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尺，从尸，如卧也；从乙，尺度标志也；中国古代夏商周皆以人体为法度量尺寸，所谓寸、咫、尺、仞、寻、常者也，本义为十寸乃一尺。或作尺一，天子诏书也；所谓尺一板、尺一书、尺一牒、尺一诏者也，因其诏板长为一尺一寸是也。也作书信，尺素传书。又作音阶之一级，记音符号相当于简谱“2”，工尺是也。

3、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执无兵，乃无敌，或作扔无敌，执无兵。这就是所谓行军摆阵势在于无阵势，行者无形者也；奋臂而起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膀臂一样（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53 章；罗马书 10 章）；守中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兵器一样；如此以来，则会无敌于天下。马其昶注曰：“申言退尺之意，自视若无行列可整，无臂可攘，无敌可就，无兵可执，故不敢轻敌，慎之

至也。”

4、**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祸患莫大过于轻敌，骄兵必败者也；轻敌，差不多就回丧失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丧，上哭下亡，本义为哭丧、丧失，引申为丧礼，盖棺论定者也。

5、**抗兵相加，哀者胜矣**：或作抗兵若加，哀兵胜矣；旗鼓相当的两军对垒，彼此相加于对方，则悲哀奋起之哀兵必胜，而骄兵必败。哀，悲哀，悲愤，悲天悯人者也。《说文》：“哀，悯也。”纸上谈兵，轻敌必败。

【解读】

用兵打仗而言：万不得已也不敢于轻易主动予以攻击，兵者往往是非主体的客属，反客为主大患也，所以，宁愿采取守势实为上策。不敢于反客为主，不敢使之轻易示人，此正所谓不敢进寸，宁愿退尺是也，或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者也。这就是摆阵势看起来好像是无阵势，攘臂而扔之，看起来实际上好像是无臂，无敌，无兵器，于是也就不会促成紧张对峙、针锋相对、大敌当前的局面了。祸患莫大于轻敌，轻敌就差不多丧失殆尽所谓的三项法宝。所以，真正武力对抗之际，首要宽容忍让，最后万不得已而悲哀奋起者通常会大大得胜而且有余。

第 70 章 知我者希 则我者贵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注释】

1、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之圣言很易于知道、很易于施行；然则，普天之下却是因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莫能知之，莫能行之。王弼注云：“可不出户窥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无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于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述于荣利，故曰莫之能行也。”（参见圣经罗马书 10 章。）

2、言有宗，事有君：道之圣言必有其宗旨、主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道之使之凡事皆有其主导、主宰、优先秩序、主从次序。（参见圣经创世纪 1 章；诗篇 19 篇；33 篇；传道书；路加福音 1 章。）宗，从“宀”指与房屋关涉，从“示”指与上帝有关系，本义为家族祭祀上帝，宗室弟子是也；引申为家族宗庙、社庙、宗祠、祖庙、太庙、神庙、圣殿，演变为祖宗、宗亲、宗族，中国古代也用以专指帝王庙号，始帝者，被称之为太祖、高祖、世祖，以后嗣君则称之为太宗、世宗。君，主也，从尹，指治理、治事，从口，指发号施令，本义为君临天下、替天行道者也，引申为君主、君王、国君、君子、夫君、尊称某某君。《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寡君闻君有不令之臣为君忧，毋宁以为宗羞？”《战国策·魏策》：“君以十五之地存。”

3、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只因为那些人无知道之精妙，所以不能成为知道、得道、行道之人。不我知，不知我也，语句倒装是也。（参见圣经提摩太后书 3 章。）

4、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普天之下知道之人非常稀少，遵道而行之人必被称之为尊为贵。希，希罕，稀少。释德清注云：“则，谓法则。言取法也。”蒋锡昌注曰：“物以稀为贵，则贵亦稀也。”

5、被(pī)褐而怀玉：穿着布衣而怀抱璧玉，怀才不遇者也，或为“宝贝放在瓦器里”是也。褐，兽毛衣、粗布衣、毛布衣者也。《说文》：“褐，粗衣。”《诗经·豳风·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参见圣经四福音施洗约翰；腓立比书 3 章。）

【解读】

道之圣言话语很容易知道、理解，很容易施行、实行。而普天之下却没有人能予以知道、理解，没有人去施行、实行。道之圣言有其宗旨，千变万化不离其宗也；遵道而行有其主导、有其优先秩序，行事为人当然也就有其主从动机。正因为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反倒自以为聪明，以至于才导致对道之圣言的不知道和不理解。能知道道之圣言的人很少，能遵道而行的就更加算为弥足珍贵、难能可贵。因此而言，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外面穿着很不起眼、很不显眼，看起来似乎是布衣蓝衫而已，但其内涵、内容却是如同稀世美玉，此正所谓宝贝放在瓦器里是也！（参见圣经摩西五经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之约柜篇；腓立比书 2-3 章。）

第 71 章 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

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释】

1、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或作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知其不知，实事求是，知其有所不知，上也；不知其到底知不知，不懂装懂，欲盖弥彰，打肿脸充胖子，病也。张之纯注云：“知之而自以为不知，深藏若虚，故曰上。”知，本义为知道，脱口而出，智也；引申为知命，知音，知府，知县，知事，知青，知识分子。《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段玉裁：“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病，患也，疾之甚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2、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唯独只有以其病为病、以其患为患之人，才能够不病其病、不患其患也。

3、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之所以到底、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无病无患，乃因其以其病为病、以其患为患也，故而无病无患者也。范应元注云：“圣人之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彼天下有妄知之病，是以知止其所不知，而不吾病也。”

【解读】

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或者明明知道自己知道，却是看起来好像是有所不知道，这是上好；不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或者明明不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却是自以为是，自以为大，自以为义，自以为得计，自以为了不起，这是大患。只有通过大患所在从而悔改归正、回归古道、遵道而行，如此以来大患则不患，也就可以以此化险为夷，使之凡事亨通、凡事顺利。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之所以大患，是因其善于知其大患所在而又能以悔改归正、遵道而行者也，所以，能以不病不患，换言之，也就无所谓患得患失了。

第 72 章 民不畏威 大威至矣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

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故去彼取此。

【注释】

1、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或作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如其黎民百姓早已经不畏惧其权威等等，则更大的权威就会君临天下，正所谓大威、上威莅临者也，换言之，亦即大祸临头，因为大审判、或作末日审判到了。民，黎民百姓，与君、官相对。《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孟子·尽心章句上·第十四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荀子》：“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大威，上威也，终极权威、至上权威、天诛地灭是也。王弼注云：“威不能复制于民，民不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陈柱注云：“民孰不乐生而畏死，然压制之力于强，则反抗之力愚猛，此专制体制之下，所以多暴也。”张默生注云：“专制政府用威权压制人民，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不惜轻死作乱。”（参见圣经四福音主救主耶稣基督被卖受审；罗马书 12 章；彼得前书 3 章；彼得后书 3 章；启示录 1-3 章；21-21 章。）

2、无狎（或作“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不要逼迫使其无处安居乐业，不要不厌其烦予以打压使其走投无路、进退维谷，以至于使其铤而走险、不惜决

一死战，殊死予以抗争者也。狭同狎，戏耍、猥亵、玩弄于股掌之间，引申为逼迫、压迫，狭路相逢勇者胜。《史记·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厌，无以使之生厌、讨厌、厌烦、厌弃，不厌其烦。

3、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唯独只有不自厌其身，以至于能以不厌其烦、得胜其烦。王弼注云：“不自厌也。不自厌，是以天下莫之厌。”

4、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如其有其自知之明，而不自我表现、自我炫耀，但求自省者也；能以知道自尊自爱，并且推己及人，爱人如己，而不自表显贵、自以为了不起。张之纯注云：“见，表暴也。自爱其身，不事矜夸也。”蒋锡昌注曰：“自爱即清静寡欲，自贵即有为多欲，此言圣人清静寡欲，不有为多欲。”（参见圣经彼得前书5章；约翰一二三书。）

【解读】

如其人民不再畏惧权威予以威压之际，如此以来，反权威的大威胁也就势必临头了。不要欺人太甚，以至于使其不得安居乐业；断人生路，以至于使其无以谋生求生。唯独只有不以不厌其烦予以以势压人、盛气凌人，才不至于出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圣人但求有其自知之明，而不去自我表现、自我炫耀；但求自爱其身、爱人如己，不去自显高贵、目空一切。所以要从其两者必须有所取舍，取其自知自爱，舍其自见自贵，推己及人，直到地极，遵道而行，直到那日。

第 73 章 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此两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是以圣人犹难之。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繹然而善谋。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注释】

1、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大勇若怯，并非敢作敢为，以下犯上，以小犯大，犯上作乱也，乃是非道而言之所谓不敢做不敢为者也；故而非道如其勇于敢为，则见杀矣，非道如其勇于不敢为，则得其长久存活矣。范应元注云：“强梁者，勇于敢而好争，则因以杀身。柔弱者，勇于不敢而不争，则因以活身。”《广雅》：“敢，犯也。”杀，见杀，被杀，亦即由此以至于引来杀身之祸，置之于死地是也。《孙子兵法·九变篇》：“必死，可杀。”活，活水流动之声也，本义读为“guo”；又指生活、生存，与死相对，引申为生计、灵活、生机勃勃。《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诗经·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论语·述而》：“子路问曰：‘子行三军则孰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2、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或者有的因之勇敢获利、获益，或者有的因之勇敢遭害、受害；上天、上帝之所以厌恶、厌弃，亦即孔夫子所谓“天厌

之、天厌之”也，谁个又能够知其缘由呢？王弼注云：“俱勇而所施者异，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范应元注云：“此敢与不敢两者，世或以敢为利，而因以杀身，则是害也；世或以不敢为害，而因以活身，则是利也。故曰：或利或害。”

3、圣人犹难之：即使是得道、明道、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圣贤之士也为之处于两难之间，勉为其难者也。

4、天之道：上天之道，天道、圣道、元道、上帝之道是也；天道酬勤，天命不可违者也。

5、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繝（chǎn 音“产”）然而善谋：如其使之遵道而行，即使是一无所争，无论如何还是善于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如其使之谨言慎行，即使是不言不语，无论如何还是能以善于应对，而且应对自如、得心应手；道之用也使之然也，哪怕是不召也会即来，因其贯乎其中、环绕其间、挥之不去者也；虽其从容不迫、安步当车，看起来好像是行动迟缓、特立独行，因其遵道而行，自然而然还是能够善于谋划、精于计算。不争，不与之争，不相与争。不言，不言不语，不言之教者也。不召，不予呼召、召唤。繝然，行动舒缓、迟缓的样貌。河上公注云：“繝，宽也。”《说文》：“繝，带缓也。”

6、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恢恢，恢弘，广大。《说文》：“恢，大也。”河上公注云：“甚大。”《荀子·非十二子》：“恢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徐绍桢注曰：“天之道，繝然舒缓，似乎所谋；而其谋则未尝不周，盖天若网然，恢恢然甚广大也。其网之目甚疏，而未尝有漏也。”

【解读】

勇之于敢胆大妄为、无所顾忌，背道而驰也，则充满凶险、以至于死；勇之于不敢为天下先、不敢无所顾忌，遵道而行也，则得以稳妥灵活、能以长久得以存活。此两者，敢作敢为，亦或者不敢做不敢为，有时候则得利，有时候则受害。上天上帝之天命天道所厌弃的，谁能以知其缘于何故呢？因此，即使是得道、明道、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圣贤之士，无论是其从事于任何事务都要审时度势、犹豫再三、勉为其难。上天之道、上帝之道：不与之抗争却能够善于取胜、得胜而且有余；不背道而言却能够广有响应、以至于应者云集，挥之不去、不召即来；即使是不大声疾呼、振臂高呼、攘臂扔之，而人们却能够共赴其事；如其从容不迫、坦然面对，即使是谨言慎行，却能够使之自有筹谋、早作预备。天网恢恢，虽其看起来好像是疏若无有，却是疏而不失、疏而不漏。

第 74 章 民不畏死 奈何惧之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我得执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

夫代大匠斫者，鲜（或作“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注释】

1、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其黎民百姓不畏惧死亡，即使是以死惧之也是无可奈何、徒唤奈何而已。不畏死，不惧怕、不畏惧死亡。以死惧之，以死使之能以畏惧。惧，使之恐惧，畏惧，惧怕，害怕。苏辙《老子道德真经注》：

“政烦刑重，民无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尹文子·大道》：“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罚过，刑罚过，则民不赖其生；生无所赖，视君之威末如也。刑罚中，则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乐也。知生之可乐，故可以死惧之。此人君之所宜执，臣下之所宜慎。”（参见圣经创世纪 2 章；罗马书 6 章；7 章；希伯来书 2 章；9 章。）

2、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我得执而杀之，孰敢：如果是使其人民恒常畏惧死亡，而为奇异恶事、奇案大案之人，我等将其抓住杀了才好，如此以来，谁个还敢于铤而走险、为非作歹呢？民常畏死，使其人民恒常畏惧、害怕、惧怕死亡。常，常常，恒常，果然，果真。奇，奇异，诡奇，奇譎，诡异，奇诡不正是也；引申为邪恶、邪逆、首恶、罪魁祸首者也。王弼注云：“诡异乱群，谓之奇也。”执而杀之，抓住杀了，该杀就杀，绝不姑息；杀一儆百，杀鸡骇猴者也。执，抓捕，捉拿，拘捕，拘押。奚侗注曰：“此言民若畏死，则吾执一奇邪之民而杀之，天下当无敢复为奇者矣。”苏辙《老子道德经解》注云：“民安于政，常乐生畏死，然后执其诡异乱群者而杀之，孰敢不服哉？”

3、常有司杀者杀：常常应当专有所司予以执行诛杀任务，换言之，严刑酷法，自有司法机关予以执行判罪、杀戮，该杀就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也。有司，专司也，亦即天道者也，上帝必报应是也。（参见圣经罗马书 12 章。）司，发号施令者也，引申为统管、执掌、主管、专管者也，引申为司祭、祭司，司马、司农，司徒、司空，司机、机司，司令、司号。诸葛亮《出师表》：“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杀者杀，此指专司杀人者予以杀之，天杀也，天诛地灭是也。范应元注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苟有恶积罪大之人，常有司杀者杀之。”

4、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zhuó)：如其替代有司予以执行该杀就杀的审判等等，这就是所谓越俎代庖、班门弄斧了。代大匠斫，本义为替代大名鼎鼎的木匠作其砍伐等木工活计，引申为越俎代庖、班门弄斧是也。斫，伐木也。范应元注云：“谓设或为奇者，而上之人执而遽杀之，是代天之司杀者杀矣。夫代天之司杀者杀，是拙夫而代大匠斫。”

5、夫代大匠斫者，鲜（或作“希”）有不伤其手者矣：如其越俎代庖、班门弄斧，实在是少有、少见、少找不伤其手者也。蒋锡昌注曰：“人君不能清静，专赖刑罚，是代天杀；代天杀者，是谓代大匠斫也。拙工代大匠斫者，则伤其手；人君代天杀者，则灾必及其身也。”冯达甫注云：“死是吓不了人的。妄图代司杀者，没有好下场。‘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31 章），古今中外暴君，孰逃恢恢天网？故紧承上章说之。”（参见圣经创世纪 2-3 章；以赛亚书 14 章；以西结书 28 章；彼得后书 2 章；约翰三书；犹大书。）

【解读】

如其人民不畏惧死亡，为什么还要以其死亡来恐吓以使之畏惧呢？如其意欲使其人民恒常畏惧死亡，则稍有出格者就恣意抓来杀掉的暴君专制政策，无非是杀一儆百而已，然则，哪个敢以予以无所顾忌地长久强硬坚持呢？一言以蔽之，上天有其好生之德，不到万不得已，则不轻易言杀，物竞天择，天杀者希矣，越俎代庖的替天行道，乃是俎代天之司杀者杀也，这是妄动杀戒，那就像班门弄斧一样。班门弄斧、俎代高明，换言之，也就是小孩子耍大刀，或曰关公门前耍大刀，如其锋芒毕露、牛刀小试予以砍木头、乱比划，或者说是杀鸡使用宰牛刀，则很少找见不砍伤自己之手的。

第 75 章 无以生为 贤于贵生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注释】

1、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税，赋税者也，苛捐杂税是也。《汉书·刑法志》：“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范应元注云：“在上者或取之于民太多，是夺民之食，而使之饥也。然则上之库藏，民之怨府也。”蒋锡昌注曰：“人君欲多则费大，费大则税重，此必然之势也。然税重则民饥矣。”

2、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之所以民之难以治理，桀骜不驯，不服管理，因其高高在上掌权者、统治者在上非道有为者也；所以因之难以治理、难以统管。有为，与道之无为相对而言，此指高高在上掌权者、统治者背道而驰，惹是生非，滋扰多事，政令苛烦，以至于使得民之不得安宁是也。贾谊《新书·大政》：“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3、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或作“生生”）之厚，是以轻死：之所以民之轻生冒死、视死如归、舍身取义，因其高高在上掌权者、统治者在上非道贪生怕死、过分横征暴敛、专注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养生浑厚者也，所以以之难以生存、不畏生死，以至于轻生冒死也在所不惜、在所不辞。轻死，轻生冒死，不在意、不畏惧死亡者也。求生之厚，或作求生之厚，过分贪恋养生、专注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却不能够推己及人、爱人如己。苏辙注云：“上以有为导民，民

以有为应之，故多事而难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争厚其生，故轻死而求利无厌。”（参见圣经以弗所书 5 章。）

4、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唯独只有无所以为求生、养生之非道作为者，乃是淡泊清静、随遇而安，从而不予追求过分奢侈享受，反倒是其更加爱惜、顾惜、贵重、珍重其生命者也。河上公注云：“夫唯独无以生为务者，爵禄不干于意，财利不入于生。”高亨注云：“君贵生则厚养，厚养则苛敛，苛敛则民苦，民苦则轻死。故君不贵生，贤于贵生也。”（参见圣经使徒行传 16 章“庇哩亚人”。）

【解读】

人民之所以遭受饥荒，是由于高高在上的掌权者、统治者吞食赋税、横征暴敛之故也，所以才以至于使之遭受大饥荒。人民之所以难以被治理，是由于高高在上的掌权者、统治者太过贪求功名政绩、妄自作为、背道而驰，所以才使之难以被治理，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也。人民之所以轻生冒死、不畏死生，乃是由于高高在上的掌权者、统治者养尊处优、自奉过奢而又搜刮过甚之故也，所以才以至于使之冒死轻生、视死如归、舍生取义者也。唯独只有遵道而行、以民为重、而不以无忌民生安危作为前提者，换言之，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舍身忘我、舍己爱人，这才是真正爱惜、爱重自己生命的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

第 76 章 生也柔弱 死也刚强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注释】

1、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人之有生之年，在其生之时，柔弱无比、脆弱无比、软弱无比；及至其死之时，在其死后则挺尸坚硬、强硬、僵硬。范应元注云：“冲气为和，故柔弱也。”柔，形声字，本义为树木可屈可伸、曲直适度，引申为柔弱、柔和、轻柔、柔细、温柔；柔荑本义为初生嫩芽，也指女子柔嫩之手；或曰“柔茹刚吐”。《诗经·大雅》：“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如，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蒋锡昌注曰：“此以人类生死现象表示柔弱之可贵。”

2、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草木一生在其生之时则柔脆不堪、柔弱无比、软弱无骨；及至其死之时，在其死后则枯萎、枯干、枯槁，非道坚硬无比、宁折不弯。范应元注云：“前言人既如是，此言物亦皆然。以人物验之，则知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欲强梁而自生其生者，断不可也。明矣。”蒋锡昌注曰：“此以草木生死现象不是柔弱之可贵。”

3、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故此，看起来好像是坚强者，如其无道、非道、背道而驰，死之族类、徒然是也；看起来好像是柔弱者，如其无道、非道、背道而驰，即使是生之族类、虽生犹死、亦徒然者也；唯独只有遵道而行者，无论是坚强还是柔弱，无论是生还是死，一概并非徒然。蒋锡昌注曰：

“此言坚强者为短命之类，柔弱者长寿之类也。”《淮南子·原道训》：“诤

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谓其事强者，遭变应卒，排患捍难，力无不胜，敌无不凌，应化揆时，莫能害之。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柔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同；柔弱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之蔽，是故柔弱者生之徒，而坚强者死之徒也。”（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5 章。）

4、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或作“兵”）：兵强马壮，如其非道、无道、背道而驰，反倒导致自取速速的灭亡；树木粗壮笔直、刚直不阿，则会遭致迅速被砍伐。苏辙注云：“兵以义胜者，非强也。强而不义，其败必速。”《司马法·仁本》：“故国虽大，好战必亡。”

5、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如其自以为强大者，应当处下，降卑虚己者也；如其自以为柔弱者，该当处上，因其向上者也；此正所谓自高者、必降为低；自卑者、必升为高；合乎中道是也。《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执其两端，而其中于民”。（参见圣经罗马书 12 章；雅各书 1 章。）

【解读】

人生之时，身体柔弱灵动，及至其死之时，死后身体就变得坚硬强硬，僵硬者也；草木生之时，枝干柔嫩脆弱，及至死之时，死后就变得枯槁枯竭，干硬者也。所以，坚硬强硬是自取速死之道，外强中干者也；柔弱灵动是生长生活之道、生存之道、生命之道，船小好掉头者也；无论如何，死生两茫茫，如其无道均是徒然也。因此，国家机器中军兵用兵过强就会走向衰亡、灭亡，祸乱由此生也；植株体系中树枝挺拔过硬就会遭致摧折、折断，树大招风、树欲静而风不止者也。固执强大者，往往处于劣势，处下者也；柔弱灵动者，往往处于优势，处上者也。

第 77 章 孰能有余 以奉天下

天之道，其犹张弓者欤？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也。

【注释】

1、天之道，岂犹张弓者与：天之道也，岂不是犹如张弓搭箭、张弓射箭一样吗？范应元注云：“天道公平，人鲜能知，故取张弓之喻以明之。”张弓，上弓弦，拉满弓；张弓搭箭、张弓射箭者也。《说文》：“张，施弓弦也。”严遵《老子道德真经指归》：“夫弓之为用也，必在调和。弦高急者，宽而缓之；弦下驰者，摄而上之；其有余者，削而损之；其不足者，补而益之。弦质相任，调和为常。故弓可用而矢可行。”弓，甲骨文象形字，隶变也，原本其字形象弓形，有其弓背及其弓弦，后世省去弓弦，只剩下弓背，本义为张弓射箭、张弓搭箭，或作弹弓；亦作弓手，弓箭手也；或作丈量土地的计量单位，一弓为五尺，三百六十弓为一里。《楚辞·九歌·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唐代陆龟蒙《送小鸡山樵人序》：“自豕至麓，凡二百弓。”

2、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如其偏高，则压低之，使之压抑、下压者也；如其偏下，则高举、抬举之，使之不至于偏低者也；如其有余，则减损之，使之均平者也；如其不足，则补足之，使之不至于缺乏者也。范应元注云：“夫张弓者，高则抑，下则举，有余则减，不足则补，取其相称而已。”

3、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也，损其有余而补其不足，使之保持平衡、均平是也。

4、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人之道也，反其天道而行之，则是减损不足从而奉养、供奉、事奉有余者也，以至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愈加悬殊是也。范应元注云：“人之道则不然，不然，反天道也。”陈柱注云：“天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何独不然？惟在上者生生之厚太甚，故复恃权怙势，损不足以奉有余，此天下所以乱也。”

5、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谁个能以有余从而以奉天下之不足者，唯独只有天之道也，得道、明道、行道之人者也。苏辙注云：“有道者，赡足万物而不辞，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非有道者，无以堪比。”

6、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虽其有其作为，但其并不依恃；虽其大功告成、功成名就，但其并不自居奇功、自恃其上、自处其上、高高在上者也。

7、其不欲见贤耶：或作其不欲见贤；有其不欲自逞其贤能是也。不欲见贤，不欲自恃聪明、自显其贤能者也。（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2 章；哥林多后书 1 章。）

【解读】

天之道也，不就像是张弓搭箭、张弓射箭而使弓趋于浑圆的作用一样的张力吗？高之压低，低之抬高，有余则减损，不足则补足。天之道也，减损有余而弥补不足；人之道也，反其道而行之者也，则减损不足而奉养有余。谁能使之不断减损有余以供应奉养天下呢？唯独只有天之道也，换言之，道之用也使然也，遵道而行者也。因此，得道、明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即使是做成了什么也并不固执其功以为仗恃，即使是成就了什么也并不居功自处、居功自傲，因其不愿使之过分逞其贤德、贤能者也。（参见圣经出埃及记 16 章；约翰福音 6 章。）

第 78 章 柔之胜刚 弱之胜强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

柔之胜刚，弱之胜强，
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

是以圣人云：

爱（或作“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正言若反。

【注释】

1、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普天之下再也没有柔弱能够柔弱如水者，而攻克坚强者往往同样也没用任何能以胜过水的了，滴水穿石是也，因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无以改变、一以贯之者也；反之，一山二虎，两强相攻，往往则会两败俱伤是也。范应元注云：“夫两强者相攻，二具有损，而石刚也，水能穴之，石有损而水无损，是攻刚强者，莫之能胜柔弱也。其无物可以变易之也。由此类推，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可知耳。”成克巩注云：“无以易之，谓虽曲折万变而无以易之水之柔者也。”

2、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柔弱胜刚强，普天之下莫不知之，但却莫之能行也，知易行难者也。范应元注云：“知而不行，为情欲使之，皆好刚强也。”

3、爱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如其喜爱、与此同时能以接受国家之羞辱、耻辱，如此以来，可以作为社稷之主；如其能以接受国家

治不祥，则能胜任普天之下王者职任；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国家荣辱与否、祥瑞与否，均能爱重、接受，则为爱国者、掌国者、得国者是也。爱，或作受，接受、爱重者也。国之垢，此指国家的污垢、耻辱、羞辱，此正所谓国耻是也；即使是如此，仍然能以爱重、接受自己的国家社稷。国之不祥，此指国家遭遇不吉利、卜祥瑞，亦即亡国者也，换言之，即使是则为亡国奴同样爱重、接受自己的国家社稷。

4、正言若反：道之圣言，即使是正话看起来往往好像是反话、反语一样。正言，道之圣言是也。

【解读】

普天之下再也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其攻坚克难却莫能胜之者，因其无以改变、持之以恒，是以滴水穿石者也。柔能胜刚，弱能胜强，普天之下无人不知，但却是无人能以实行。因此，得道、明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常说：能以承受、爱重全国的屈辱、羞辱，忍辱负重者也，唯独只有如此才配作天下国家的君主、主宰；能以承担、爱重全国的灾难、罪负，替罪羔羊者也，唯独只有如此才配作天下的君王、此正所谓万王之王为主之主是也。（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53 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耶利米书 1-3 章。）正话看起来好像是往往在反说一样，此正所谓反话、反语者也。

第 79 章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和大怨，必有余怨（或作“怨”），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

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注释】

1、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如其和解、和好至大的怨愤、仇恨，必然有其盈余的罪恶、也必为其预备多余的饶恕，否则，又怎么能够说是妥善处置了呢？此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和，使之和解，和好，和睦，和美，家和万事兴。陈柱注云：“报怨必当以德，若以怨抱怨，必成大怨。尔时虽以德和之，其伤不复，已有余怨矣。”余怨，多余的、盈余的饶恕恩典谓之预备者也。安，怎么，怎么能够。为善，算为善，算为义。（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1 章；罗马书 4-5 章；提摩太后书 3 章；雅各书 1 章；约翰一书 1 章。）

2、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得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虽其手拿契据，仍然不会恣意追索讨债，不见责于人、不使之难堪者也。执左契，执拿契据，左契，中国古代借据凭质刻木记之，上书人名、数字、日期等等，一分为二，左边一半为左契，以之为债务人所执者也；右边一半为右契，则为债权人所执者也。《礼记·曲礼》：“献粟者执右契。”郑玄注云：“契，券要也，右为尊。”张松如《老子道德经注》注云：“左契，为负债人所立，交债权人收执；右契，为债权人所立，交负债人收执。”责，负责，责任，引申为向人索取、讨要，责备、斥责是也。《说文》：“责，求也。”王筠《说文句读》：“责，谓之索求负家偿还之物也。”

3、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得道、明道、行道之有德之人虽其司契掌管、执拿契据，因其得道有德之见证，知其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不径直索要是也；因之施

与却不追讨，怨无所生，故曰有德也。至若无道、无德之人，则其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以至于索命一样变本加厉予以索债是也；因之一味索取，讨还欠债，是以大怨必至。司契，掌管契据者也。司彻，中国古代掌管税收、税赋者也，夏商周赋税制度使之然也。《后汉书·陆康传》：“夫十一而税，周谓之彻。”《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贾谊《新书·大政》：“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参见圣经创世纪亚伯拉罕十分之一；雅各十分之一；摩西五经以色列人十分之一；四福音法利赛人十分之一；后世天主教之“十一税”。）

4、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之道也，一视同仁，无亲无疏，但其恒常还是赐予天道酬勤、施比受更为有福之遵道而行者也。（参见圣经使徒行传 20 章。）

【解读】

和解深重的仇怨、积怨，莫如天人怨恨、神人罪隔，看起来即使是再怎么好的和事老、老好好先生好像是必然还会残留难以消解的余怨余怒，这怎么能算是完善完美的化敌为友、与神和好呢？此正所谓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者是也。（参见圣经以赛亚书 1 章；使徒行传 4 章；罗马书 5 章；8 章。）因此，得道、明道、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凭借契约关系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绝不得理不让人、得理不饶人，更不会毫无依据予以责成讨债、追债。有德之士犹如执掌契据者予以监察契约的订立与履行，无德之士则犹如税吏一样注重于税赋横征暴敛，只可谓索取无条件的单向供奉而已。天之道也，无所偏爱，但又不折不扣施行天道酬勤、以及天命不可违的基本准则。

第 80 章 小国寡民 邻国相望

小国，寡民。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车（“车”或作“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注释】

1、小国，寡民：使其国小而又小，使其民越来越寡少，因其小国易治，寡民易与，此言小国寡民易于治理、相与者也。姚鼐《老子道德经章义》：“上古建国多而小，后世建国少而大。然国大人众，虽欲返其上古之治，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国，欲寡其民。”

2、使有十佰（或作“伯”）之器而不用：或作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即使是有其十伯之器、或作十百人器，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器物、器具，换言之，哪怕是拥有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能力，如其不予使用、应用，则为理想国之小国寡民是也。什佰，亦即十百，《三字经》：“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张松如注云：“什佰，即十百，即众多，亦即各式各样云云。”伯，形声字，本义为排行老大，伯仲叔季者也；或作父之兄长，谓之伯、伯父、大伯，或为夫之兄长，谓之大哥哥、大伯子哥。中国古代也称之为公侯伯子爵，爵位、官长者也；通百、佰，意为百倍也；通霸，春秋五伯，亦即五位盟主、五霸者也，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是也。《诗经·周颂·载芣》：“侯

主侯伯，侯亚侯旅。”《荀子·成相》：“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

3、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使其民不拿生命冒死冒险，从而不会千里跋涉、万里漂泊流离失所、往来迁徙，安土重迁、恋家不舍者也。重死，严肃看待死亡，与轻死相对而言，并非轻生冒死，乃是看重、重视生命，爱惜、顾惜生命，亦即重视死亡、重视生死，以至于不冒险、不冒死、不轻易拿生命开玩笑、做赌注。《汉书·食货志上》：“人人自爱，而重犯法。”

4、虽有舟车，无所承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虽其拥有大船、车舆，或作战船、战车，无以用之，无所承载是也；虽其拥有甲兵无算，无所陈列、无所对阵是也。舟车，大船、车舆，或作战船、战车。甲兵，铠甲以及戈矛剑戟等等各式各样武器装备。《诗经·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甲兵。”陈，陈列，引申为展示；或作阵，对阵，阵仗，摆阵势。

5、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使其民回复到结绳记事而用以计算、传递信息者也。《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6、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或作自甘其食，自美其服，自安其居，自乐其俗；甘、美、安、乐，使之以为然也，食、服、居、俗，衣食住行者也；此正所谓安居乐业、自得其乐是也。反之，即使是美轮美奂，恐怕也还是花瓶一个，或曰绣花枕头一样，此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也。（参见刘基《卖橘者说》）俗，本义为风俗、民俗，引申为世俗、尘俗、圣俗两分，谓之“不圣洁也”。司马光《训俭示康》：“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

7、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国与国之间睦邻友好、彼此相望而互不相伤；鸡犬之声相闻，犹如田园牧歌之桃花源记是也；其民虽至于老死也是自得其乐，以至于不相往来也毫无妨碍、毫无大碍。陆贾《新语·至德》：“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卒，乡间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

【解读】

国家要越来越小，人民要愈来愈少。即使有各种武器、器具，也不常用、多用；使人民珍惜、珍重生命，重视、看重死亡，从而不作长距离、加速度的跋涉、迁移；虽有船只车辆，却没必要去恒常乘坐；虽有兵器武备，却没必要去经常布阵打战。使普天之下回复到结绳纪事的远古原始社会，使其各得其所，随遇而安，安贫乐道，以至于无论如何都能够自以为吃得香甜、甘美，自以为

穿得漂亮、美丽，自以为住得安适、安逸，常常满意于他们自己的平凡日常生活。国与国之间如其相互望得见，鸡犬之声如其相互听得见，而人民从生到死，也互不往来；实际上乃是各司其职、各司其责、各安本分、各守本位、各从其类者也，道之用也使之然也。

第 81 章 利而不害 为而不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圣人不积。

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与人，己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注释】

1、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之圣言因其信实往往朴实无华，并不甜美，如其美言、巧言则不信实、一无可取，华而不实、文过饰非者也。范应元注云：“信实之言多朴实，故不美；甘美之言多华饰，故不信。”苏辙注云：“信则为实而已，故不必美。美则为观而已，故不必信。”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曷冠子·学问》：“信者，无二向之谓也。”（参见圣经约翰福音 8 章；雅各书；彼得后书 2 章；约翰二书、三书；犹大书。）

2、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得道、明道、传道、卫道、遵道而行的所谓善人往往不善于辩论是非，至若总是巧言善辩者往往并非得道、明道、传道、卫道、遵道而行者也。辩，论也，说也，巧言善辩、伶牙俐齿者也；引申为辩论，辩驳，辩证，辩士，辩才。《孟子》：“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墨子》：“辩，是非之论也。”《荀子》：“辩，论说也。”《文心雕龙·烛之武退秦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2 章；哥林多后书 1 章。）

3、**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实实在在的知道者、智慧者往往并非广博、渊博、博杂、博爱之流者也，至若自以为渊博、广博、博杂、博爱之流，往往并非知道、明智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知通智，此指识别力、辨别力、分辨诸灵的能力。（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 11-15 章。）《吕氏春秋·有始》：“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高诱注云：“知，犹别也。”

4、**圣人不积**：得道、明道、遵道而行的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并不积聚道外之物、身外之物。《说文》：“积，聚也。”

5、**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既然能以尽心尽力、尽心竭力为人着想、成人之美，则己愈有也，助人为乐、以道为乐、以神为乐是也；既然能以尽心竭力、尽心尽力与人分享、与人为善，则己愈多也，与人为善、于己为善、多多益善是也。王弼注云：“无私自有，惟善是与，任物而已，己愈有，物所尊也；己愈多，物所归也。”《广雅·释诂》：“既，尽也。”《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6、**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道也，顺因自然，百利而无一害者也。王弼注云：“顺天之利，不相伤也。”

7、**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得道、行道、遵道而行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其也为道也，为而不争，因其不争，普天之下莫能与争者也。高亨注云：“圣人之道，有施于民，无争于民也。”《尚书·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解读】

信言不美，实话难听，忠言逆耳其利于行者也；美言不信，虚言不实，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巧言令色者也；遵道而行的善人不见得擅长道义之辩，擅长于道义之辩的人不见得是遵道而行的善人；知道、明道、行道之人不见得其博学，博学的人不见得其是知道、明道、行道之人。得道、明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不堆积、积聚附庸附赘身外之物，以为多余累赘者也，乃是尽力以之所有为人着想、成人之美，实实在在的予以践行助人为乐、乐善好施，以至于自己也更加充实；因其尽量给予，则其自己也就更加愈益丰富，此正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也。天之道也，因势利导万物而不妨害、伤害之；得道、明道、行道之圣人君子、圣贤之士的行为准则是虽其遵道而行但却不与人争。

【附录一】

道德经帛书重校本

编校：宋心宽

第一篇 道

第1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2章 道常不盈

道，盅，而用之，久弗盈；渊兮！万物宗；湛兮！似常存。吾不知其谁子？象帝之先！

第3章 虚无寥廓，中有神在焉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覿。

第4章 道之象：几希微

视而弗见，名曰几；听而弗闻，名曰希，搏而弗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之不可名，复归於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古之道，以语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第5章 恍惚窈冥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惚中有物，惚恍中有象；窈冥中有精，冥窈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顺众大，吾何以知众大之然，以此。

第6章 道逝能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

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处其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7章 大道汜兮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功成身遂而不名有，万物得之以生弗为主，常无欲也，可名为小。万物归之而弗知主，常无为也，可名为大。是以圣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为大。

第8章 道在得一

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人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一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人无以贞将恐蹶。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第9章 以反为用，以弱为动

反者，道之用；弱者，道之动。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第10章 善贷且成

夫唯道，善贷且成；故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

第11章 道生万物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炁以为和。

第12章 复守其母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第13章 道莅天下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两不相伤，则德交归。

第14章 道隐物后

道者，炁也，万物之隩。

第15章 为天下归

道在天下，尤川谷之奔江河。

第16章 道尊德贵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

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生之、德之、长之、育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

第 17 章 知止于道

道出言，淡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道常无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第二篇 天

第 1 章 天不自生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

第 2 章 大仁不仁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王侯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第 3 章 不常至常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天也，天地尚弗能常，而况于人乎？

第 4 章 虚能生实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第 5 章 无得其用，有得其利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以为利，无，以为用。

第 6 章 天道反复

曲则全，枉则直，窪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第 7 章 天道平等

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道，损有馀，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惟有道者。

第 8 章 天道自均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第 9 章 天道莫测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第 10 章 大匠司杀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孰为大匠？其天乎！

第 11 章 惟善为亲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第 12 章 天无私曲

天道无私，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抱德炀和，以顺于天，而为天下归。

第 13 章 疏而不漏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第 14 章 无为有神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招而自来，黯然而善谋。

第 15 章 天道悠利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弗争。

第 16 章 救慈任俭保谦

天将救之，以慈护之；天将任之，以俭成之；天将保之，以谦益之。

第 17 章 功成不居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第三篇 地

第 1 章 小国至治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弗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 2 章 奉道行化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

第 3 章 非取天下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者，吾见其弗得已；天下，神器也；弗可为，弗可执；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因羸，或挫或隳。

第 4 章 下以自上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岂虚语哉！诚全归之。

第5章 以静自胜

天下之牝，以静胜牡；以静为下，以为天下母。治大邦，若居下流，处天下之交；故大邦以下小邦，则聚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聚于大邦；或下以聚小，或下而聚于大。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此两者，各得其所，故大宜为下。

第6章 以下为基

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故圣人言：能受邦之垢，是谓社稷主；能受邦之不祥，是谓天下王。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称，故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

第7章 以柔胜刚

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天下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人之生柔弱，其死刚僵；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故柔弱者，生之榦；坚强者，死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弊；故坚强居下，柔弱居上。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故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第8章 虚矫自伤

喘者不久，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至于道曰：馀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朝甚除，田甚芜，食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资货有余，是谓道夸，盗夸，非道也。

第9章 善动幽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者，无关键不可启；善结者，无绳约不可解；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是谓：行无形，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是故圣人，取天下以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

第 10 章 抱式服道

治人事天，莫若式。夫唯式，是谓早服道；早服道，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子孙祭祀不辍。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第 11 章 守璞自化

治大国者，若烹小鲜；王侯若能守，万物将自宾；王侯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璞。

第 12 章 自静则正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邦家滋昏；民人多伎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民自化；我无欲，民自朴；我无事，民自富；我无情，民自清；我好静，民自正。

第 13 章 纯纯浑厚

其政漻漻，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圣人之在天下，兮；为天下，沌沌兮。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之。以智治邦，邦之贼；不以智治邦，邦之福；知此二者，亦足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远，与物反矣，乃至大顺。

第 14 章 下不自限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无为，而有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上智为之而莫之明，故执兵而教之。故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失礼而后失智。夫礼以乱情，故礼者，忠信之薄，而争乱之首也。智以前识，故智者，道德之华，而愚妄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而取此。

第 15 章 失道失德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邦家昏乱，有愚臣。

第 16 章 合道退居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第 17 章 直心无希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民之迷，其日固久；世其无定，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袄？）。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长短相形，音声相和，先后相随。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举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作而弗为始，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第 18 章 见素抱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

第 19 章 无为心平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器无用之物，使目不眩；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励其志，彊其骨；使民无知、无欲；使智者弗敢，欲者弗为。

第 20 章 不以兵强

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至，荆棘生焉；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故善兵者，果而已，毋以取强；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是谓果而勿强。

第 21 章 奮兵不祥

奮（奮-田，读 sui（隼），义同）兵者，不祥之器，丧戎之气，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恬憺为上。胜而勿美，若美之，是乐杀人。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矣。

第 22 章 自安于正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心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故抗兵相若，哀兵胜矣。是谓：祸莫大于无敌，无敌则亡吾宝。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和大怨，必有余怨，奈何其为不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杀。

第 23 章 民爱其上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爱其上也：勿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弗狭，是以不厌。民常不畏死，如何以死惧之？若使人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勇于敢而杀，勇于不敢而活。知此两者，或利或害。

第 24 章 贤于贵生

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以为，是曰难治。民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而轻死。夫唯能无以生为者，即所以得长生，是贤于贵生。

第 25 章 道无死地

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也。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人之生生，动皆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第 26 章 善得其保

善，人之所宝；不善，人之所不保。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是以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常善救物，而无弃物，是为袭明。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第 27 章 善得其贵

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多闻数穷，不如守中。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归。

第 28 章 道最易行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孔德之容，唯道是修：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善。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第四篇 人

第 1 章 不可形容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曰：豫若冬涉水，犹若畏四邻，涣若冰将释，俨若客，敦若朴，混若浊，旷若谷。孰能浊而清，静之以徐清？安而久，动之以徐生？

第 2 章 无欲心静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

第3章 致虚守静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周，周乃大，大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勤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第4章 凝重致静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静重。

第5章 塞闭开济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其明，毋遗身殃；是为袭常。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忿，是谓玄同。是以圣人：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知不知；欲不欲；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以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

第6章 我独泊兮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魄兮未兆，若婴儿之未咳，垂垂兮，如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匱；我愚人之心，纯纯无所别；俗人皆昭昭，我独若昏昏；俗人皆察察，我独若慇慇；惚兮其若海，恍兮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欲异于人，而贵食母。

第7章 遵道自复

载形抱一，能无离乎？搏炁致虚，能有婴乎？滌除眩览，能无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第8章 含德之厚

抱怨以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虺弗螫，猛兽弗据，攫鸟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而媾作，精之至；终日号而不哑，和之至。

第9章 知足知止

名与利，实之宾。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第10章 宠辱若惊

宠辱若惊，贵身若大患；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

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身若大患？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何有患？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甚兮其未央。故贵以身于天下，则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寄天下；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成其私。

第 11 章 难易机微

大生于小，多起于少；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仞之台，筑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其安易持，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难；是以圣人早从事焉，故终无难。民之行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故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第 12 章 自下不予

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圣人之欲上人，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必以其身后之。是以圣人居上而弗重，居前而众弗害。是以天下乐推之而弗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争。故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之极。

第 13 章 知守常复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虽小，天下能臣；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为百官长；故大智无割。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第 14 章 吾有三宝

吾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夫俭，进则惠利天下，退则砥砺志节。夫不敢为天下先，行则乐于推让，藏则以隐为德。

第 15 章 为虚若谷

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复成。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盈室，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盛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其用不穷；大赢若诎，其勇不屈；大直若曲，大辩若讷，大巧若拙，正言若反。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亡。是以圣人去甚、去泰，去奢。燥胜寒，静胜热，清静可以为先（天？）下正。

第 16 章 大道甚夷

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由其贵言。上士闻道，懃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而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故建言有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俗，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第 17 章 知而不知

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夫唯不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披褐而怀玉。天下皆谓吾道大，似不有。夫唯大，故不有；若有，其小久矣。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自爱而不自贵，故去彼而取此。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于牖，而明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言而信，不为而成。

第 18 章 损假归真

为学日益，闻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游心于澹，合炁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是以圣人，不欲见贤。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邪是畏。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事于德者同于德；事于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得之；同于德者德得之；同于失者道失之。是以圣人：言有宗，事有君；耻言过行；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附录二】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卷一

太一生水。

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

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

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

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

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

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仓（沧）热。

沧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

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

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

湿燥者，沧热之所生也。

沧热者，（四时之所生也）。

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

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

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

天地者，太一（或作大一）之所生也。

是故，太一（或作大一）。

藏于水，行于时；周而或（复始），（以己为）万物（原作“勿”）母。

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

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厘，阴阳之所不能成。

君子知此之谓太一（太一，或作圣人之道）。

辜正坤注云：所谓神明者，一般以为“神祇”，然而据上下文之意，神明实乃光明与黑暗之两种状态者也。

卷二

天道贵弱，削成者以益生者；

伐于强，贵于刚，助于弱，益予柔。

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

道亦其字也（亦即天与地，头与脚者也）。

请问其名，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

圣人之从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别。

天地名称并立，

姑过其方，不思相（当。）（天不足）于西北。

其下高以强，地不足以东南；

其上（高以强。）（不足于上）者，又余于下，不足余于下者，又余于上。

书目参考

郭店楚简老子道德经论著集成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道德经
河上公 老子道德经章句
河上公 老子道德真经注
严遵 老子道德经指归
王弼 老子道德经真注
傅奕 老子道德经古本校定
成玄英 老子道德经义疏
王真 老子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
范应元 老子道德真经古本集注
王安石 老子道德经注
苏辙 老子道德真经注
林希逸 老子道德真经口义
吴澄 老子道德真经注
奚侗 老子道德经集解
高亨 老子道德经正诂
蒋锡昌 老子道德经校诂
陈鼓应 老子道德经注译及评价
韩非子 解老喻老
王道 老子亿
高延第 老子道德经证义
马其昶 老子故
陈柱 老子道德经集训
朱俊红 老子道德经四帝注
辜正坤 老子道德经英汉译本
张利军 韩雪梅 老子可以这样读
黄朴民 老子道德经阅读无障碍本

万经之王：老子五千言道德真经

上篇：道经 37 章

第 1 章 道（实体的道、本体的道、实际的道）可道（言说），非常道（恒道）。名
可名（起名、命名），非常名（恒名；道名一体两面）。无名，天地之始（从空无、
虚无的角度来论道之名或道与天地关系为其造化开始、源头）；有名，万物之母（从实
有、存有的角度来论道之名或道与万物关系为其造化母体、根脉）。故常无（恒无），欲
以观其妙（奥妙、奇妙、微妙、玄妙）；常有（恒有），欲以观其徼（边际、边界、
长阔高深）。此两者（道与名、无与有），同出而异名（一体两面、称谓不同），同谓
之玄（玄妙）。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天地万物一切奥妙、奇妙、微妙、玄妙的根本、
根源、根脉、门径、门路之所在）。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
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2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丑、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恶、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2500年前老子相对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言传身教、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身教胜于言教；不教而诛谓之虐，教而不化诛之谓之王道）；万物作（焉）而不辞（弗始、不为始），生而不（弗）有，为而不（弗）恃，功成而不（弗）居。夫唯弗（不）居，是以不去（不变、不灭）。

第3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奇珍异宝），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虚己降卑、内里充足），弱其志，强其骨（弱化心志、凡事兴盛；虚心实腹、弱志强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遵道而为之），则无不治。

第4章 道冲而用之，或（久）不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上帝、天帝）之先（好像上帝一样的那样在天地万物之先、先存先在、自在永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无所不在、自是永是、自有永有）。

第5章 天地不仁（仁者无敌、仁者爱人），以万物为刍（chú）狗（刍草狗畜、稻草狗、意指祭牲、祭品、牺牲品）；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草狗畜、稻草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tuó yuè 鼓风箱）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话多必失、词不达意），不如守中（适可而止、允执厥中、不偏左右、合乎中道；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第6章 谷神不死（如同幽谷深邃无形之神、永生不死，是万有众生之母；大道若谷、虚怀若谷、气象万千、变幻莫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宇宙万物根源），是谓玄（天也、于人为鼻，与天通）牝（pìn，地也、于人为口、与地通）。玄牝之门（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与极同体；鼻口之门，是乃通天地之元气所从往来，故谓之天地之根也），是谓天地根（根源、根脉、根本、根基）。绵绵若存（冥冥之中存有一位造物主宰、似非而是、绵延不绝），用之不勤（天道酬勤、无穷无尽）。

第7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为受造物但却不自贪自益大公无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虚己降卑、不固执甚至以为抢夺的；置诸身后反而在前）；外其身而身存（舍己爱人、舍身取义；置身度外反能安身立命）。非以其（大公）无私邪（yé）？故能成其私（舍

身成义、以致成就最高的义)。

第8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故几(jī)于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立而道生）。居善地，心善渊（居心至于至善、其心地如同深渊深不可测、深渊与深渊响应），与善仁（与人为善与己为善；独善其善兼善天下），言善信（言必信、行必果），政(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夫唯不争，故无尤（不争不竞、无过无失）。

第9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福杯满溢、适可而止）；揣(zhuī)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大功告成、及时隐退），天之道也。

第10章 载营魄(身心灵魂)抱一，能无离乎？专(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览；明镜高悬)，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无知)乎？天门(天道、天命)开阖(眼耳口鼻身意、一动一静、顺应天道天命)，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无为)乎？生之畜(xù)之，生而不有(据为己有)，为而不恃，长(zhǎng)而不宰，是谓玄德(天德、大德)。

第 11 章 三十辐（辐条），共一毂(gǔ)（车轴、车轱辘），当其无（空无虚无、虚空之处），有车之用（双轮一轴、有轩有轅）。埴埴(shān zhí)以为器（抁土制器、制作陶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有容乃大）。凿户牖(yǒu)（门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第 12 章 五色令人目盲（青赤黄，及白黑；此五色，目所识）；五音令人耳聋（曰宫商，角徵羽；此五音，耳听取）；五味令人口爽（酸苦甘，及辛咸；此五味，口所含）；驰骋畋(tián)猎（打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食不求饱，欲不求纵；声色犬马、今世浮华、皆为今生虚浮的荣耀），故去彼取此。

第 13 章 宠辱若惊（自上而下、忧心忡忡；宠辱不惊、波澜不惊），贵大患若身（患难临头）。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恩宠来自于上苍、上天、上帝），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贪生怕死）？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置之度外），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第 14 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无色)；听之不闻，名曰希(无声)；抟(tuán)
之不得，名曰微(无形)。此三者(夷希微 YHWH)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上不皦(jiǎo)，其下不昧。绳绳(mín)兮不可名(无穷无尽、不可名
状)，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不可名状之状)，无物之象(无形无相之象)，
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上古大道、天道)，
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知其先后、则近道矣)，是谓道纪。

第 15 章 古之善为士(道)者(得道、信道、修道、行道、传道、卫道之人)，微
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形容)：豫兮，若冬涉川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犹兮，若畏四邻(人言可畏)；俨兮，其若客(客旅寄
居)；涣兮，若冰之将释(破冰共融)；敦兮，其若朴(返朴归真)；旷兮，其
若谷(虚怀若谷)；混兮，其若浊(激浊扬清)；(澹兮，其若海，飂(liáo)兮，若无止。)。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起死复生、复兴万事)？保此道
者(持守大道、天道之人)，不欲盈(自满自溢；谦受益满招损)。夫唯不盈，故能
蔽不(而)新成(能屈能伸、以小见大；小事忠心，大事托付)。

第16章 致虚极，守静笃（致虚守静）。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六日创造，七日来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复归根本）。归根曰静，是（静）曰复命（复生；复归天命、安身立命）。复命曰常（性命之常、恒常、常道、大道、天道），知常曰明（知道、守道、明道）。不知常（知常守常），妄作，凶。知常容（有容乃大），容乃公（大公无私），公乃王（全；得以完全、王天下），王（全）乃天（则天、配天），天（则天、配天）乃道（入道），道（入道）乃久（大道、天道恒久），没(mò)身不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17章 太上（冥冥之中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统治者、掌权者），不（下）知有之（有人谓之无之，普天下人凭良心揣摩可知、皆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子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自然而然、自是永是、自有永有、自在永在）。

第18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亲族、师长、朋友）不和（六亲不认），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第 19 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
贼无有（天下无贼）。此三者（圣贤、仁义、孝慈）以为文不足（意指纹饰不足、无
以治天下、平天下），故令有所属（有归属感）：见素抱朴（守贞抱一），少思寡欲
（绝学无忧）。

第 20 章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ē)（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相去几何？美
（善；赞美）之与恶（丑恶、憎恶；分别善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
畏（人言可畏、有所敬畏；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荒兮（大荒蛮荒、洪荒之力），
其未央哉（无穷无尽、未及中央；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众人熙熙（熙熙攘攘、热闹非
凡；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如享太牢（少牢；牛羊祭牲），如春登台（如坐春风、如
登祭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淡泊自然、未有其他毫无征兆、无动于衷）；沌沌兮，
如婴儿之未孩（幼儿、婴童、儿童、孩童）；儻儻(lěi)兮，若无所归（不知所止）。
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遗失、失落；怅然若失、孤独落寞）。我愚人之心也
哉。俗人昭昭（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天日昭昭、一览无余），我独昏昏（昏昏
沉沉）。俗人察察（明察秋毫），我独闷闷（闷闷不乐、与众寡合）。澹兮，其若
海，飏(liáo)兮，若无止（无所依止）。众人皆有以（有所凭依），而我独顽

似鄙（独顽似鄙；意指独自一人、不随众、不入流）。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我行我素、惟道是从）。

第 21 章 孔德（大德、天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道化万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有望、有爱）。自古及今（自今及古），其名不去（意指万名之上的名、自始至终、始终如一、一以贯之），以阅众甫（父；万灵之父）。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第 22 章 曲则全（委曲求全），枉则直（屈枉正直、能屈能伸），洼则盈，敝则新（除弊布新、推陈出新、辞旧迎新、除旧迎新），少则得，多则惑（曲全枉直、洼盈敝新、少得多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范式、模式；或解作丁，古代太史令认识上天大道、占卜天文之工具，意指在两块木板上刻列天干地支用以转圜求问）。不自见（xiàn）（坚持己见、自我表现），故明；不自是（自以为是），故彰；不自伐（自我炫耀、自相矛盾、自相攻伐），故有功；不自矜（自高自大、自我矜夸），故长。
夫(fú)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圣人)诚全而归之（意指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使天下归心、天下归道）。

第 23 章 希言自然（大道希言、道法自然；子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故飘风
不终朝(zhāo)，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
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求道者、修道者、信道者、传道者、行道者、卫道者），（道
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失道、失德），同于失（无道、无德；物以
类聚人以群分、各从其类）。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使之得以完全；成全完备毫无
瑕疵）；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马太效应；连他
所有的也一并夺去）。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第 24 章 企者不立（踮起脚跟站得高、无以企及久立）；跨者不行（跨越跳跃试图
走得快、难以持久行动）；自见(xiàn)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形（意指残羹冷饭、饱食终日、心广体胖）。
物（人）或恶(wù)之，故有道者不处。

第 25 章 有物混成（大道浑然天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
改（特立独行、永不改变），周行而不殆（周而复始、无休无止、永不衰竭），可以为
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广大无边）。大曰

逝（飞逝、运行不止），逝曰远（飞逝、深邃悠远），远曰反（反复其道、返朴归真）。故道大，天大，地大，人（王）亦大。域（宇宙）中有四大，而人（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而然、自是永是、自在永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自有永有；意指吾不知谁之子的道效法为父的上帝法则）。

第 26 章 重为轻根（沉稳远胜于轻浮、轻重缓急、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立而道生），静为躁君（沉静远胜于躁动、心静自然凉；此心归处是故乡）。是以圣人（君子）终日行不离辎（zī）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马儿跑的好，要叫马儿吃得饱）。虽有荣观（荣耀壮观、蔚为大观），燕处超然（安步当车、安居乐业、安贫乐道；超然物外、超越一切）。奈何万乘之主（万军之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名下的真命天子、天选之子、天之骄子），而以身轻天下（轻举妄动、得不偿失；失去根本、徒增天下笑耳）？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第 27 章 善行无辙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善言无瑕谪（zhé，无暇无疵、无可指摘）；善数（数算、计算、筹算、谋算；人算不如天算，千打算万打算不如上帝一打算）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门闩、门栓）而不可开（关了不能再开、开了不能再关），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慈绳爱索、韦编三绝）。是以圣

人常善救人（拯救世人、普度众生），故无弃人（人尽其才、无人不用）；常善救物（爱人如己、爱屋及乌），故无弃物（物尽其用、无物不用）。是谓袭明（习明、明道、明泽；心窍开窍、习练的通达大道、天道，继而承袭、传承）。故善人者（先知先觉的义人），不善人（后知后觉的义人）之师；不善人者（后知后觉的义人），善人（先知先觉的义人）之资（借鉴、明鉴、镜鉴、鉴戒；玄鉴、玄览、资材、反面教材）。不贵其师（看人不过于所当看的；圣人无常师、尊师必先予以重道），不爱其资（前车之鉴、殷鉴不远），虽智大迷（大智若愚），是谓要妙（此之谓大道要道、精妙奥妙之所在）。

第 28 章 知其雄，守其雌（知雄守雌），为天下谿（溪；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为天下谿（溪），常德（大德、天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知白守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tè)，复归于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推而广之、八八六十四卦）。知其荣，守其辱（知荣守辱），为天下谷（穀、穀）。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长官），故大制不割（意指大一统的统治制度是一个整全体系，不容分割、不能割裂；亦或一而三、三而一的大智慧浑然一体、无以分割）。

第 29 章 将欲取天下（平天下、治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故（夫）物（天下万物）或行或随（前行后随、如影随形）；或嘘或吹；或强或羸(léi)；或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或隳(huī；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是以圣人去甚（无所不用其极），去奢（骄奢淫逸、奢侈痴迷），去泰（舒泰安逸）。

第 30 章 以道佐人主者（作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或作善有）果而已（意指人主或将帅作为善战善兵之人，有其预定战果就当及时休战，不得恋战，不可赶尽杀绝），不敢以取强（不敢强取）。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第 31 章 夫（唯、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物（人）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古人以左为阳，以右为阴；阳生而阴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胜之不武），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

天下矣。（本段或在章首）】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第 32 章 道常无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朴（质点、质子；电子、光子、原子、离子），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使之臣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六日创造、七日安息；七日来复、周而复始）有名（名分、名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止于至善），知止、可以（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天下归心），犹川谷之于江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第 33 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出死入生、得享永生、连于永恒）。

第 34 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无所不在）。万物恃之而（以）生，（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功成弗居）。衣养（爱养、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

成其大。

第 35 章 执大象（大道无形无相），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太；安息、平安、平静安稳、否极泰来）。乐与饵（音乐与美食），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既济未济、已然未然、无穷无尽）。

第 36 章 将欲歛(xī)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取与舍得、二律背反，反合性也），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受造界任何自由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国之利器（重器、神器）不可以示人。

第 37 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大道无名、大道至简）。无名之朴，夫(fú)（亦）将不欲（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定）。

下篇：德经 44 篇

第 38 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之人不必以道德诫命来彰显其德行，因其内心已经道德诫命自律约束自己）；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上德之人看似无为，实则遵道而为之）、而无以为（为之）；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撸起袖子、露出手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失仁而后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当师叙；勿违背，人所同），失义而后礼（周礼、礼记、仪礼合称三礼：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治平治；此二篇，在礼记；今单行，本元晦；四书通，经儒术；文作周，孔子述；诗书易，礼春秋；乐经亡，余可求。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夫(f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礼之用，和为贵）。前识者（先知先觉之人），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第 39 章 昔之得一（得道）者（昔之得，一者；意指唯一者、化一者、即是一、壹是）：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显灵、灵验）；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归正、或作贞；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其
致之也（推而言之、总而言之、一言以蔽之），谓天无（一者）以清，将恐裂；地无（一者）以宁，将恐废；神无（一者）以灵（显灵、灵验），将恐歇；谷无（一者）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一者）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一者）以正（归正；或作贞、贵、高），将恐蹶。故贵以（一者）贱为本，高以（一者）下为基。
是以（一者）侯王自称孤、寡、不谷（穀、穀，意指不才、不善、不中用）。此非以（一者）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shù）舆无舆（至舆无舆，或至誉无誉）。
（是故）不欲碌碌（lù）如玉，珞珞（luò）如石。

第 40 章 反（返）者（七日来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礼之用，和为贵）。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中生有）。

第 41 章 上士闻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朝闻夕死；子曰：朝闻道昔死可也），
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

为道。故《建言书》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颡(lè i)；
上德若谷（虚怀若谷），大白若辱（真相大白于天下、此乃极大的荣耀、但却如同受了侮辱），广德若不足（视若不足），建德若偷（视若苟且），质真若渝（视若虚无），
大方无隅(yú)；大器晚成（脱离卑贱的事、必成贵重的器皿），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fú)唯道，善贷且成（或作夫唯道善，（善）贷且成；意指施比受更为有福，且能成全他人、甚而集大成）。

第 42 章 道生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生二（一生一而为二），二生三（二共生而有三），三生万物（一而三、三而一，一而再、再而三，于是化生万物；意指造物主的实在、名分、本相（表象），参见《庄子大宗师》）。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谓之道；意指向光背光、向道背道），冲气以为和（冲和、和合，皆圣灵、玄灵、灵气运行结果；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穀），而王公以为称。故物（人）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自视强大、偏行己路、不得善终、不得好死），吾将以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强梁之人为教戒之始也。王弼注：强梁，则必不得其死。人相教为强梁，则必如我之教人不当为强梁也。举其强梁不得其死以教邪？若云顺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违教之徒，适可以为教父也）。

第 43 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无中生有、有无相生、超乎其上、贯乎其中），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第 44 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美名胜过大财、身体胜于衣服；即使是赚得全世界，但是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是故）甚爱（贪爱、贪恋、贪得无厌）必大费（大费周章）；多藏（囤积居奇）必厚亡（速速灭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长治久安、安身立命、得享永生）。

第 45 章 大成若缺（集大成者，似乎美中不足），其用不弊（永不朽坏、败坏）。大盈若冲（福杯满溢），其用不穷（用之无穷）。大直若屈（屈枉正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智若愚）。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归正；清心的人有福了；心静自然凉、此心归处是故乡）。

第 46 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放马南山下、足以肥田以利耕耘也）。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怀孕的战马生于郊野战场，不可得安也）。罪、莫大于可欲，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常乐、喜乐充足）。

第 47 章 不出户，知天下（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第 48 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德日亏；爱人要常以为亏欠）。损之又损（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无为），及其有事（有为；意指无所不用其极、极尽其能事而为之），不足以取天下。

第 49 章 圣人无常心（恒常人之心；意指不固执一己之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归心为心）。善者（善人、义人），吾善之；不善者（不善人、不义人），吾亦善之；德善（得善、使天下归之；独善其身，兼善天下、止于至善、结出善果）。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得信、使天下归之；因着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结出义果）。圣人在天下（平天下、治天下），歙歙(xī)焉（呼气、吹气、吸纳吹嘘灵气在其上），为天下浑其心（使天下归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不见一人），圣人皆孩之（使之复归于婴儿）。

第 50 章 出生入死。生（生）之徒（长生之人），十有三（从韩非子注解为四肢九窍）；死（死）之徒（短命之人），十有三（四肢九窍）；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四肢九窍）。夫(fú)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贪生怕死、过度奉养、过度医疗）。盖闻善摄生者，路（陆）行不遇兕(sì犀牛)虎，入军不被(p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意指超越一切生死之地）。

第 51 章 道生之，德（大道之德、品德、恩德、德行、德性、感恩戴德）畜之，物形之（各从其类），势成之（自然而然、顺势而为、集之大成）。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爵，意指尊道贵德、顺命赐爵）而常自然（自然而然、永恒如常）。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意指不据为己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宰制、辖制）。是谓玄德（上德、大德、天德）。

第 52 章 天下有始（本于始、本于道、太初有道、道化万物），以为天下母（众生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虽死犹

生、出死入生）。**塞其兑，闭其门**（塞兑闭门、闭门思过），**终身不勤**（劳苦愁烦）。

开其兑，济其事（开兑济事、既济未济、已然未然），**终身不救**（勤；不能得救）。

见小曰明（以小见大），**守柔曰强**（柔和谦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其光，**

复归其明（光明之子、光中见光、那光是真光），**无遗身殃；是为习常**（习以为常、

遵行常道、大道、天道）。

第 53 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知行合一），**唯施是畏**（好为人师、误入歧途）。**大道甚夷**（康庄大道、大道至简、窄门小路），**而人（民、君）好径**（意指寻找门路、往往不得门径而入，歪门邪道、宽门大路、难以登堂入室；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引向灭亡）。**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彩衣），带利剑，厌饮食（贪得无厌、饱食终日），财货有馀；是为盗夸（独夫民贼、民之贼也），非道也哉！**

第 54 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抱一为天下式、不动摇、不拔除、不脱离、不失落），**子孙以祭祀（上帝）不辍(chu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意指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惠济普天下万国万族

万民)。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邦）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亦即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 55 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蜂蟲（万虫）虺蛇）不螫(shì)，猛兽（狼虫虎豹之属）不据，攫(jué)鸟（鹰隼猛禽之类）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盈）腴(zuī，或作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háo)而不嗃(shà)，和（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元气冲和、和合）之至也。知和曰常（道），知常曰明（道）。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在心里顺服灵气运行，刚强谨守仁爱；生气不可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第 56 章 知(zhì)者不言（不言之教、不夸夸其谈），言者不知。塞(sè)其兑，闭其门（塞兑闭门、闭门思过）。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是谓玄同（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意指无分亲属、利害、贵贱、超然物外、超越一切）。故为天下贵。

第 57 章 以正（正道、大道、天道）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无为）取天下

（治天下、平天下、修齐治平）。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予小子、予一人）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 58 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方正刚正而不生硬判断），廉而不刿（廉洁奉公有棱有角而不伤机他人），直而不肆（直率率直而不恣肆），光而不耀（有光发出而不炫耀）。

第 59 章 治人事天（服侍上天、侍奉上帝），莫若嗇（保养顾惜、警醒预备、有备无患；预则立不预则废）。夫为（唯）嗇，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利）；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众生之母、生命之道、母仪天下、永生之道、国祚永存）；是谓深根固柢（稳固根基、根深蒂固），长生久视之道（永生之道、连于

永恒)。

第 60 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lì)天下，其鬼不神（灵；不作祟伤人）；非其鬼不神（灵），其神（上帝）不伤人；非其神（上帝）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神人和好、天人合一）。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第 61 章 大国者下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母仪天下），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第 62 章 道者、万物之奥（注、主；藏、荫蔽），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意指义人的至宝、罪人的中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不义），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虽有拱璧（奉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或作以求得，意指有求必得、寻找就寻见、寻求就得着），有罪以免邪（此指赦罪之道、求之必得罪的赦免）？故为天下贵。

第 63 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以德报怨、以直报德、以直报怨、直来直往、礼尚往来）。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意指不好大喜功、不贪大求全），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轻诺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第 64 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功败垂成），不慎终也（善始善终、慎终追远）。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无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教不教，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不言之学、不言之教、克己复礼、道法自然）。

第 65 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大智若愚、敦厚朴实）。民

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粤若稽古，以为天下式）。常知稽式（敬天法祖、敬天爱人），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大相径庭），然后乃至大顺（天顺、顺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第 66 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 67 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无形无相）。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敢为人先）。慈故能勇（仁者无敌、仁者爱人；爱里没有惧怕）；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民长官长、万物元首）。今舍慈且（取）勇；舍俭且（取）广；舍后且（取）先（争先恐后）；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第 68 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
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善于用人之长），是谓配天（则天、克配
上帝）、古之极。

第 69 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避重就轻、以静制动）；不敢进寸而退
尺（不贪天之功、不冒进、以免五十步笑百步、甚而得不偿失）。是谓行无行（háng）；攘
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兵不厌诈、似有若无、举重若轻）。祸、莫大于轻敌，轻敌
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加），哀者胜矣（哀兵必胜）。

第 70 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吾）言有宗，（吾）
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p
ī）褐而怀玉。

第 71 章 知不知（知道自己不知道。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尚
矣；不知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但却以为自己全知道），病也（或作知不知、上（矣）；
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fú）
唯病病，是以不病。

第 72 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或作则天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或作无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作主张、表现自我）；自爱、不自贵（自视高贵），故去彼取此。

第 73 章 勇于敢（为天下先）则杀，勇于不敢（为天下先）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繹（chǎn）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第 74 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作奸犯科），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天杀之、天杀之）。夫代司杀者杀（越俎代庖、班门弄斧），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zhuó）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第 75 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肉食者鄙），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

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第 76 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或作不胜），木强则折（shé）（或作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第 77 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y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功成身退、功成弗居），其不欲见贤。

第 78 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为国受辱、不忘国耻），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为国受难、多难兴邦），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正话反说）。

第 79 章 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

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第 80 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xǐ)

（贪生畏死、安民重迁）。虽有舟舆(yú)，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甘食美服、

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 81 章 信言不美（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美言不信（花言巧语、巧

言令色）。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有理不在高言大智卖弄自己、能言善辩、多言数穷）。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无私），既以为人已愈有（人不为己天诛

地灭），既以与人已愈多（马太效应）。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

而不争。

凡物公用按需分配——直到地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首善书院中西方经典元典全民阅读公益推广传承中心

联系垂询：宋心宽 18141905384（微信）